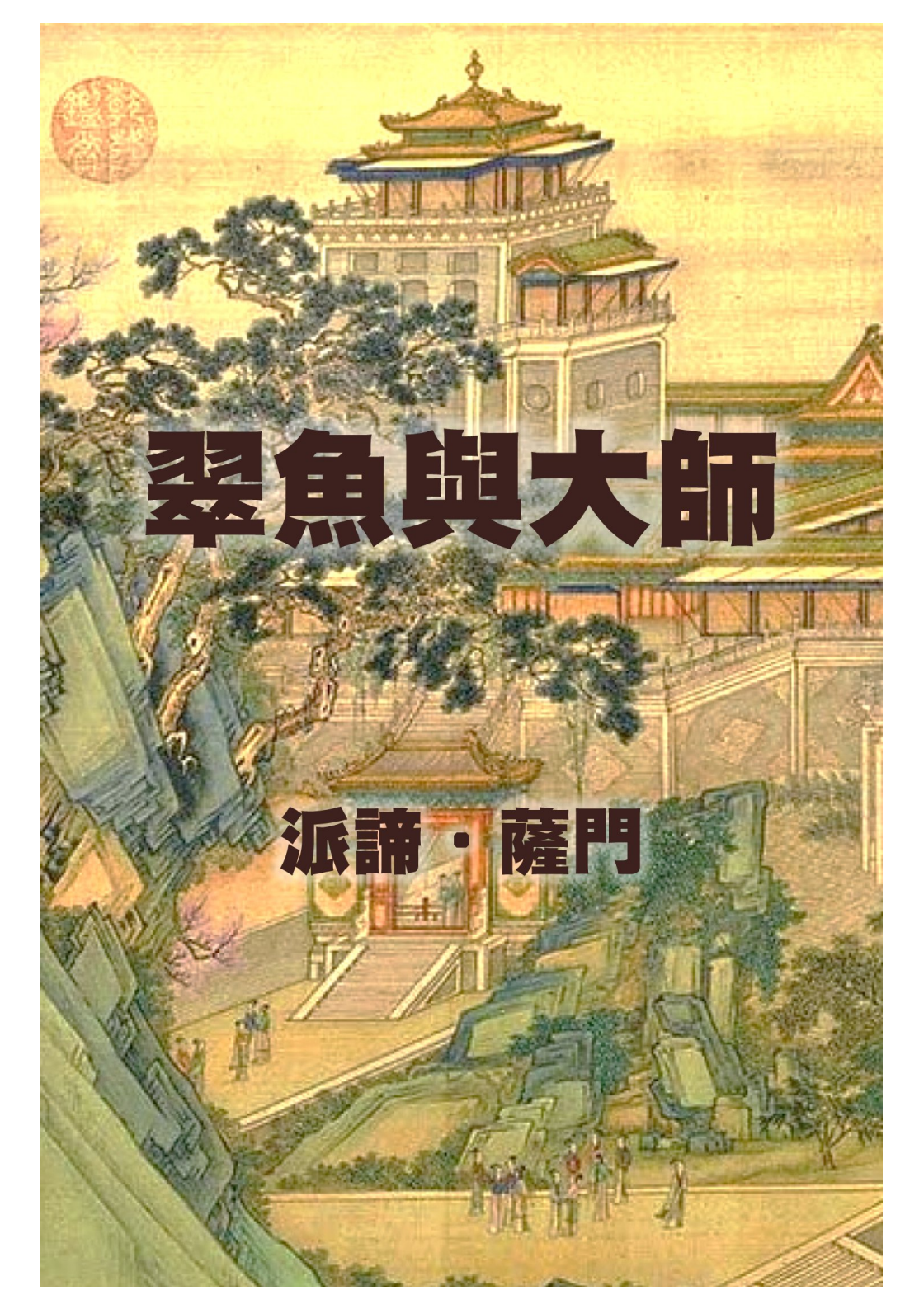




翠魚與大師

派誦・薩門

《翠魚與大師》

這本中文電子書乃專門為付費讀者 Vicki Salmon 製作。
請尊重作者權益，切勿任意修改、複製、刪節、轉寄或轉售其內容，
以免觸犯著作權法。

《翠魚與大師》(Jade Fish and the Master)

作者：派諦・薩門 (Paddy Salmon)

譯者：孫運瑜 (Christine Sun)

2016 年由電書朝代製作發行，推廣銷售
電書朝代 (eBook Dynasty) 為澳洲 Solid Software Pty Ltd 經營擁有
網站：<http://www.ebookdynasty.net>
電郵：contact@ebookdynasty.net

支持



文學獨立
出版自由

目錄

前言

東周地圖

翠魚行腳圖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前言

關於老子這個形象模糊的人物，我們所知甚少。傳統認為他與孔子同時代但較年長，大約是西元前六世紀的人，且在雒邑（今河南省洛陽市）任史官。

當時的中國不似今日的一統。幅員數千里的廣袤大地上分佈著彼此征戰的諸多侯國和部落。

西元前 771 至 256 年的這段期間是如今所稱的東周時期，因為周平王把都邑從鎬京（今陝西省西安市）向東移到了黃河邊上的成周（即雒邑）。周其實並非朝代，而是散佈四方、鏖戰不休的眾多侯國和軍閥的綜合體，雖以周朝稱之，彼此卻爭權奪勢。

事實上，東周時期的後半段，西元前 476 至 221 年的這段時期便是今人所知的戰國時代，我的故事也以此為背景。在遙遠的西部是秦國充滿紛爭的疆界，秦王隨後在西元前 256 年入侵並攻下成周。為了保護自己不受秦國侵害，周室沿著疆界修築城牆碉堡，是為今日萬里長城的前身，後由秦王稱霸後興建。

傳說中的老子厭憎人性相殘，騎牛遠颺，最終卒於荒野。一個名叫尹喜的關令助他西出函谷關，深入人煙滅絕的西部大漠，朝著今日西藏大地的崇山峻嶺而去。

在老子離去之前，這個關令求他為後人總結並寫下教義哲理。這便是今日的《道德經》，是為道家靈修哲思的基礎經典之一。作為重要的「宗教」文獻，《道德經》應是最為言簡意賅的一部。短短八十一章只用了五千字，是一篇對於「德」之「道」的充滿詩意和遠見的闡述。

道家思想不似儒家那樣著眼於公共道德和知禮守規，反而注重對於系統和規範的摒棄。其強調放棄而非獲取，空虛而非盈滿，無為而非有

為。要治人則先自治。最優秀的領袖運籌帷幄於人後。

在我的故事中，老子正準備面對最後的旅程，卻得先處理一個人際狀況，和一個聰明伶俐的十三歲女僕打交道，然後才寫下自己的曠世鉅作，向遠山出發。

這個故事分為九個章節，八十一個段落（九乘九的神奇數字），和《道德經》的八十一章相應。

這部經典有許多翻譯（1993 年經考古發現了新版本，我參考的卻是傳統文字）。在此要感謝亞瑟·偉利 (Arthur Waley) 於 1934 年出版的《道德經》英譯，博學多聞而又文采過人。馮家福和妻子珍·英格麗希 (Jane English) 於 1972 年出版的譯本也提供了不少靈感。當然，我們不能忽略理雅各 (James Legge) 於 1891 年出版的譯本，這是此經典最早的正式英譯本之一。

我自己對於《道德經》的引用盡力保存了原始文字的詩意，也希望能夠適用於現代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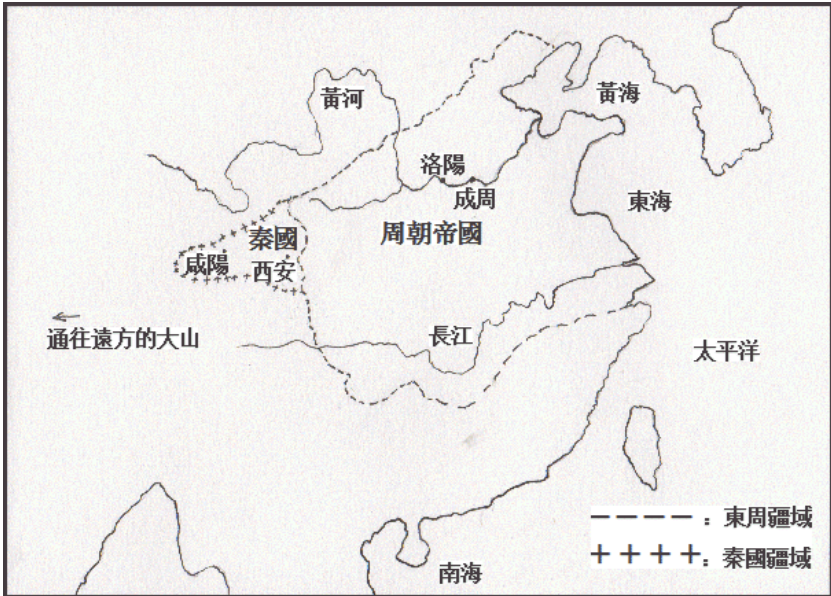
對於《易經》，道家用以占卜求指引的重要經典之一，我用的則是魏禮賢的經典譯本（然而我也注意到美國詩人和譯者戴維·亨頓 (David Hinton) 和英國漢學家閔福德 (John Minford) 近日出版的兩個現代學術性譯本）。

本書提及的太極拳主要為楊氏一派，後來可能衍變成一系列練身健體、彼此連結的動作，卻依然與道家思想有特定的聯繫。要設想戰國時期或更早的道家人士也演習過類似的動作，也是合理的。我在四十年前學會太極拳，至今演練不休（應該更勤奮才是！）。

這個故事獻給伊西吉和路易斯，我的兩個寶貝孫子。

——派諦·薩門 (Paddy Salmon)，2016 年

東周地圖



翠魚行腳圖



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無名天地之始……

——《道德經》觀妙章第一

一、

很久很久以前、世間依然常綠的某一天傍晚，比現在年輕兩千五百歲的太陽正在西沉。橙紅的落日慢慢沒入東周帝國西部一個邊境小鎮的碉樓後方，距離東方首都成周的朝廷十分遙遠。

小鎮中心附近有一個院落，裡面是鋪了地磚的庭院和花團錦簇的園林。那裡還有一座美麗的府宅，隨著年歲消磨的亭台樓閣層層疊疊，襯得旁邊的幾棟小屋彷彿在叩頭一樣。這棟府宅有著白色長廊、寬廣陽台和紅色的搪瓷瓦片，屋簷微微上翹。宅第的屋頂和暗色窗戶似乎傲然俯視著四周的低矮建築。

這棟府宅為駐守邊境的總督所有。在宅第的花園裡，一個名叫翠魚的女僕正忙著擦洗一個巨大而華麗的紅色搪瓷花瓶。她坐在噴泉旁邊的一個白色大理石矮凳上，一雙赤腳被泉水浸得涼爽無比。她一面用泉水洗著價值連城的花瓶精雕細琢的圖案條紋，一面唱歌給瓶上彩繪的各種動物聽。閃閃發光的花瓶很重，幾乎和她等高。附近的一隻白孔雀突然尖鳴一聲，彷彿在警示接下來要發生的事。

二、

在小鎮廣場上，市集的喧囂已經消逝。殘留的是烤魚、煎蔥、和著碎薑、黃瓜、胡椒和香菜烹煮的鮮湯的香味，還有雞塊在暗紅炭床上燒烤噴油的脆爽，隨著青煙飄散在暖風裡。某處的廟宇敲響了鑼。一個戴著頭盔、穿著暗綠皮甲的警衛朝腳下的紅磚街道吐了口痰，提了提腰間的劍帶，隨口和旁邊一輛驢車的持韁人開了一句玩笑。車伏鏽跡斑斑的座位後方是有著綠色竹製圍籬的車床，幾頭羊咩咩叫著，由一個年老的牧羊人又推又拉著趕上車，他未免還得為自己的擋路而向旁人致歉。

這一切都是那麼平靜安詳，似乎是東周君主和賢臣們的德政所致，然而在這之後不久，今日所知的戰國時代即將降臨。

三、

在邊境的城牆上，一座帶塔樓的方形石造碉堡凌駕於市集上空。這是關令的住所，足以俯瞰城牆外的大河。在這裡，關令看著河流沿著城牆蜿蜒，隨即轉向南方的平原。遙遠西方的群山是落日的歸宿，因為距離而顯得有些矮小，灰藍色的輪廓卻足以突兀地打斷西方的地平線。這些山脈位於秦國的疆土，不容輕易涉足，群山外的廣漠荒野則是今日所知的西藏。大河在山中奔騰的時候依然年輕，群山的尖刻暗影此時卻吞食了落日。

塔樓內有一道陡峭的石梯下通到街道。每天，等太陽神奇地消失在遠方山脊邊緣之後，關令便會下樓來，小鎮的厚重鐵製城門也會鎖上，第二天清晨再打開。來自西方而領有通行證件的人可以在白天到小鎮來進行交易，來自東方的人卻都不准出關，不管是白天還是晚上。關令的職責便是每天負責鎖上西邊的城門，並檢查所有通行證件。

關令的身材高瘦，眼神警醒。儘管年事已高，他依然身強體健，一把濃密的鬍鬚彌補了光亮禿頂的缺髮。這天傍晚，他像往常那樣，在鎖上城門之前觀望了好一陣子市集。他像城門口的警衛那樣配備了綠色皮製頭盔和暗綠色的皮甲，顯示自己是邊境守衛隊一份子。此刻他戴上頭盔，正在調整扣環。

「會是今天嗎？」他大聲問自己，這大概是下午以來的第九次了。「一整天看見的都是羊，他今天應該不會來了。或許他永遠都不會來！也許這一切只是他弄的玄虛。」

太陽下山了。西方的暗綠天際只剩下一片粉紫光影。

「他可不會現在來吧？」他喃喃自語。「時間太晚啦。我聽見城門關上的聲音，還是下去看看警衛們是否切實把門鎖好了。或許他明天才會來。」

四、

然而他突然注意到，市集另一端的角落有個小男孩，手裡拉著一隻頸上繫了大銅鈴的黑色肥羊。羊不肯動，小男孩只好用力拉，一面大喊大叫。銅鈴的響聲彷彿在和小男孩的叫嚷聲較勁。

「應該不會吧，」關令低聲說著，隨手拎起鐵栓，匆匆下樓。「這應該不是我等了這麼久的徵兆吧。我足足等了三個月，更不用說，距離我接到消息已經有三年啦。」

高瘦的他走到城牆下，奔到牽羊的小男孩前面。羊嚇了一跳，連忙後退。

「你要牽這隻羊去哪裡？」關令問小男孩，後者則在市集上東張西望。「妳給大師帶了消息嗎？」

小男孩轉過頭來盯著高個子看。

「你是關令嗎？」他問。「大師交代，叫我確定要把羊交給關令。你看起來太高，不像關令。」

「我當然是關令啦！別說廢話！跟我來，看著我鎖上西城門。你剛到這裡嗎？從來沒見過我？」

小男孩搖搖頭。

「我來自東方，」他說。「大師叫我告訴你，他很快就到。」

五、

就在那一刻，遠方傳來的一陣尖嚷打亂了傍晚的寧靜。市集上的人都轉頭向東，那裡的天空已經轉為深紫。那是恐懼的尖叫聲嗎？還是憤怒的吼聲？

一個女孩跑到廣場上，一聲不出，就好像她的性命攸關，赤足跑過沙地的時候還頻頻轉頭看向身後。追趕她的是吵吵鬧鬧的一整列人：女的，男的，年紀較大的一些孩子，至少有二、三十個，越追越近。她們朝著她揮拳叫喊，慢慢拉近距離。到最後，女孩最後一次絕望地轉頭張望，不小心被地上的一個鐵鍋拌倒了，四仰八叉地摔在沙地上，正跌在黑羊、張目結舌的小男孩和身材高瘦的關令前面。她躺在那裡絕望地喘氣，揉著流血的左膝。

她身後的喊聲停止了，一群人在她身邊圍成一圈。

六、

關令彎腰扶那個女孩起身。她個子中等，看起來大約十三歲，一雙杏眼是罕見的綠色，此刻正朝那些追趕者閃著頑抗的光芒。她穿著暗色棉褲，褪色的藍絨上衣，削瘦的頸子上是一圈皮繩，末端繫著一塊奇怪

的魚形翡翠。

「這是怎麼回事？」關令問話的聲音和他先前對小男孩用的語調大不相同，這可是主管的聲調。儘管他不是宮廷警衛，卻終究是東周武裝部隊的一份子，更是西城門的關令。這可是滿高的職位！

一個穿著藍色絲袍的女人憤怒地踏步上前，一頭黑髮盤得優雅，在後方用龜甲梳子固定。她的兩隻手臂和頸子上穿金戴銀，每走一步都叮噠作響。

「我是寧媚，總督的夫人，」她冷淡地說。「這個女僕打碎了我們最珍貴的花瓶。笨丫頭！這不是她第一次粗心大意了，過去打破了不少值錢的東西。她必須受懲罰，然後做更多的苦工，今後才不會成天做白日夢！」

「噢，大叔，求求你！事情不是這樣的。她兒子當時經過，故意撞了我一下。你可以問他！」

女孩轉過身子，控訴地指著一個穿著豪華黃綠兩色絲袍的胖男孩。男孩似乎不敢置信地張大眼睛，狡猾地看著她。

「我根本沒有靠近她。我幹嘛要這樣做？這種女僕不值得我開口說半句話，更不用說是碰她了！」

「你看吧，」他母親高傲地說。「快給我回府第的廚房去！我已經交代僕人們好好打妳一頓，然後妳接下來的十天都得去砍柴，以彌補妳的過錯，廚房裡其他的事也得做。」

「我不回去！」女孩狂野地喊著。「我受了冤枉，你們還一直虐待我！我今晚就辭工！」

聽見這句話，圍觀的那群人哄笑起來，指指點點。

「哈！妳一個女孩子怎麼存活？」「小女僕可不能就這樣離開總督府！」「她是我們家的人，怎麼能說走就走？開玩笑！」

「我當然可以立刻解雇妳，」總督夫人冒出一句。「可是妳無路可

走，更不用說，妳是我們家的僕人。」

七、

就在這一刻，傳來一聲厚重但禮貌的咳嗽，有點像一條巨龍清喉嚨的聲音。

在此同時，眾人注意到一個新來者站在關令和牽羊的小男孩身邊，就好像他憑空冒出來似的。這人身材高大，算是巨人了，又像一棵老橡樹那樣粗糙壯碩，更有著前所未見的大頭大耳。他的暗色厚唇四周圍著一圈白色濃鬚，鬍子垂得老長。他的眼神閃閃發光，彷彿從多皺褶的老臉上直探出來，就好像他總是在笑。

「請問，妳有什麼權利控制這個女孩？」這個新來者愉悅地問著，一面對面前的女人微笑。「妳是總督夫人？顯然不是很需要她嘛。像妳這樣的貴婦都有許多僕人，不是嗎？」

他的眼睛饒有興味地閃著光，卻不見得認為這件事有多好笑。

「如果你真要問，她不是什麼奴隸，」那女人憤恨地回答。「我不管她要去哪裡，可是她打破了我珍貴的花瓶，這是她欠我的。」

「花瓶都會破，」這個奇怪的老人點著大頭。「像妳這樣身份高貴的婦人總有許多花瓶。把這個女孩給我吧，免得她打破更多的花瓶，惹妳生氣。」

「這要看她怎麼說？」那女人冷冷地說。「妳要跟這個……這個陌生的老人走嗎？他大概會比我更狠狠地打罵妳。妳要走就走，可是妳要是離開我家，以後就別想再回來。」

話聲一停，眾人都伸長頸子張望女孩的反應。

「好，我就跟這人走！」女孩揚起下額，頑強地回答。「只要我活著，就永遠不要再看見妳！」

她說完這句話，便大步站到這個壯碩的巨人身邊。他身後是一隻巨大的黑色水牛，長著又長又白的兩隻角。牛頸上環著一條繩子，被這個雙耳可觀、眼光柔和的巨人的一隻大手牽著。

「算啦！」總督夫人充滿威嚴地說著，冷冷地轉過身，彷彿一心想擺脫這件事。

「他是誰呀？」群眾裡有許多聲音在問。「他會是誰？」

「大師，」關令開口，這才轉身面對他。「這一刻，我足足等了好幾個月。您終於來了！」

「我現在顯然多了個跟班，」這個看起來滿古老的巨人嘆一口氣，似乎在喃喃自語。「我還以為自己終於要回歸孤獨寧靜。」

「大師，現在要出城還不晚，」關令對這個不尋常的新來者說著悄悄話。「今晚請在寒舍留宿一晚，就在這附近。我的妻子會弄晚餐，也有房間供您休息，更有地方安置您的水牛。請等我一下，讓我檢查城門是否鎖好。」

「孩子，妳可以走了，」年老的巨人對牽著黑羊的小男孩說。「記得要好好餵牠，明天再去市集賣，賺得的錢都是你的。」

小男孩鞠個躬，眼睛閃著興奮的光芒，牽著羊離開了。

好戲一結束，群眾也慢慢散開了。總督夫人和隨從們趾高氣昂地朝著綠牆紅瓦的總督府行去。

「來吧，」巨人和藹地對女孩說。「孩子，妳今天做的這個決定很勇敢，可是我不知道要拿妳怎麼辦。看來妳暫時得跟著我了。這件事，妳覺得怎麼樣？」他的眼睛閃著饒有興味的的光芒。「妳知道，我可能是個可怕的吃人怪獸喔。」

「這位大伯，我從內心深處感謝您，」女孩感激地說著，一面緊握兩隻細瘦的手掌，深深鞠著躬。「我確實受到強迫，在總督府也從來沒有過一天好日子。就算您是怪獸，能侍奉您也是我的榮幸。我不知道怪

獸長的是什麼模樣。我不知道您的身份，也可以稱呼您為大師嗎？您到底是誰？」

「我是誰？哈！不知道有哪個人能回答這個問題？」陌生人說著便笑了起來，大肚子晃動著，笑聲聽起來像是遠方的隆隆悶雷滾過鬆散的屋瓦。「關令，你認為我是誰？」

「大師，」身材高瘦的關令回答，他檢查城門的任務已經結束了。「我知道您是成周朝廷的守藏史，管理宮室的藏書和檔案。我還知道您先前傳來消息，說是要出關西遊，這當然是一件違法的事。我更知道，您目前在……」

「完成我的最後一件差事，不管那是什麼，」身材巨大的老人打斷他的話，隨即又笑起來，低沉的笑聲像是廢棄不用的建築傾倒碎裂成灰燼。「我該把它收藏在哪裡呢？這輩子花在滿是塵灰的文書上，現在還有這最後一部作品，對吧？我可不需要宮殿來收藏這些筆記？」

「您只有這些行李嗎？」關令吃驚地問。「一隻水牛背上的幾個包袱？大師，您所有的那些文件呢？」

「都留在聖上的書屋裡等著積灰啦。這些日子，我需要的東西都裝在腦袋裡，就像以往那樣。來吧，我已經餓到等不及要嚐夫人的熱湯啦，這個可憐的女孩也是如此。孩子，我知道關令的名字是尹喜，我是老子，那妳又怎麼稱呼？」

「大師，我的名字是翠魚，叫我魚魚也可以，」女孩害羞地回答，一面舉起頸上掛的那塊翡翠。「至少就我所知，我沒有別的名字。」

八、

「翠魚？」巨人低聲說著，好像在自言自語。「魚魚？嗯！」

在這一帶，暮色總是很快轉變成黑夜。市集此刻亮了起來：絲質或

紙製的紅色小燈籠掛在攤位附近的樹上或柱子上；攤販兜售著自己的陳列品，把炭火堆上烹調好的暖呼呼的點心或熱湯遞給顧客。廣場附近有許多住宅，黝暗多葉的花園或庭院裡傳出蟋蟀聲嘶力竭的鳴聲。

三人牽著水牛走近廣場後的一棟小屋。從後方看來，他們的暗色身影有些突兀。一個是中等細瘦身材，另一個像竹竿那樣高而有韌性，最後一個則是單純的巨大。關令的單層木屋漆成白色，花園裡有開著白色大花的木蘭樹，在陽台燈籠的映照下顯得閃閃發光。

關令的妻子尹娘是個和善而懂得持家的女人，此刻笑容滿面地迎接貴客。她忙著給廚房的爐火加柴，又往炭火堆上一個鐵鉤吊的鐵鍋裡加菜。魚和蔬菜的香味溢滿了小小的院落，舖蓋也找出來鋪好。她和翠魚在煮飯時安靜地交談，兩個男人則安詳地坐著喝茶，陶醉在蟋蟀們持續演奏的夜曲裡。

九、

「我得照顧這個孩子，」身材高大的老人沉思地說著，一面拉拉自己的大耳朵。「我得安排好她的未來，之後才能離開。她是我的責任。你知道，我沒有養過女兒。我有兒子，但沒有女兒。」

「大師，我們的女兒嫁到了東方，」關令說。「我和妻子自己住，如果您願意的話，她可以留在這裡，我們會照顧她。」

「謝謝你的好意和體貼，可是這不合乎道，」大師說。「道生之，物形之，這孩子顯然需要我的幫助才能得道。」

他轉向女孩，後者圓睜著眼睛，仰慕地看著他。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我有自己的旅程，但是妳如果願意，我也可以協助妳的。妳從哪裡來，又想往哪裡去？」

「我不知道自己從哪裡來，」她回答。「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要

去哪裡。我很想知道自己的出生地，父母親又是誰。」

「關令，你不覺得這是很合理的要求嗎？」巨人笑著問。

「你知道，我只希望能教世人三件事，」他又說，一面轉向女孩。

「這三件事就是簡單、耐心和同情。這是我們最珍貴的寶藏，我自己也希望能經常學習、練習它們。」

「可是，大師，您的旅程和著作又該怎麼辦？」關令問。

「我的旅程在很久之前就開始了，」他平靜地回答。「我的作品也差不多完成了，只需要在離開這裡之前寫下來而已。它可以由你保管，讓後世有心學習的人都能閱讀。在此同時，我們應該幫這孩子得道。不過，一如以往，我們應該先練習無為。」

老人露出微笑，把茶杯舉到唇邊，津津有味地喝著。

魚湯端了上來，還有炭火新烤的麵餅，四人隨即輕鬆地閒聊，共餐共飲，互訴平生，不再是陌生人了。唯一發聲抱怨的是屋後池塘裡絮聒的蛙群，彼此呱呱咕咕，似乎抗議個沒完。

然而蛙群到最後也像眾人一樣安頓下來，悄然無聲，整個小鎮一片靜寂。夜空中的星辰守著自己的崗位，月亮只是一盞銀色的燈籠，在木蘭花間擺盪。這是另一個暗藍色的夜晚。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玄之又玄，

眾妙之門。

——《道德經》觀妙章第一

第二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可以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曰之道，
強為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道德經》觀妙章第一

一、

清晨的空氣冷冽，一層珍珠般的薄露覆蓋著園裡的花草。在黎明的微光中，老人做著健身運動。他雖然人高馬大，動作卻驚人地矯健而優雅。他靜靜站在那裡，面對東方太陽即將露臉的灰色天空。樹梢的一隻鴿鳥發出孤單的鳴聲。

大師的手臂輕柔緩慢地起落，配合著呼吸的韻律。他俯身邁步，八方四面，身體重心在雙足之間隨意轉移。陰和陽。光和影。推和阻。避和迎。

演練「縱虎歸山」這一招時，他注意到女孩的存在。她在後方找了個位置，仔細地看著他，隨即開始動作，輕巧而仔細地模仿他瀟灑自如的姿態和腳步。她流轉的身形緩慢而細緻，呼吸平緩而有規律，吐納之間有著相似的優雅。她彷彿是舞蹈的姿態流露著某種平衡和韌性。

花園之外的世界逐漸甦醒，太陽也準備出山了。血紅的火球很快便會升到周朝君主治理的東方朝廷上方。關令已經離開，準備開啟精雕細

琢的厚重城門。

花園內，大師繼續緩慢地推擊攔擋，沒有停頓。女孩輕盈的踏步踢足反映著老人徐徐的動作，充滿和諧感，直到最後。兩人以「雲手」、「推簾」、「擎耳」等招數作結。

終招使完，只有靜謐祥和伴隨著他們的輕緩呼吸。

二、

「大師，」關令開口。他們坐在地板的蒲團上用餐，配合飯菜的是用嫩薑、甜椒和豆蔻燉的雞湯。「請您解釋昨天說的『無為』是什麼意思。難道我們不應該努力達成生命中的目標嗎？」

老人輕笑起來，那是他寬廣肚腹深處發出的愉悅響聲。

「世間有太多人都在努力嘗試各種各樣的事。然而你如果遵循『無為』，就能懂得傾聽，而不是輕率發言。你會學著靜止，之後才採取行動。你會知道向水學習，那是生命中最神秘的一種元素。尹喜，在這世間，沒有什麼東西比水更柔弱，更順從；然而要克服剛強的事物，同樣沒有什麼東西比水更有力而可懼。無為透過不為而有為。」

「我和妻子提了，」關令尹喜說。「我弟弟可以花幾天時間照管城門，直到我回來為止。大師，我可以和你一起走嗎？」

「我能阻止你嗎？」老子說。他的眼睛閃著愉悅的光芒，鬍鬚因為笑聲而振動。「關令，我不知道我們要做什麼，又要去哪裡，可是我們必須幫這孩子得道，或許在過程中，我們自己也能得道。」

尹喜的妻子尹娘忙著準備衣物和鋪蓋，還有米和茶葉。她把這些東西裹在水牛背上的皮製包袱裡，又小心地綁好繞過水牛黑色腹部的厚重帆布繫帶。

水牛憂傷的大眼睛看著這些人，又望望他們給牠當早餐的乾草。

三、

「他們說，當初是一個牧羊人和他的妻子在山上發現我的，」翠魚在前晚用餐時告訴大家。

「山上的牧羊人把我養大。他們因為沒有孩子而難過，養育我就成了一件樂事。他們說我不是親生，卻像親生子女那樣疼愛我。我很喜歡他們，他們也很照顧我，總是愛我寵我。」

「那很好啊，」老子說。「所有嬰幼兒都應該有人經常愛撫交談。孩子向我們學習，也是我們的學習榜樣。孩子是怎樣都愛不夠的。」

「不過，有一天，」女孩又說。「我九歲的時候，他們說老年人的生活沒有未來。他們不想讓我離開，卻認為我為邊境總督工作會比較有前途。他們說我必須有更好的將來。我很遺憾自己必須離開他們。」

「總督有虐待妳嗎？」尹喜問。「鎮上的人覺得他還不壞。」

「沒有，大叔，」女孩回答。「我從總督那裡學到的東西比任何人都多，因為我一有空就會溜開，偷偷跑到官廳去觀察、偷聽他處理各種公案。我覺得那真是有趣極了。不，虐待我的只是總督夫人和其他的家屬，他們狠毒而偏心。」

「如果妳看到牧羊人的小屋，還認得出來嗎？」老子問。

「大伯，我想我應該認得出他們的村落和屋子，」翠魚回答。「就在山的那一邊，往東北方走。」

此刻已是日出時分，他們告別尹娘，走上大路。水牛似乎認得路，他們便跟在後面。水牛多皺褶的長角好似古老的象牙，因為年代久遠而起了斑紋，潤磨得精光閃亮，呈弧形而在末端向上翹著。女孩請尹娘在牛角上裝飾了緞帶和銅鈴，這便是兩人在上路前的任務了。

大路朝北邊的山區逐漸爬升，他們便在一條大河旁邊休息。水牛很

高興自己終於發現了水。他們解下包袱，移除緞帶和銅鈴，水牛便踏入淺水。翠魚朝著上游隨意漫步，兩個男人便在翠綠的柳樹蔭下煮茶。他們安靜地喝茶閒聊，一面注意著女孩的舉動安全。

翠魚安靜優雅地下了水。她的棉衣褲濕透了，這天卻很暖和，布料很快就會乾。水深只到她的膝蓋，她便彎腰把右手探入水裡。過了十分鐘，靜止不動的女孩看見一條肥大的鱒魚慢慢游來，細細啃著水面下迴繞漂流的水草，一面搖頭擺尾，停在水中。過了好一會兒，鱒魚小心地前游，停在女孩手邊，彷彿在思索什麼。

翠魚輕輕給鱒魚肚腹搔癢。銀色的魚放鬆下來，幾乎和女孩一樣靜止，只有魚尾在水流中擺盪。女孩的手指撫摸著柔軟的魚腹，鱒魚似乎陶醉了。

突然間，翠魚的手猛地揮向天空，只聽得嘩啦一聲，鱒魚飛上來，落在河岸上，驚訝地跳躍扭動。女孩在樹邊找到一根樹枝，在魚頭上打著，直到魚完全不動為止。兩個男人喝著茶，觀望著。

女孩依樣畫葫蘆，又抓到兩條魚。不到一小時，她驕傲地把三條肥魚展示在他們面前的草地上。

「這是牧羊人教我的，」她說。「我們有晚餐吃了。」

兩人笑著稱讚她。

「哎，大師，」尹喜露出笑容。「這孩子表現的是『無為』嗎？她難道沒有努力試著捉魚嗎？」

老子以微笑作答。「關令，我認為那些魚只是自然地過來找她。她和魚在水的元素中和諧共處，然而吃魚畢竟是人的本性，就好像魚的本性是讓人難以捉捕一樣。」

四、

第三天的傍晚依然溫暖，翠魚觀望著四周。

「我記得這些山丘，」她說。「我們過去每星期都會去那邊那個村子的市集。」

她指著遠方寬廣山谷盡處的一批村屋。

「我們必須先翻過北方的丘陵，才能找到牧羊人和羊群。」

山路陡峭，關令不禁喘起氣來。水牛身軀龐大，攀爬山路同樣有困難。然而大肚子的老人和身材細瘦的女孩毫不費力地走著，像沙漠中的羚羊那樣輕巧地在山石縫隙中找路。

到了山頂，他們停下腳步，觀望風景。成列的山丘隱入遠方，似乎比蒼白的天色更藍。更遠的群山頂峰有晶瑩的白雪。在他們所在的另一邊山丘上則是安祥吃草的羊群。從此處的高度看，下方谷地裡的牧羊人小屋只是星星點點而已。

在一棟小屋中，翠魚終於找到當年養育她的牧羊人夫妻。他們飽經滄桑的臉充滿皺紋，穿著簡單的羊皮袍。老牧羊人站在門邊，倚著長木杖看著羊群。他的妻子忙著給羔羊餵乳，皮製的瓶子末端是木造奶嘴。她似乎疲憊不堪，一眼瞥見女孩的時候不禁丟下手裡的乳瓶，跑過去擁抱，興奮地又哭又笑。夫妻兩人都很高興，輪流緊抱、親吻著女孩。她解釋了三人來訪的原因，牧羊人夫妻則答應在用餐時和他們分享自己所知的一切。小屋裡廚房旁邊的哺羊室可以讓他們安歇。

五、

太陽落入山丘後方的時候，牧羊人夫妻和客人們坐在小屋裡吃著炭火烤的羊肉，此外還有麵條、甜椒和嫩筍和女孩捕到的魚一起炒好。老

牧羊人名叫魏山，先前帶著他們在原野上採了野生的大蒜、板栗、蘑菇和香茅來調味。他笑著聽翠魚描述了捕魚的經過。

「現在用那種方法捉不到多少魚了，」他說。「我動作太慢。」

「我們不知道妳從哪裡來，」他妻子說著，一面把熱氣騰騰的陶鍋端到用餐處。他們邊吃邊看著羊群和黑色的水牛在山坡上安詳地吃草。

「我們只是發現妳在哭，或者應該說是我們的狗在山坡上找到妳的，當時只是個沒有人要的小嬰兒。妳那時真小！我們用羊乳餵妳，就像那些羔羊一樣。」

「我們給妳取名為翠魚，」牧羊人說。「因為妳戴了那條美麗的翡翠項鍊。魚魚，我們到處問過人，卻沒有人知道妳的出身，或是妳為什麼被遺棄在山坡上。大家聽說這件事都很驚訝。」

「或許小嬰兒打破了哪戶人家的貴重花瓶，」一個深沉的聲音隱隱笑著建議。

翠魚吃驚地抬起頭來，發現年老的巨人只是在開玩笑，便也咯咯笑出聲來。

「我們不希望妳離開，」牧羊人的妻子魏氏含著淚說。「可是我們認為，妳在鎮上的大房子生活，應該會有更好的未來。我們把妳送到總督府的那一天，我的心都碎了。」

六、

「那條名叫包子的狗到哪裡去了？」翠魚問牧羊人魏山，一面輕撫著魏氏的手。「誰來幫你牧羊？」

「牠像我們一樣老了，」他回答。「牠現在和一對年輕夫妻住，負責教他們的狗牧羊。我們現在的羊不多，很容易照顧。」

「請您說說，當初是在哪裡發現這孩子的？」關令尹喜問。「我們

想了解她的過往和可能的身世。」

「當時是包子在陡石峽發現她的，」老婦人輕撫著翠魚的黑髮說。

「包子幫忙趕著羊群下山過冬。翠魚當時裹在一條絲質披肩裡。」

「你們還保留著披肩嗎？」老子問。

「當然啦，」她回答。「披肩又漂亮又珍貴，被魏山藏起來了。你知道，我們是不可能賣掉它的。」

老牧羊人魏山站起身，走到小屋後方的一個木箱那裡，拿出一個包袱打開。那是一條又大又輕軟的暗紅色披肩，上面繡著綠色龍紋，繞著中央閃爍的一輪銀月，四邊都有濃密的黑色絲穗。他們望著這樣美麗的織物，都不說話。

「這種東西只有宮廷才有，」老子說。「而且，我確定這不是東方皇室的東西，因為我知道他們的徽記。尹喜，現任的周朝皇位是誰繼承了？這附近掌權的又是哪個諸侯，會把嬰兒留在山坡上？」

「自從周室朝廷向東遷徙，定都成周以來，」關令回答。「這裡的諸侯國一直由孔雀宮的周后執政，和這裡總有一百五十里的距離。周后是宗室，和她成親的諸侯現在是攝政，自己改用妻姓，稱為周興，對妻子百依百順，因此政治實權一直是由狠辣的周后掌握，也是這個諸侯國最高的主管。」

「周后現在年老，她和周興卻依然執掌大權，沒有人敢違抗他們。他們是有權有勢的諸侯。我知道這一點，因為我是周朝負責監督他們的武裝部隊的一份子。在這裡，他們根本不聽遙遠周室朝廷的命令。任何想對抗他們的人都會立刻被監禁或處死。」

「啊，這些愚蠢的爭權奪利！」老子低聲說。「我這一生看過多少掌權者得勢失勢？要做領袖，就應該像這裡的這些睿智的牧羊人一樣。他們只要跟在人民後面就好，就像牧羊人跟在羊群後面保護牠們，卻又隨時能看見前方的危機。優秀的領袖不站在人民前面，太多的掌權者卻

都犯了這個錯誤。」

「這位大人，」牧羊人問。「您自己也是皇室的人嗎？聽起來，您似乎對他們相當了解。」

「很遺憾，我只認得那些敗壞的君王，」老子自嘲地笑著說。「邪惡的君王受到人民厭棄，好的君主才是眾望所歸。可是，你們知道真正偉大的領袖是誰嗎？」

大家都搖著頭。

「偉大的領袖，」大師露出微笑。「是人民在事後的驚嘆：『這是我們自己的成就！』」

七、

第二天早上，在日光下的羊群之間做過健身運動之後，老子對牧羊人夫妻開了口。

「好朋友，為了自保，那條珍貴的披肩應該讓我來保管。我們會試著找出，當初究竟是周室的哪一個諸侯把這孩子遺棄在荒山野嶺，任其自生自滅，又出於什麼原因。謝謝你們的殷勤招待。」

「魏伯伯，魏伯母，謝謝您們，」翠魚說。「童年和您們一起相處的日子是我最珍貴的回憶。總有一天我會再回來拜見您們。我現在知道了您們的住處，這不是永別。」

就在那一刻，一條棕色的癩皮狗耷拉著耳朵沿著大路跑來，一頭鑽到翠魚懷裡。這便是包子，顯然是來道別的。牠又叫又跳了好幾分鐘，和每個人打招呼，特別是水牛，畢竟牠在山間從來沒有看過水牛這種東西。牠的新主人讓牠來打聽這兩天發生了什麼事。住在附近小屋的人們一定也很好奇，畢竟本地村民可不常這樣或坐或站地在自家屋外張望老牧羊人夫妻的住處。

三個旅人再次出發，帶著牧羊人的妻子魏娘細心為他們準備的一些口糧。除了米之外，還有新鮮的香料、蕃茄乾、以及切片的南瓜和乾鴨肉，此外還有糖漬的嫩薑和一罐蜂蜜。這些東西都仔細地裹在水牛背上的包袱裡。包子這條牧羊狗比任何人都了解山間的狀況，此刻終於有機會帶他們一路去陡石峽，以及其後通往孔雀宮的關口。

「等你們過了關口，就可以讓牠自己回來，」牧羊人魏山說。「牠很聽話喔。」

八、

要去孔雀宮，必須走六天的路，經過雪頂山，才能抵達周朝北方的寬谷和五草原。這片廣漠大地滿是農人種的高粱、玉米、黃豆、稻米和小麥，年年的豐收讓這個諸侯國富裕非常。

老子對周后很好奇，她顯然是個滿有權力的皇后。根據尹喜在他們走上山路時的說法，諸侯國因為豐盛的農作而勢力大增，在西南方的周室向東遷都到成周之後更是強大。他說，周后用她的財富修建了城牆，禁止各種跨越邊境的貿易和聯絡。儘管如此，如果某種交易對諸侯國的商人有利，則西方的人，也就是令人望而止步的秦國，每天還是可以派人過邊境來做生意。周后的勢力足以確保人民可以和平地生活和工作，然而他們的自由有限，也不可能主宰自己的生活。

身為關令和邊境警衛的尹喜又說，小鎮的犯罪事件減少了，人民卻不喜歡統治他們的人。這些諸侯冷酷無情，每天足不出戶，只管積累自己的財富。他們嚴厲處罰任何犯法的人，而所謂的法規又不勝枚舉：如何用水，如何用地，地表使用權，地底使用權，租賃法例，借貸法例，日常行為準則，當然還有行為不當的可觀罰鍰。

老子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不以為然地發出嘖嘖聲。

他們在關口附近停步，看著白浪洶湧的河水奔湧過陡石峽，朝著牧羊人村落的方向流去。烈日當空，風卻是冷的。當年就是在這裡，小小的翠魚裹在繡著綠色龍紋的紅絲披肩裡，幸運地被包子發現。牧羊狗似乎也記得這件事，歡悅地搖著尾巴帶他們走到正確的地點，隨即耷拉著舌頭展示自己有多聰明。翠魚跪在狗身邊，親暱地親牠一下，雙手抱著毛茸茸的狗頸。

女孩隨即起身，指著下方充滿隆隆水聲的峽谷旁的一條陡峭粗糙的步道。

「包子，你回家吧！」她下了令，聲音在廣闊的峽谷中引起陣陣奇妙的迴響。「別再跟來了，家裡需要你去趕羊。回家吧！」

狗有些難過地嗚咽著，看著女孩的臉，希望她改變心意。然而她嚴厲地重覆了指令，包子只好夾著尾巴，彷彿做錯什麼事而被放逐似的，順從地回頭小步跑下山道，牠回了一次頭，滿懷希望地吠了一聲，女孩卻沒有叫牠回去。

牠自己知道回家的路，很快就消失在他們的視線之外。

九、

關口的大路沿著陡峭峽谷中奔騰的河流蜿蜒了好一會兒。山峰在水霧中朦朧地聳立在上方，四周的一切又濕又暗。到最後，他們終於抵達山道頂端，雲霧奇蹟地就在那一刻散去，他們便看見山的另一邊，下方深廣谷地的美景。步道兩邊依然是山壁，三個旅人在此處卻能俯瞰幾朵白雲懶洋洋地飄過幾座低丘，朝著更遠處一片充滿陽光的原野散去。原野上是一條曲折閃爍的大河，在遠方穿過錦繡拼圖般的農田和溪流，直到視野的盡處。

尹喜說，在地平線外，肉眼看不見的地方，有一個高牆環繞的諸侯

國，裡面是幾座花園環繞的宮殿。

「那就應該是周后和她丈夫的豪華府第了，」大師說著，一面伸手遮擋下午的刺目陽光，照得他飽經滄桑的大頭怪不舒服的。「我沒有去過那裡，卻在書上讀過孔雀宮的記載。我見過周后的宰相，卞成，當時是她派到周室的使臣。我們大概要再走幾天才看得見宮殿。」

「從這裡看來，所有的那些原野實在是太美了，」關令說。「想到孔雀宮竟然有著這樣惡劣的名聲，實在是很奇怪。這樣的宮室為什麼會有如此驚人的權力？」

「要知道，造成一棟建築的不是高牆本身，而是牆內的空間，」大師輕聲說。他低沉的嗓音聽起來好似夜風，強勁有力，卻只是無害地掠過高聳的樹林。

「人們太注重石頭、木料、黏土和鋼鐵一類的物質，這些物料所包圍覆蓋的虛空卻更為有趣。我們應該更注重虛空才是。如果你是空的，就無所謂得失了。」

「特別是現在，」他又說。「我們應該仔細想想自己的空肚子。魚魚，我們的翠魚，妳認為我們應該怎麼做？」

「大師，那裡的溪邊有一個山洞，」女孩回答，一面指著他們所站的山道下方，峭壁邊緣的一個黝暗洞穴。「我們今晚可以在那裡燃火紮營。我可以用魏娘準備的東西給你們做一道大餐。」

「知道適可而止的人永遠沒有缺失，」老子的口氣一如以往地莫測高深。

「大師，你說得沒錯，」尹喜說。「我們有的可多了。這裡有水，有食物，有歇宿之處，更有良伴。」

「尹喜，你忘了柴火！」老子笑著說。「不過，你看！山道下方有不少可供生火的枯枝。我們何不去帶水牛過去撿點柴火，讓翠魚來準備晚餐？」

包袱打開了，鋪蓋也在山洞的石地上鋪好了，又乾淨又舒適。大師和關令帶著水牛去松林裡找枯枝。

曲則全，枉則直，
窪則盈，敝則新，
少則得，多則惑。

——《道德經》抱一章第二十二

第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
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服文綵，帶利劍，
厭飲食，財貨有餘，
是為道夸。非道也哉！

——《道德經》大道章第五十三

一、

隨著太陽落入左側西方的地平線下，翠魚準備了晚餐，等著老子和尹喜把三堆枯枝的最後一堆搬回來。

突然間，一匹駿馬沿著大路朝山洞下方的原野奔來，一個形貌威猛的武士從高高的馬鞍躍下。他穿戴著棕色皮製頭盔，灰色絨毛上衣，黑色皮褲。灰色的毛皮長靴直抵膝蓋下方。他拔出長弧劍，大步朝山洞走來。這人身材高壯結實，雙眼閃著危險的光芒。

「孩子，妳是誰？」他嚴厲地對女孩吼了一聲。「這是我的山洞！還有誰在這裡？」

「大人，我只是獨自在這裡，」翠魚緊張地回答，不想透露太多。「我不知道這是您的山洞。」

「這裡的一切都是我的！」那人不耐煩地說。他的臉線條柔和，卻曬得黝黑，長長的黑髮繫在腦後，留著黑鬍子。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深色眉毛，濃密地懸在憤怒銳利的雙眼上方。「我是關口這一帶居民

的領主，所有來往人等都得敬拜我，他們不管有什麼價值的東西都得乖乖獻上。」

他的眼神掃過山洞的地面。

「三個鋪蓋！還有馬鞍和包袱！妳原來不是一個人。」

他扯開包袱，拿出幾個卷軸，都是薄片縫製的竹卷。他看見它們只是全新的空白卷軸，便厭惡地將之丟在地上。

「妳的父母在附近？」他對女孩吼著，聲音在山洞裡迴響。「我希望他們帶了金銀珠寶，畢竟這裡沒有什麼好東西。」

「我們只是貧窮的旅人，」翠魚說。「可是我們有豐盛的食物。大人，您要不要和我們一起用餐？」

「用餐？和你們一起？」那人怒吼。「你們能活著離開這裡就算幸運了！妳頸子上戴的是什麼東西？」

他伸手過來，一把抓住項鍊末端的翡翠魚飾。女孩沒有反抗，只是仰頭瞪視，一雙碧眼中的凌厲神色絲毫不亞於他。

「這是我的！」她尖銳地回答。「這是我唯一有點價值的東西，你要是想拿，非得先殺了我不可！」

她隨即猛力咬了那人握住翡翠魚的手指。

那人痛得立刻縮手，一面張大嘴，露出森白的利牙，卻又笑起來，有些遺憾地吸吮自己的手指。

「小女孩，妳很勇敢啊！妳等著瞧，看我是否要搶妳的項鍊。」

他身後傳來一陣低沉卻溫和的笑聲，聽起來像是暴風雨之前的雷聲傳過光禿禿的山丘。

「這位大人，要我說，你最好不要這樣做！」一個平和的聲音響了起來，聽起來好似遠方山谷中的沙礫碎石沿著山坡滑落。

武士猛地轉過身，俯身閃到火堆旁，雙手握著長劍揮舞。

「兩個老頭子！」他怒吼一聲。「哈！我一拳就可以把你們打成肉

醬，就算是你這個戴頭盔的高個子也不例外。我看你是個邊境守衛，沒什麼用處！把你的錢財交出來，否則你們兩個人都要碎屍萬段！」

二、

老子做個手勢，便和尹喜一起把枯枝沿著山壁放好，隨即在火堆前坐下。兩人對這個新來乍到的訪客似乎都不在意。

「翠魚，這樣的好菜還不開動嗎？」大肚大耳的年老巨人說。「或許我們這位大人也一起用餐？他看起來很餓，現在也很晚了。」

「別動！」帶劍的武士怒吼著。「我叫你把錢財交出來。年紀大的旅人都會帶一堆無價之寶！」

「朋友，我們確實有無價之寶呀！」老子笑起來，一面舉起碗，讓翠魚從鍋裡盛飯裝菜。「只不過，我的寶物都裝在腦袋裡。這位大人，你如果要，就得先把這個」——他指指自己的頭——「從這裡拿下來」——他又比了比自己的肩膀。「然而到那時候，這個頭就會失去效用，裡面的寶物也都會浪費掉了。」

他大聲笑起來，抖動著肩膀。

「你在開我玩笑！」那人氣得更厲害了。他的暗色眼睛直凸出來，輪流瞪視眼前的三人，同時憤憤地來回踱步，說話的同時還揮動著手裡的劍。

「你這個看起來像是邊境守衛的老小子！要是不交出錢財，你就得先喪命。我一劍就可以砍斷你的細頸子，就像宰殺老母雞一樣。」

「你就是宋遠，那個強盜領主？」尹喜不動聲色地問，同樣伸碗讓翠魚盛飯。「如果你真是宋遠，官方正想以謀殺和強盜的罪名逮捕你。他們在我的邊境小鎮上經常提到你。」

「哈！他們在邊境小鎮會說起我的作為？他們有提到我的劍術有多

厲害嗎？」

「沒有，」尹喜回答。「他們說你貪得無厭，隨時隨地都會為了金銀財寶而殺害無辜的旅人。他們說，除了你的同夥，沒有什麼人喜歡或敬重你。在我擔任關令的那個小鎮上，每個人都厭惡你的傲慢無禮。他們罵你為非作歹，不守法，更沒有道德。你搶到那麼多錢又有什麼用？你以為那真的能讓你快樂嗎？」

「來吧，大人，」老子的寬臉上露出笑容。「尹喜對你的責難也夠嚴厲了。我相信你其實沒有他說的那麼壞。你何不坐下來，讓翠魚給你盛一點美味的野鴨湯呢。你騎了一整天的馬，一定餓了吧。這樣的怒氣和大吼大叫可沒有一點好處。」

他拿著第四個碗，讓女孩盛湯。然而宋遠這個強盜領主還是憤怒無比，一句話都聽不進去。此刻他伸手從他們所坐的毯子邊緣拉出一條紅毛線，怒氣沖沖地取在他們眼前。

「你們這些人的伶牙俐齒可不能讓我改變心意！」宋遠大吼。「我有興趣的只是作為，而非言詞。瞧仔細了！」

那強盜把毛線拋入空中，讓它在火光中緩緩上揚。他隨即用雙手舉起利劍，迅速揮動，在躍動的火焰映射下看起來只是一陣閃光。劍身先是平揮，聲音低沉，毛線便從中被割成兩截，卻仍在上升。劍身再度閃過，又閃一次，兩段紅毛線便斷成三截，然後是四截，長度幾乎相等。

四段毛線慢慢落在山洞的沙地上，宋遠的劍卻已經放回他腰間裝飾了珠寶的劍鞘裡。他交抱雙臂，英俊的臉上神色凌厲，等著眼前的三人束手就縛。

「真精彩啊，這位大人！」老子熱切地鼓掌。「這世間沒有多少人能這樣用劍了。而在此刻，世間也沒有多少女性能用青菜煮出這樣美味可口的野鴨湯了。」

他從翠魚手裡接過熱氣直冒的湯碗，遞給那個強盜。

「站著吃太可惜了，」大師濃密的白鬍子掩不住他的笑容。「你不坐下來歇歇腿嗎？展露這樣精妙的劍術，一定讓你很餓了吧。大人，來喝湯！」

山洞裡一陣寂靜，大師只是靜靜地凝視強盜領主的眼睛。

那人終究不能保持平視，垂下了眼光。奇怪的是，他眼中似乎有淚光。那是挫敗的眼淚，還是理解的淚水？

那強盜有些猶豫，又似乎身在凡事都以慢動作進行的夢境之中，從大師手裡接過了碗。他甚至咕噥了可能是道謝的一句。他隨即坐下來，卻在進食之前憤怒地用衣袖拭去眼中的淚水。

三、

剛開始，他們只是滿心讚賞，沉默地喝著美味的熱湯，用手裡的飯糰和著熱氣騰騰的鴨肉和香辣的青菜吃著。

「妳的廚藝確實很不錯，」那強盜先前還威脅要砍掉女孩的頭，現在卻向她這樣承認。「你們要旅行去哪裡？」

老子簡單地解釋，他們此行是為了幫助女孩找到雙親或過去養育她的人。那強盜便仔細端詳了女孩頸上項鍊的翡翠雕飾。

「這是很不錯的首飾，」他承認。「雕工精緻，應該值很多錢。」

「大人，像你這樣的豪傑，手下應該有許多優秀的廚師，對這一類的珠寶更有見識，」老子說。「可否請問，你府上哪裡？」

「你想套我的話？」強盜戒備地低吼。「我的人頭是有懸賞的。」

「啊，這樣說來，你的人頭也是價值連城？這消息可有趣了！」大師笑起來。「不過，我們對錢財並不感興趣。」

「這話怎麼說？你不喜歡金子嗎？」名叫宋遠的強盜領主問。「想當然爾，每個人都希望更富有啊？」

「如果真是這樣，金子和搶劫的行為又給你帶來了多少快樂？」尹喜問。「你有妻子兒女要照顧，他們也照顧你嗎？來，大人，要不要多盛點湯，配著飯吃？」

接下來是好一段沉默，他們等著強盜領主的回答。奇怪的是，他的反應似乎只是瞪視著老子，連面前地上的湯都不記得了。大師卻不理睬他，反而專注於用手上的麵餅把碗底擦得乾乾淨淨。

「老實說吧，」宋遠喃喃低語。「我從來沒有和別人提過這件事，而現在說出來，只是因為你們和我分享了一餐。事實上，金子從來沒有消解過我的孤單寂寞。沒錯，人們似乎都厭棄我，也害怕我。我曾經有妻子和一個孩子，他們卻都離開我了。我是一個惡名昭彰的強盜，怎麼能有家庭生活？」

「人都是會改變的，」老子說著，一面再次抬頭凝視著強盜領主急切的眼神。「勇於改變，追求空虛無為之道，可能比揮弄長劍更需要勇氣，然而這是唯一確保你能真正快樂的途徑，我們三個現在也踏上了這段旅程。」

「你們要去哪裡？」強盜領主問。

「好的旅人沒有特定的目標，也不特別要抵達終點，」老子容光煥發地說。他看見宋遠顯然充滿迷惑，不禁大聲笑出來。

「這話根本就毫無意義嘛！」那強盜說著，一面看著自己的空碗。

「大師，您這樣說……我突然不確定自己過去到底懂得什麼了。」

「凡事不確定是個很好的開端，」老子愉快地說。「宋遠，你是否有耐性等待自己的泥沙沉澱，流水清澈如初？」

「大師，我不知道……可是我認為自己應該改變這種生活方式。或許我能助您一臂之力，又或許我能和您一起旅行？我可以保護您。」

「那就誠實地回答我，宋遠，」身材巨大的老人說，一面俯身向前凝視著那個強盜的臉。「為了金子，你這樣貪婪追求的黃色金屬，你殺

過幾個人？你手下傷害、騷擾過多少生命？」

「大師，我……我只殺過幾個人，」強盜領主回答，一面羞慚地垂下眼光。「大部份的人怕我，當場送上我要的東西。你是我遇見的第一個似乎毫無懼怕的人。」

「慈故能勇，只有關懷能帶來真正的勇氣，」老子說。「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我殺過一個和尚，他不肯交出金子，」宋遠坦承。「我還誤殺過兩個官兵，那是許多年前，他們追著我逃過一個谷地的時候。」

「既然這樣，你今後就應該找到他們的家人，盡力補償你當年的所作所為，」老子說。「到時候，你可能會覺得這件事難以做到，可是你必定要做，為自己的過錯付出代價，此生才不會抑鬱而終。」

「我應該向神獻祭，企求在升天之後才有財富嗎？」那強盜謙卑地問著，一面解下自己腰間的劍，放在地上。

「我不關心神鬼的事，也不侍奉他們，不管他們是邪是正，」老子說。「侍奉鬼魂，設立更多的規範和儀式，都不是真正的道。不過，宋遠，我現在就可以回答你的問題，所以你最好仔細留神！除非你改變人生的方向，你一輩子就只能待在你現在走的路上！」

他又大笑起來，開懷無比，笑聲在山洞裡迴盪，讓洞外安靜吃草的水牛也嚇了一跳，不禁「哞」地一聲表示責難。

「大師說話總是這樣奧妙難懂啊，」尹喜有些抱歉地說。

「老實說，我應該向他多學習，」宋遠說著，一面困惑地搔搔頭。「我可以和你們一起旅行嗎……大師？」

「你今天為什麼會來這裡？」老子還在笑，一面好奇地問。「獨自來這種地方確實有點奇怪。你手下的那些人呢？」

「我不知道，」這個強盜領主已經決定不再當強盜了。「我經常來這裡，只是為了躲開別人。我的部下索求無度，讓人厭煩。我有時真覺

得自己一無所有，不能供給他們，也無法滿足自己。我這人的一切真是空虛啊。」

「空虛是一種德性，謙虛也是如此，」老子笑著說。「想想寬廣的海洋吧，放眼望去似乎宏偉而無邊無際，巨大到似乎是世界的主人，然而所有的河流都流入大海，為什麼呢？因為大海比它們都要低下呀。你把自己放在比別人低下的位置，就會因此而偉大了。」

尹喜沉思地揉揉鼻子，到外面去照顧水牛了。宋遠和翠魚一起拿碗盤到河邊去洗，一手拿著火把照路。老子坐在那裡對自己笑著，一面拉扯自己的耳朵。他隨即往火堆加柴，準備過夜，然後打開自己的鋪蓋。

也該是休息的時候了。

四、

到了早上，他們被山洞外面另一匹馬的嘶鳴聲吵醒了。宋遠顯然又在發脾氣，對什麼人怒吼著，對方也大聲回敬，之後便騎馬離開，如雷的馬蹄聲在山間溪澗的奔流聲中清晰可聞。

「那是出了什麼事呀？」強盜領主氣沖沖地回來的時候，尹喜溫和地問了一句。

「那是我手下的人派來的信差，」宋遠憤憤地說。「我率領的那些盜賊擔心我沒有回去。我知道，他們不會贊成我的決定。信差說，從現在開始，隨時都可能有人動刀殺我。」

「啊，被朋友敬愛、懷念不是很好嗎！」老子開玩笑地說。「或許他們動刀殺你，正足以表示他們多麼關心你！」

宋遠突然笑得倒在地上，讓他們都驚訝無比。他笑得太厲害，眼淚都流出來了，孔武有力的肩膀也抖個不停。到最後，他終於喘著氣坐起身來，卻還笑個不停。

「我真不習慣玩笑話！你不知道那句話有多好笑！我今天早上突然覺得自己好自由啊。我知道自己先前不應該對信差發脾氣，畢竟他只是聽命行事而已。我想，我得努力管束自己的脾氣，待會也還是應該回去看看那些可憐的部下。或許他們聽了我的遭遇，對人生也會有不同的看法。話又說回來，如果他們不滿意，大概就真的會動刀殺我了。不管怎麼說，無論事情今後如何發展，我都不需要這個了。」

他拿起自己那把心愛的寶劍，連同珠寶裝飾的銀製劍鞘，往河邊走去。他站在溪水奔騰的河邊石岸上，抽出閃閃發光的劍，輕輕吻一下，隨即將之丟入滾滾的白浪裡。他把劍鞘也丟進河裡，然後又笑起來。

「翠魚，」不久之後，強盜宋遠開了口。「距離這裡幾小時路程的山上住了一位女智者。大部份的人認定她是瘋子，因為她自己一個人注在荒郊野外，舉止有些瘋狂，卻也有許多人去找她指點迷津。或許她可以幫妳找到家人。她熟讀《易經》，也懂得卜卦。」

「《易經》？哈，聽起來像是一個滿有主見的女人，」老子容光煥發、趣味盎然地說。「朋友，她給你指點了什麼迷津？聽起來，你好像曾經拜訪過她？」

「沒錯，大師。她說……那個女智者說我太笨，當不好強盜，」強盜領主想起這件事，羞愧地低著頭。「我當時氣得把她住的小屋繫繩都割斷了，留她在搖搖欲墜的蓬草屋頂下面自生自滅。現在我發現……她說的可能沒錯。她是個古怪的女人，好像知道一切。」

「知道一切？啊，那麼，她確實是個有主見的女人，」老子宣稱。「我最好不要看見她，要不然，我大概當場就會把她娶過來，而我現在要結婚也嫌太老啦。你還是好心一點，留我在這裡動手寫點東西吧。事情辦好就趕快回來，把她說的話都轉告給我。」

「啊，大師，」尹喜說。「聽您說要把自己的教訓寫下來，我真是太高興啦！我害怕您永遠都不會著手寫作。」

「尹喜，這不需要多少時間，」大師回答。「我這篇東西有八十一個章節，卻都很簡短。事實上，八十一個章節實在是沒有必要的多，可是我也沒辦法呀。」

「大師，」強盜領主說。「萬一我遇到手下的盜賊，應該怎麼說才好？您有沒有一些簡單的人生道理，可以傳授給我？」

「宋遠，最好的道理都是最簡單的，」老子回答。「不過，有一件事，你可以對手下的盜賊說。如果他們遵守這些原則，那麼他們和你自己都很有可能過著快樂的生活，也可以為這個驚人的世界做出貢獻。」

「您有什麼指示？」宋遠把臉湊近老子，不想錯過任何字句。

大師回答：「居處選擇地面，思想儘量簡單，在爭端時力求公平慷慨，在治事時避免控制他人，工作時選擇喜歡的先做，家居時全心和家人相處。好，這些建議足以給你一個好的開始啦。」

「好像很簡單嘛，」宋遠承認。「不過，聽起來，我似乎得先成家才行。」

「這是好事呀，」老子笑了起來。「被愛使人堅強，而我先前也說過，愛人使人擁有真正的勇氣。」

「來吧，我們這就去找那個女智者，」關令提議，畢竟他想儘快回到親愛的妻子身邊，也不想把開關邊境城門的重責大任留給弟弟太久。

大師站在山洞外面揮手和他們道別，只有水牛留下來和他作伴。

五、

天氣突然轉壞，畢竟山間的氣候總是多變。冷風呼嘯著吹過關口，夾帶著陣陣冷雪和偶爾的冰雹。翠魚只有單薄的棉衣和一條披肩保暖，冷得發抖，宋遠便從包袱裡拎出一條厚重的毛毯給她圍上。她坐在宋遠的馬上，兩個男人步行。山間的風聲聽起來像是什麼悲鳴的野獸。

「您是怎麼認識大師的？」翠魚問關令。她現在有毛毯保暖，還穿戴了宋遠借她的厚襪和毛織帽。

「他在許多個月之前找到我，給我捎了不少信，」尹喜回答。「他知道我是關令，想要出關西行，而妳也知道這是違法的。他不想給我添麻煩，那些信都是請值得信任的人代轉的。」

「你有子女嗎？」強盜領主問關令。

關令驕傲地說起自己的女兒嫁到東方，不久就要生小孩了。他和妻子曾經有個兒子，卻在和翠魚差不多年紀的時候意外身亡。她聽了覺得很難過。

「他是怎麼死的？」她問。

「他是在邊境大河游泳時不小心溺死的，」尹喜說。

「真讓人遺憾啊，」宋遠說。「我也曾經有妻子和女兒。女兒現在大概也是翠魚的年紀了，她母親則是來自北方山區의 窮人。有一天她離開了，什麼話也沒有留，就這樣帶著女兒走了。我在北方、東方和南方的山區都走遍了，卻一直沒有找到她們。」

「聽起來真讓人難過，」翠魚說著，整個人縮在毛毯裡，只露出一張臉，眼睫毛在細雪中撲閃著。「不過，宋遠，你怎麼會當強盜呢？」

「我沒有父母教導我，」他回答。「他們在我很小的時候就死了，我是由一間寺廟的和尚撫養長大的，這是我還在北方的時候。那些和尚殘忍無情，用我們這些孩子當奴隸。我在翠魚這個年紀的時候逃走了，落到一幫盜賊的手裡。他們也是心狠手辣，貪得無厭，卻至少對自己人有義氣，比那些和尚要來得公平而無私。我體格健壯，又懂得用劍，最後便成為他們的首領。」

他嘆了一口氣。

「我並不驕傲於自己的過去。現在的我只希望能回到過去，從頭開始。昨天遇見你們的大師，讓我對自己的人生有所反省。」

「老子的一切都很不尋常，」尹喜說。「然而他不是我們的大師。他可以同時屬於任何人和所有人。不管他到哪裡，他那奇特的言行似乎都能徹底改變人們的生活。他本來是周朝皇帝在黃河谷地的成周那裡的守藏史，負責管理宮室的藏書和檔案，很可以有權有勢。」

「沒有人知道他的出身，或是他怎麼能夠這樣有智慧，」尹喜說。「有人說他已經兩百歲了，還有人說他會飛，有魔法，我認為這都不正確。不過，他的言詞雖然聽起來總是有所矛盾，卻都非常實際而有用。他的話有如暮鼓晨鐘，發人深省，至少在邊境小鎮的酒館裡，大家都是這麼說的。他到處旅行，許多人因而認識或聽說過他。」

「你說的……矛盾是什麼啊？」翠魚問。

「矛盾就是聽起來沒有道理、甚至彼此抵觸的文句，」關令回答。「比方說，如果我說『我是騙子』，那就是矛盾了，這是因為我說的如果是實話，那麼就邏輯來說，我這句話就不可能是實話；反過來說，如果我真是騙子，那麼我這句話就是實話，在根本上也算是完全抵觸我說的話。」

「我的頭都給你攪昏了，」宋遠說。

「所以啊，老子這位大師說你『如果要發現什麼，最好停止尋找』的時候，他的用意就是要像你說的那樣攪昏你的頭，」關令又說。「我們的生命必須改變，就像我們的想法必須改變一樣。如果我們都能多聽少說，這世界可能會變得更好。」

這句話說完，想也知道，他們沉默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六、

在山洞中，老子從包袱裡拿出一個薄片縫製的竹卷。這是他手製的卷軸，所以知道其中有八十一條細竹片。他隨即拿出筆墨，去溪邊給硯

台盛了點水，又生火禦寒，給自己煮了點茶。他自言自語：如果要好好工作，當然得讓自己舒服些。

他把第一條竹片放在面前的地上，拿筆蘸了墨，輕而易舉地寫了起來，幾乎沒有停頓。他邊寫邊笑，因為《道德經》開篇就是矛盾：

「道可道，非常道。」

如果道是無法解釋、說明的一件事，那又何必動筆寫呢？

大師看著自己筆下的字句，思索著。他應該丟棄自己的卷軸嗎？透過文字傳授的道理真的沒有任何意義和用處嗎？他笑了起來。

「道可道，非常道。」

嗯，如果道不可道，又何必必要書寫什麼呢？

大師看著自己寫下的文字，思索著。他該丟棄這些竹片嗎？透過文字的傳授畢竟是毫無意義也沒有價值的嗎？他笑了起來。

「得到的人其實擁有的很少；丟棄的人才是最富裕的，」他自語。

他就這樣寫了下去，書寫時卻不再有疑惑。

七、

「你和大師提到的《易經》是什麼東西？」三個旅人攀爬空僻荒蕪的大山時，翠魚問了一句。他們此刻已經在樹木生長線之上，山坡滿佈石塊和灌草叢。

「這是一部古書，」強盜領主回答。「我了解的不多，只知道這部書發源於古人占卜算命的文字。妳把《易經》當成人，對它提出一個問題。我想，這有點像和大師交談，得到的答案總是玄妙難解，有時候似乎沒有意義，卻總是富含真理和智慧。我上次來這裡的時候想知道許多答案，當時卻沒有準備好仔細聆聽。」

「宋遠說得沒錯，」尹喜說。「這就像占書一樣。你用四十九根蓍

草桿子占卜，斷裂的桿子為陰爻，完整的桿子為陽爻，六爻形成一卦，整體有六十四卦，然後參考這本書，預測你自己和事物可能有什麼樣的變化。你知道，著草桿子斷裂或完整的數目和排列組合，陰陽變化，產生的卦象也會有所不同。」

「比方說，我剛結婚的時候，我妻子堅持要用《易經》占卜，結果我們得到的是『屯』卦，顯示的卦象是『剛柔始交而難生』，聽起來好像很不祥，特別是對於新婚夫妻而言。然而解卦的人說，這是天地間所有事物開始時必有的騷亂。這一卦其實是在說，如果你能面對這些困難挫折，勇往直前，就能創造更好的環境。到最後，這印證了我們生活中的種種轉變，我們也經常回想當初得到的這一卦，討論《易經》給我們的啟示。」

「那，我也應該去占卜嗎？」翠魚問。「結果很準嗎？」

「沒有什麼算命的結果是完全準確的，」宋遠回答。「可是，如果女智者真的在那裡，她就能用《易經》估量妳未來會有什麼發展。」

尹喜點點頭，他們便繼續爬山。

八、

「如果你需要馬，我可以走路。」翠魚過了一會兒又說。

「沒關係，」強盜領主宋遠說著，一面因為攀爬陡峭的山路而有些氣喘吁吁。「應該騎馬的人是妳。反正我們快到了。妳看，女智者的小屋就在那裡！」

遠方聳立著三棵高大的松樹，也是這一帶山間唯一的樹木。這裡遠在樹木生長線之上，這三棵孤單單的松樹卻高聳於好似祥龍吐瑞的繚繞白雲之間。四周非常冷，至少還有陽光。

此時已是傍晚，閃亮的日暉斜斜地從西方投來，照在一座雄偉的瀑

布上。宣騰的河水從不遠處的山縫之間竄流出來，轟隆隆地直奔而下，形成一條白鍊。河水流經三棵松樹，樹間則是一棟形狀奇特的小屋。他們看著河水洩過一座高崖，直落入一片白浪洶湧的水潭，喧囂翻騰地潑濺、擊打在黑色的岩石上。震耳欲聾的水流之上懸著一道閃亮的彩虹，神奇的色彩構成一彎美麗的圓弧。

「我們該怎麼過河呢？」關令在轟隆水聲中提高嗓門問著。他們眺望著三棵高大的松樹，後者好似衛兵那樣忠誠守望著女智者的小屋，周遭卻沒有什麼人跡。

「來吧，我帶你們過去，」強盜領主說。

他牽著馬往白浪奔騰的河邊走，翠魚依然坐在馬背上。剛開始，馬有些害怕，宋遠卻溫柔地對牠低語，要牠不要驚慌，隨即帶著馬走到瀑布水流後方的一個黝暗隧道旁邊。水花濺灑在他們身上，發出嘶嘶聲，水霧在他們腳邊繚繞，然而他們一旦進入隧道，便驚訝於眼前的景緻。

瀑布後面原來是一個山洞，顯然是千年以來的水流逐漸侵蝕而成。他們腳下是乾燥的沙地，因為訝異而圓睜的雙眼所能看見的卻是瀑布的洶湧水流所形成的白色簾幕，伴隨著雷響般的奔騰聲墜入下方的水潭。水簾之間透出一道濃綠色的光，他們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景象。光彷彿是綠色翡翠，閃爍輝映的光芒不斷躍動在地面和光滑的洞壁上。

面對這彷彿有魔力的綠光和萬馬奔騰般的水流，任何人都會被震懾地站在這裡好幾小時有餘！然而他們知道自己不能在山洞久留，畢竟女智者不知道是否還住在那裡，非得找到她不可。

九、

女智者的小屋是一種用木片、篷布和交編的茅草灌木組合起來的奇特建築。許多灌木枝條架在旁邊的山石上，上面還壓著薄石片。淒冷的

山風慢慢消逝，薄霧卻逐漸湧生，慢慢沿著松樹往上升，聞起來則是松香和年歲久遠的橡樹氣味。小屋後面是一堆整齊放好的柴薪，還有待砍成細條的大木塊。

小屋沒有門戶阻人；入口只是一張大熊皮，上方還連結著一個面目猙獰的熊頭。熊皮簾沿著橡木門楣垂下來，門楣上方則是編織的木條和著黏土所製成的屋簷，保護著門簾免於風雨侵襲。黑色且毛茸茸的熊頭盲目地瞪著世間，壯碩的嘴大張著，露出似乎依然染血的森森利牙，顯然是個讓人望而卻步的守門者。

三個旅人耳邊依然迴響著轟隆水聲，有些猶豫地站在小屋的門檻前面，所謂的門檻只是一片石板，被長年的風霜雨雪打磨得光滑無比。屋後傳來狗叫聲。

熊皮門簾突然被人從屋內掀開，一個女人的身形慢慢顯現。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侯王若能守知，
萬物將自化。

——《道德經》無為章第三十七

第四章

古之善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夫唯不可識，故強之為容。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

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

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

渾兮其若濁。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道德經》不盈章第十五

一、

女智者個子很高，卻還比尹喜矮一點。她的臉頗有輪廓，高高的顴骨上方是一雙寬寬的杏眼，膚色極白，像羔羊皮一樣細緻。她的年紀大約在三十歲和一百三十歲之間，實在看不出來，一頭白髮用黑木製的夾子固定在腦後，身上穿的則是厚重的黑色羊袍。

「宋遠，我等你回來已經有好一陣子了，」她說。「我知道，你的人生極需要改變。不過，我沒料到你會帶朋友或親人來。請進吧。」

她帶頭走進小屋。屋裡很暗，卻溫暖無比，還有雪松、茉莉和麝香薔薇水的混合氣味。粗糙石塊砌成的壁爐裡是熊熊的火堆，壁爐前方的一個籃子裡睡著兩隻貓。

強盜領主看起來有些不安，卻還是介紹了兩個旅伴，解釋了他們為這個名叫翠魚的女孩而來拜訪的原因。他隨即承認自己沒能等到女智者的協助，就驟然面臨了轉變。

「怎麼啦？」女智者犀利地問。「宋遠，難道你想說，眼前再沒有可以搶劫的旅人了嗎？又難道，你手下的盜賊終於都背棄你了嗎？再不然，你竟然另外找了一個妻子？」

她笑起來，愉悅地拍著自己的膝蓋。

宋遠更加難為情了，只好解釋自己遇見一個奇特的聖人，他稱之為大師。這人的名字是老子。

女智者有些驚訝，隨即露出微笑。

「我聽說過這個人，也確定遇見過他。我還是小女孩的時候見過一個朝聖者，就是這個名字。他說自己是守藏史，在哪個皇帝手下辦事。他還說起道，通往大德之路。那是許多年之前的事了。」

她對翠魚表示歡迎，很快便注意到後者頸上的項鍊，仔細鑑賞著。

「我知道這種墜飾的圖紋！」她宣佈。「這是一個名叫玉匠的人的手藝。他過去在孔雀宮當差，大家都喜歡他的作品。」

她問起女孩的身世，對當年牧羊人夫妻發現裹在貴重披肩裡的嬰兒的那一段往事特別感興趣。

「孩子，既然如此，」女智者說。「妳希望用《易經》卜個卦，對吧？妳想對卦書提出什麼問題呢？」

「我沒看見什麼卦書呀，」翠魚環顧著這間陰暗的小屋。屋裡沒有什麼燈火，地上只是毛織的地毯，牆上則掛了絲織的壁畫。此外就只有石砌壁爐裡的火光照亮了屋子。

「《易經》在哪裡啊？」女孩問。

「我熟讀《易經》，」奇特的女智者回答。「孩子，我就是卦書的代言人。我想，妳確實有事想問這本書吧？」

「婆婆，」翠魚回答。「我沒有父母，也不知道自己是誰，要往哪裡去。可是，這些都不是我想問這本卦書的問題。」

「妳說得沒錯，孩子，和家庭或人生旅程有關的事情都不是適合向

《易經》提出的問題，」女智者似乎很欣慰。「翠魚，妳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也就是陳水。妳知道，我來自於水。也許這就是我住在水邊的原因。」

「謝謝妳，陳水，」女孩說。「我的問題是，『我如何才能做個有價值的人？』」

女智者沒有立刻回答，只是仔細地看著翠魚，後者也回望著她。

「妳有什麼東西可以給我，讓我為妳研讀卦書？」女智者問。

翠魚似乎有些擔心。她瞥了一眼關令，又瞄瞄強盜，兩人只是看著她，不知道她會說什麼。

「婆婆，我實在沒有什麼可以給妳的東西，」她說。「我沒有金銀珠寶，更沒有足夠保暖的衣服。」

「妳頸子上掛著雕工精緻的項鍊，對吧？」女智者問。「那可以作為交換。」

女孩驚恐地喘了一口氣。「可是，婆婆，這是我在世間僅有的一樣東西了！這項鍊就是我，代表了我的存在。我絕對不會把它給妳。」

「妳錯了，」女智者說。「不管這個石頭魚有多漂亮，妳在這世上擁有的遠比它要多。妳有願意幫助妳的朋友，有願意教導妳的大師，更有無窮無盡的未來等著妳。」女智者笑了。這是殘酷或仁慈的笑容？或許兩者兼有。

接下來是很長一段時間的沉默。

女孩深吸一口氣，眼中閃動著淚水。她謙卑地開了口，不理會臉上滑落的淚珠。

「婆婆，妳說得對，是我錯了。妳可以收下我的項鍊。我確實很想知道自己和未來的一切，這些事遠比任何東西都更有價值。」

她說著便解開項鍊在頸後的扣鎖，隨即把吊有翡翠魚型墜飾的皮繩取下。翡翠魚的鰓鰭雕飾清晰可見，光滑無瑕的魚身上，每一片魚鱗都

刻得清清楚楚。

女智者接過項鍊，仔細地看著，然後笑了起來。

「孩子，不要緊！妳的翡翠魚很漂亮，但我並不是真的要它。我只是想看看，妳是否真的想追尋自己的未來，而我也很高興妳是認真的。等妳像剛才那樣準備好放棄自己擁有的一切，那或許就是妳獲得答案的時候。」

「聽起來真像是大師會說的話，」尹喜乾巴巴地說。

二、

「在我們求教於卦書之前，」女智者說。「如果我不請你們吃喝點什麼，那可真是個糟糕的主人了。你們長途跋涉，一定很餓了吧。」

她在屋中四處走動，點燃了細長的馨香蠟燭。不一會兒，屋子裡便閃耀著點點黃色火焰，照亮了牆上色彩斑斕的壁畫。

「這樣好多了，」她自言自語。「我沒預料到這麼多客人。有光才能看見東西哪。」

客人們坐在屋子中央暗紅和灰藍交織的柔軟地毯上安靜地交談著，女智者則端來熱茶和米飯。她像變魔術一樣，又用紅漆木盤端出更多用美味醬料清炒的蔬菜。

「陳水，妳在這裡住多久了？」關令尹喜問，一面看著女智者往小小的瓷杯裡倒茶。

「我是在周后還年輕的時候來的，」女智者回答。「我曾經住在宮廷裡，宋遠很清楚，畢竟他當初就是因為這一點而來找我的。我從母親那裡學到了占卜的秘密，她則是從她母親那裡學來的。宮廷有一系列建築，人們甚至會從東方大老遠地來求我占卜。」

「不過，周后的母親非常強勢，她貴為皇后，十分嫉妒我的名聲和

影響力。她不喜歡她兒子、身為太子的周漢所得到的卦象。因為我是負責卜卦的人，就被她逐出宮殿。最不幸的是，太子在第二年冬天死去，如果他們當初留心卦象的警告，這其實是可以避免的。太子的妹妹便是周后，在母親於幾年內過世之後便接管了整個諸侯國。」

「人們依然來找我占卜算命，所以我衣食無缺，也喜歡在這山間獨自度過餘生，遠離那些充滿糾紛腐敗的宮廷和城市生活。」

她饒有興味地對著強盜領主微笑。

「宋遠也喜歡在山區生活，不是嗎？」

強盜領主看起來很難為情，隨即抬起頭來直視著她。

「陳水，我的生命今後一定會改變了，」他簡單地說。

三、

女智者收拾了碗盤，然後坐在他們面前的地毯上，左右兩邊各是三根蠟燭。掩映閃動的燭光彷彿有魔力，讓屋裡的一切變得溫暖、親切起來。女智者隨即在身前放了一堆蓍草的桿子。

「五十根，」她喃喃自語。「拿走一根，剩下四十九根。」

她把桿子分成兩堆，用手握了一束，在左邊分成四根一組，接著又分右邊的桿子。這程序似乎很複雜，翠魚迷惑地看著。

「這過程為什麼如此複雜難懂？」女孩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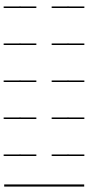
「因為這就是《易經》的占卜方式，」女智者簡單地回答。「從古早以來就是這樣。這一切看起來很奇怪，卻或許能讓占卜的結果更微妙也更深入。」

她終於分完了所有的蓍草桿子，隨即仔細地觀察了幾分鐘。

女智者隨即開口。

「妳得到的是『復』卦。我給妳畫下來，比較容易懂。」

她說著便拿起粉筆，在旁邊的石板上畫了卦象。最底下是一條完整的線，上方則是五條斷開的線：



「這就是『復』卦，」她又說。「首先我會解釋這一卦的主旨，然後描述卦象，最後再來解釋每一爻的意義。」

「這一卦的主旨是復，回復，妳在回歸的路上。『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我來解釋一下卦書的文句，」陳女繼續說。「在一段時期的敗壞之後，該是回歸的時候了。先前被放逐的明光即將回復。眼前有動靜，卻不是被迫而生。妳看上面這三條線？它們形成『坤』的上卦，特色是奉獻、付出，這能讓由舊到新的轉折過程順暢一些。轉折的過程隨著時間而自然變化。新的社會和價值觀相同的人群逐漸形成，一切卻都公開而和諧，與時俱進，所有自私和離間的傾向則逐漸被排除，不會有什麼明顯的過錯。」

「所以，我在回歸的過程中會遇見和我和諧共處的新朋友？」女孩驚異地問。「我不知道自己要回到哪裡，卻很高興這一切聽起來都很積極而正面。」

「這一切都要靠妳來維持，」女智者回答。「根據卦書的說法，一切動靜都有六個階段。比方說夏至之後，再過六個月就是冬至，對吧？因此『七』這個數目才代表移動和變更。一個新的開始。」

「現在我來解釋卦象：『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

行。后不省方。』」

「這些字句聽起來優美，我卻一點都不懂，」翠魚說。

「啊，」女智者說。「妳看，這個『復』卦說的是靈性的冬季，萬事萬物休養生息，等待更新。雷是生命力量的象徵，然而在冬季，這個夾帶春雨和新生的力量被鎖在寒冷的地底。在回歸之後，妳會面對更好的時機，像植物在春天開花那樣成長茁壯。」

「噢，那真好，」女孩說。「我有好東西可以期待了！」

「至於爻辭，我們從卦象下方開始，這是一條完整的線——所以稱之為『初九』。爻辭是『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女孩看起來很高興，專注地俯身向前。

「這句話的意思是，依照事物的自然發展，妳可能會偏離正道，但是不會過度，所以不會有任何損害。」

「接下來的爻辭是：『六二，休復，吉。六三，頻復，厲無咎。』換句話說，妳應該仔細留神，不讓變動本身成為一種終結而導致怠忽。妳應該小心在意，隨時隨地尋求正道。」

「然後是：『六四，中行獨復。』這是說，妳會有伴，但是生命的經營依然是妳自己的責任。」

「我了解，」翠魚說。「有時候，我覺得自己一直都是孤單的。」

「是的，」女智者說。「不過，妳知道，那種孤獨的感覺是任何一個思索生命的人都會有的。在這方面的感覺上，妳絕對不孤單！我們來看下一句爻辭：『六五，敦復，無悔。』」

「這應該滿容易懂的，」她說。「然後是卦象最上面的一爻：『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

「孩子，妳要知道，這些爻辭都得用象徵性的解釋，」女智者陳水說。「一味冥頑不靈，拒絕接受變動所帶來的各種機會和責任，只會導

致個人的災難。對君主來說，這表示全國性的災禍將會發生。」

接下來只是一陣沉默。

「陳水，謝謝妳，」女孩說著又輕笑一聲。「我想，我應該不會造成全國性的災禍，可是我還是會仔細思索這一點。如果妳不願意收下我的翡翠魚，我就得想別的辦法來感謝妳了。」

「在生命中，並不是每一件事都需要答謝，」女智者說著，一面用那雙寬寬的眼睛瞪著強盜領主，臉上露出狡獪的笑容。後者垂下眼光，只感到又羞愧又悔恨。

他想到自己當初割斷她的小屋繫繩的事。

四、

「來吧，」女智者說。「尹喜和宋遠，既然你們在這裡，外面那麼冷，我們又無事可做，我不妨也來為你們占卜一下。」

首先是尹喜，他問自己是否應該繼續關令的工作。他獲得的卦象是「需」，這是等待的意思。

「『君子以飲食宴樂。』你不應該擔憂，試著在時機成熟之前干涉事物以改變未來，」陳水說。「你必須保持冷靜，靜觀其變。」

「噢，這可讓人放心了！」尹喜回答。「這表示我應該繼續當關令嗎？」

「是的，你必須保持警覺，處處留神，這樣就能安寧。」

「女智者，請您也看看我吧？」強盜領主謙虛地說。「我這次絕對會仔細聽從您的教誨。」

女智者小心地看著他，第三次擺弄起那些蓍草桿子，最後才在面前的地毯上放好。

「你獲得的是『蠱』卦，」女智者宣佈，隨即露出微笑。

「這一卦的主旨是『匡除惑亂』。啊，宋遠，這句話的意思是，你必須致力於再生、成長。過去有腐敗墮落的地方，你必須努力改正，然而這必須謹慎處理，對事情的了解也要透徹。這件事不能大驚小怪，小題大作。」

「等大家上床休息了，我再來詳細解釋你這一卦的卦象和爻辭。不過，現在該是打開鋪蓋的時候了，我去找一些毛毯。這一帶在晚上非常冷，特別是在爐火熄滅之後。」

她站起身來。

「大家到外面來看星星！」她笑著下了命令。「山裡的奇觀之一就是滿天星辰，比從山下看起來要清楚太多了。」

在屋外的寒夜裡，他們上方的天空中，各種緩慢運轉的行星看起來清晰無比，彷彿被放大一樣。小屋後面的河流不止息地發出低沉的轟隆聲。他們仰望著星辰，心滿意足地沉浸在震耳欲聾的水聲中，一輪黃色的月亮在此期間慢慢升起，染白了北邊的山峰。絲絲薄霧懸浮在陡峭的山坡上。翠魚似乎被這片美景擄獲了，後來在鋪蓋中，她還思索著回歸和「復」字的意義，直到夜深。

在那之後，她被水聲催眠，靜靜地睡著了。

五、

第二天清早，翠魚起身後便到冰冷的瀑布水邊梳洗。岩石間形成許多水塘，水面幾乎是靜止的，她可以看見水下的紫色岩塊和搖曳的深綠色水草。一條有著金色斑點的鯉魚懶洋洋地浮出水面，嘴巴一開一闔，好像要對她說話。

回到小屋的路上，她看見屋前站著一個年輕的武士。他穿著時尚的皮衣，頭戴白毛皮帽，腳上則是一雙黑皮靴。他還有一頭長長的黑髮和

黑色鬍鬚。宋遠站在屋門前和他交談。年輕人不知道為什麼憤怒無比，對強盜領主吼了什麼，便跨上馬鞍，端坐在馬背上。他的馬隨即人立起來，沿著小道奔下山了。她注意到宋遠這一次並沒有生氣。

「那是誰呀？」翠魚問。

宋遠嘆了一口氣。「那是我的一個手下，我很喜歡的一個年輕人，名叫蘇林。我拿他當自己的兒子看待。他身強體健，非常能幹，卻只有十六歲，血氣方剛。蘇林說，我手下那些人要我立刻回去。他們都在生我的氣。我對他說了自己很想改頭換面，重新做人，追求生命之道，然而蘇林因為我不肯回去而發起脾氣來。他說，如果我繼續說這種廢話，手下的那些人一定會殺了我。我想，他只是為我害怕而已，畢竟改變可以給人一種威脅感。他們希望我回去繼續領導大家，我卻相信我可以說服他們。」

他走進小屋，說要去煮茶。

陳水穿著絲質的黑色長褲和上衣，過來和翠魚說話。她帶著翠魚走到不遠處河邊低處的一片草地上，河水在她們旁邊奔流，河的另一邊則是開闊空曠的山景，即將日出。這是個美麗的早晨，薄霧像柴煙一樣遮蔽了山谷。裊裊煙霧沿著山坡緩緩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便在暖空中消逝無蹤。

她們在那裡一起做健身運動，就像老子向翠魚示範的那樣。女孩喜歡「玉女捲簾」這一招，也喜歡「雲手」的流暢動作。兩人動作一致，完美和諧，儘管姿態細緻靈巧，兩人卻蓄勢待發，隨時準備好防禦或攻擊。她們演練到「攆猴」這一招的時候，女孩想到自己生命中發生過的那些不幸的事，各種憂傷挫折，便輕輕地把它們推開，腳下一步步謹慎地後退。兩人同時「挽弓射虎」，最終安詳地站在那裡好一會兒，平靜地呼吸吐納。她們看著急速奔騰的河水，靜默永恆的群山。太陽逐漸上升到天空中，暖意驅逐了前一晚的寒涼。

生命就是一連串自然而充滿和諧的極端對比，她們的健身運動也重現了這一點。

不久之後，她們回去和其他人一起用早餐。宋遠為大家煮了茶。

六、

「我準備回去和手下的那群可憐的盜賊會合，」宋遠在早餐結束之後說。「謝謝妳昨晚說的那些話。我已經決定把自己改變心意的事告訴他們，進一步試著勸他們歸還所有偷盜的東西，為自己犯的過錯贖罪。他們可能會殺了我，也可能會聽我的話。這不只是為了我自己，但是我真的希望他們能聽我的話。」

「如果可能的話，我也希望能找到我的妻小。就我所知，他們可能住在遙遠的東方。」

「不要尋找得太努力，學會這一點，你找到的機會就會更大，」女智者說。

他們和強盜領主道別，他輕鬆地上了馬。灰馬跺著腳低鳴一聲，等不及要開步跑，宋遠在離去之前卻又開了口。

「我很想給你們大家一點禮物，然而我擁有的一切都是偷來的，必須還給人家。我現在不能給你們什麼，然而有朝一日，我們如果能再相見，我一定會答謝你們的好心好意。我覺得自己又能活下去了。」

他們看著他策馬跑過瀑布，展開未知凶險的歸程。他下山的時候回頭了一次，對他們揮手道別。

七、

「跟我來，」女智者對翠魚說。「尹喜，你也一起來吧。我想給你

們看一樣東西，我從來沒有展示給別人過。」

她帶他們來到小屋後面的一個用布圍起來的地方。布簾後面是一個孩童尺寸的床鋪，還有一個木雕的箱子，上面畫著鳥形圖案。紅色的水鳥和野鴨漆畫襯著光亮的黑色背景。箱子裡是絲製的女童衣物。

「我像宋遠一樣，曾經有個女兒，她卻在十三歲的時候發高燒而死去。這些事情總會發生，卻讓人難以接受。我每天都在想她。翠魚，我想請妳收下這些衣物。它們是我多年前住在宮廷裡的時候，由皇室的裁縫所做的。」

這些都是無比精緻的衣物，用來自印度北方最好的毛料縫製的絲質外套和披肩。即使在總督府，翠魚也從來沒有看過這樣好的衣服。

「陳水，我真的萬分感激，」她說。「可是，我不能穿這樣好的衣服，也沒有辦法帶著它們。」

「我相信妳終究會回來，這些衣物就在這裡等著妳。想到我女兒的衣服能再度派上用場，我會很高興的。妳穿起來試試看。」

翠魚換上一件暗綠色的絲絨外套，突然就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她向女智者鞠躬，雙手合十地開了口。

「這些衣服真的很棒，可是我不能穿。我必須先知道自己是誰，父母親當初又為什麼要遺棄我。我害怕自己的出身有問題，不過，如果我回到生命開始的地方，也許就能改變未來的運向。」

「妳確實應該上路了，」女智者說。「不過，我應該先把妳的舊衣服洗乾淨，就像我當初為女兒做的那樣，我也應該為妳煮她最喜歡的一道魚湯。尹喜，我知道你等不及要回家了，卻還是請你在這裡多待一天吧。我很歡喜自己能再當一天母親。這能引發許多美好的回憶。」

「對不起，」翠魚問。「我是否能問，妳女兒的父親是誰？」

「沒關係，妳當然能問。陳五是個勇敢的士兵，我很愛他。他在多年前對抗過周朝的君王。我丈夫在沙場戰死後，我成為俘虜，被帶到孔

雀宮，在那裡的地牢裡關了一年多。我幫其他的囚犯占卜算命，周朝的皇上從獄卒那裡聽說了這件事，也想請教卦書，就把我叫去給他卜卦。奇怪的是，皇上越來越倚重我的占卜。我為整個宮廷的人算命，最後更在宮廷裡有了自己的住所。」

「在那之後，皇上的妻子，也就是周后的母親，在占卜之後開始敵視我。我預測他們的兒子會有麻煩，也照實說了，皇后卻不肯接受我的卜卦結果。」

「那個兒子有什麼麻煩？」翠魚問。

「貴為王子的周漢是個好孩子，生來卻體弱多病，討厭馬匹。儘管如此，他父親堅持讓他和皇室的人一起騎馬打獵。我試著建議其他的活動，因為卦書顯示戶外活動凶多吉少，皇上和皇后卻都不予理會。王子後來從馬背摔下來，重傷致死，我和女兒也被宮廷驅逐了。」

「有朝一日，我一定會回來，感激地換上妳女兒的衣服。從來沒有人給我這樣貴重的禮物，」翠魚說。

八、

那天是清洗衣物的日子。

各式各樣的衣服都在清淨冷冽的河水中又洗又搓，然後披在山石上曬乾。在炎炎日光下，它們很快就乾了。在此同時，陳水在一個薰了檀香的箱子裡找出許多絲質衣物給客人們穿。關令善於修補，便在小屋四處修好了關不嚴的幾扇門，又補好了雞圈、柵門、圍籬和破漏的屋角。

「你們想聽聽龍的聲音嗎？」女智者在他們喝過早茶之後問。「他住在不遠的山上，能聽他說話可不容易。他的長相兇猛，但是我們只要多加注意，就不會有危險。」

「我以為龍其實不存在，」翠魚說。「我以為他們只是神話中的生

物，就像怪獸和巨人一樣。」

「話是沒錯，」陳水說。「但是這條龍確實存在，也真的會說話。你們待會就知道了。我們得把谷歐這隻狗留在這裡，免得嚇壞了牠。」

到了下午，他們襯著冬日的灰色天空，往山上走去。他們先是沿著河走，隨即轉向右方，開始攀爬全是裸露岩石的山坡。山石被烤得黑黑的，沒有任何植被。放眼望去只是一片寂寥荒蕪，沒有任何鳥類、植物或清涼的河溪。

「這是一座火山，」女智者在他們爬坡的時候說。「至今依然很活躍。你們看見那邊的山口冒出青煙嗎？」

她指著遠方山峰附近的一處低凹。他們此時所在的地方距離山頂還很遠，後者完全壟罩在絲絲靜止的白雲裡。那處低凹是類似劇場的圓型火山口。在清冷的空氣中，他們可以看見蒸騰的煙霧。

「他的名字是火龍。你們待會就知道這樣取名的原因了。」

他們繼續往上攀，又過了半小時，便能看見火山口的邊緣。他們逐漸靠近的時候，可以聽見斷斷續續的低吼聲，次數隨著他們的接近而逐漸頻繁。每次聲音傳出，大團的煙霧也隨之湧生。

「這樣靠近沒有危險嗎？」尹喜因為這些聲響動靜而提高了警覺。

「沒有什麼事物是真正安全的，」女智者說。「不過，我來過這裡許多次，也知道龍的個性。他今天有些煩躁不安，卻沒有發怒。只有在他真正憤怒的時候，我們才需要保持安全距離。」她露出微笑。

他們繼續走，在巨大火山口邊緣的隆起處停住腳步。這裡是一道熔岩形成的黑色矮壁，多少給了他們一點屏障，他們卻也無法直視火山口底部。

「聽哪！」陳水說。「每過六十次心跳，龍就會開口說話。」

他們數到六十，隨即側耳傾聽。

他們聽見地底深處傳來低沉的吼聲。他們所在之處的黑色岩石因為

地下傳來的震波而微微顫動。煙霧和火花射入高高的空中，就好像火山咳嗽一聲，從巨大的肚腹之中吐出了仍舊燃燒著的食物殘渣，隨即落在山間已經凝固的熔岩層上。

這當然讓人害怕，女智者卻比著手勢，要他們繼續爬過隆起的熔岩矮壁，直抵火山口的邊緣，以便於觀察底部的黑暗深淵。

煙霧繼續往上升，吼聲卻慢慢停歇。

他們倚著火山口邊緣，小心地往下看，眼前果然是一副前所未見的奇景。在厚重的塵煙中，他們看見一片金紅色慢慢地旋繞、顫動，在灰色、甚至綠色的反向渦流中滑行。這些色彩彼此分散，融合，吞噬，吐唾，彷彿是某種色彩斑斕而帶有劇毒的湯粥，在火山口的最險峻的深處蒸騰滾沸著各種融化或凝結的物質。

「這難道是龍帝國的入口？又或者是妖魔鬼怪的國度，死者受折磨的地方？」尹喜驚異地低語，完全被眼前的一切震懾了。

陳水笑了起來。

「不，我想不是。朋友，這一切都是自然生成的！就像大海裡有清涼碧綠的海水，地表之下也有熾熱燃燒的熔岩。自然界為什麼會如此，我說不出個理由，然而我們已經知道了水、風和火的力量有多麼強大。也許，這就是世界初生成時的景象。」

「我相信，就像老子也教導過，在我們的生命中，陰和陽之間有某種自然的平衡。光明和黑暗，寒冷和炎熱，盈滿和空虛，內裡和外，年輕和蒼老，陽剛和陰柔。如果我們能找到並掌握這種平衡，讓自己適應各種變動，那我們的生命以及周遭所有人的生命都會變得更好。我認為這就是《易經》的主旨。」

「你們聽！龍又在對我們說話了。仔細聽聽他要說什麼。」

對翠魚而言，火龍似乎在說，即使在最黑暗、最不適合人居的地方也有生命和規律的呼吸。火焰和熔煉的礦物可以造成寒冷美麗的高山。

內裡的世界和外在的世界有時候看似對立地衝突，兩者在一起卻能創造出生命發展的條件。最為寒冷的高山在最深處的地底有著熾熱的熔漿。我們的生命必須重視這種平衡和和諧。各種事物總是在持續轉變，所有變動卻都能受到控制和經營，而不只是默然忍受。

他們踏上歸程的時候，龍還沒有說完。翠魚心想，龍的話語充滿了智慧。山風吹了起來，無情地冰冷，灰色雲層在天空中盤旋，彷彿也想在冰冷透骨之前回到親愛的家中。

回到小屋後，女智者生起熊熊爐火，用香料煮了那道她想為大家烹調的魚湯當晚餐。翠魚幫忙把鯉魚清理乾淨，陳水則忙著切菜和準備醬料。鯉魚有著金色斑點，張著嘴，看起來頗像那天清晨在河邊山石間的水塘裡觀望翠魚的那條魚。又或許是那條魚的親戚。

屋外，肅穆的山風繼續吹著，小屋裡卻充滿溫暖的燭光，還有盛宴和友誼。

九、

到了早上，女智者和翠魚又一起做健身運動，這一次，即將結束的時候，天空中的厚重雲層卻在冷風中盤旋，隨即降下雨來。兩人匆匆忙忙地沿著山道回到溫暖的小屋。

「有你們在這裡真讓人開心啊，」女智者陳水說。「我會想念你們的。感覺就好像我女兒重生了似的。」

「妳自己一個人住在這裡的山上，不感到寂寞嗎？」關令尹喜問。

「我有雞群，花園，兩隻貓和谷歐這隻狗，」女智者回答。「群山和我作伴，松樹和河流護佑著我的小屋。沒錯，我確實想念人的陪伴，卻沒有多少訪客。誰知道呢？環境會有所改變，生命也會變化。我們必須逐漸改變那些為了積極的目的而能改變的事物，對於那些即使改變也

毫無用處的事物也要有風度地接受。」

他們把包袱整理好，向兩隻貓道別。名叫谷歐的狗顯然想和他們一起出門。

「我送你們一程吧，」陳水說・「我得順道去餵那些猴子朋友。你們沒有見到牠們，牠們卻在清晨和晚上來訪，不讓你們看見，又熟知你們的一切。牠們現在已經在山下的樹林裡等著了。這次我們可以帶谷歐這隻狗出門。」

他們在中午離開，再次經過瀑布後方。太陽在雲層後面探出臉來，在傾瀉的瀑布水簾之後，金色的光影便再度閃爍在山洞的地面上。

名叫谷歐的狗很高興有這次出遊的機會。牠熟知山路，在前方蹦蹦跳跳地走著，三人便跟在後面，一面閒聊，一面驚異地欣賞山間景色。原先淒冷的冬日氣候似乎已經消失，天空逐漸晴朗，大地浸浴在溫暖的陽光裡，蒼翠的樹林所形成的深藍色陰影也越拉越長。

他們走下多石的山道，直達樹林。猴子們的大家庭排成一列，接過女智者特別為他們準備的野生紅蘿蔔。年老的公猴排在最前面，然後才輪到牠的妻妾、其他的年輕公猴和無數的小猴子。牠們和一般的野生猴子不一樣，舉止中規中矩，顯然喜歡並尊敬女智者，而她也給牠們都取了名字，對牠們嚴格卻友善，就好像牠們是家人一樣。

猴子們領到了紅蘿蔔，便退到樹上，嘰嘰喳喳地又聊又叫起來。牠們拉扯著樹枝和低垂的藤蔓，看似粗心大意地擺盪過深谷和巨石。牠們還喜歡逗弄那隻狗，故意拉扯牠的尾巴，然後在牠有機會動口咬人之前蹦跳上樹。這隻名叫谷歐的可憐狗夾著尾巴，又低吠又哀鳴，看起來很不高興。

「你們應該去找玉匠，」陳水在猴子們吃完東西且到別處去玩之後才又開口。「我聽說，他在許多年前就離開了宮廷。他現在應該是個老人了，然而他如果還在世，就能透露當年是誰特別訂製了那個精雕細琢

的翡翠魚飾。在他開始為宮廷做事之前，曾經住在東邊的山裡。」

此刻的太陽已經開始落入遠山之後，女智者便指著相反的方向。那裡的群山在遠方隱約可見，座落在他們的右手邊。

「至少要一整天的路程，甚至更遠，」她說。「你們在路上打聽一下。他應該滿有名的。」

「我們回頭下山，到了陡石坡的關口之後應該怎麼走？」關令尹喜問。「我們得先回去找大師。他正忙著寫一本關於道的書，集他一生的傳授於大成。」

「等他寫完了，我會很想讀呢，」女智者說。

「有朝一日，妳一定會讀到的，」尹喜說。「不過，我猜，妳對道想必已經懂得很多了。」

「再見了，翠魚，」女智者說。「別忘了，妳現在處於『復』的時刻，妳要走的路，妳的『道』，也是妳可以學會控制和塑造各種美好事物的依據。這也是《易經》為什麼這樣重要的原因。或許我們有一天會再相逢，我也很希望再見到妳。」

「真是多謝妳了！」女孩說。「陳水，我欠妳的東西真多，也希望有一天能回報妳。」翠魚說著便拎起包袱。「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儘快穿上妳女兒的衣服，免得到時候穿不下了。」

他們都笑了起來，畢竟她實在細瘦。在那之後，女智者回頭沿著來時的山道攀爬，名叫谷歐的狗也再次興高采烈地搖著尾巴。尹喜和翠魚繼續沿著山道走，目標是陡石坡的關口。他們大約要走三個小時，然後天就要黑了。

將欲弱之，必固強之。

將欲廢之，必固舉之。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是謂微明。

柔弱勝剛強。

——《道德經》微明章第三十六

第五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
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聖人在天下，歎歎焉；
為天下，渾其心。
百姓皆注其耳目，
聖人皆孩之。

——《道德經》觀微章第二，德善章第四十九

一、

等他們抵達幽暗的山洞，天差不多完全黑了。他們走近山洞時，可以看見入口附近有火堆的光，還有六匹馬繫在水牛附近，後者還在原來的地方安詳地吃草。第七匹馬獨自站在一邊，他們認得是宋遠的灰馬。尹喜警惕地扶住翠魚的手臂。

「不要出聲！」他悄聲說。「我想，他們有大麻煩了。我們得小心過去才行。」

他們極安靜、極小心地從一塊山石後面移到另一塊之後，最終可以清楚地看見山洞內的動靜。他們驚恐地發現那個在女智者屋外和宋遠吵架的年輕武士偕同另外五個人站在那裡。他們把老子和強盜領主綁了起來，讓兩人背靠著洞壁坐著。這些人都配著長劍和利刀。在紅豔的火光映射下，他們看起來像是陰險的妖魔。這些強盜都像宋遠一樣穿戴著頭盔和長靴。火光把他們的影子映在山洞後方，閃動著紅黑色的條紋。

他們認得的那個年輕武士正在說話。他蓄著黑色鬍鬚，此時穿著毛織上衣和長襪。

「你是我們的領袖！」他大吼著。「宋遠，我們信任你，拿你當自己的父親看待。現在你要我們把到手的東西都還回去，改頭換面，做正當的老百姓。你真是瘋了！你想我們會有什麼下場？被關進監獄，或是更悲慘的處境？」

這大約就是一般人說的無謂之談了，畢竟兩個被綁的人都被蒙住了口，不能說話也不能回答問題。

「宋遠，我發過誓，要在你背叛的時候一劍殺了你，」年輕人還在吼叫，也越來越激動。「這就是你如今的下場。你的朋友，這個大耳朵的老巨人，也要和你共赴黃泉了。他對我們一點用處都沒有。」

這強盜說著便拔出了劍，往兩個俘虜走去，後者被綁著坐在地上，完全無助。

尹喜雖然緊抓著翠魚的手臂，後者卻突然掙脫，想都不想就繞過火堆，跑進了山洞。那些人轉過身，驚訝地瞪著她。有幾人還伸手抽刀，以為自己受到了攻擊。

「你們這些惡霸，懦夫！」女孩憤怒地大喊。「別想碰這兩個人！他們是我的朋友，你們得先和我打一架！我才不怕你們的刀劍呢！快把武器放下，像真正的男人那樣戰鬥！」

想到自己得放下武器，赤手空拳地和這樣一個年輕女孩打架，這些人不禁大聲笑了出來。有幾人困惑地瞄著蓄鬍鬚的年輕武士，看他怎麼定奪。

就在那一刻，尹喜出現在山洞口，身形被火光照亮了。這些人看見他的制服，認出他是邊境守衛，立刻拔劍抽刀，然後才發現他其實沒帶武器。

蓄鬍鬚的年輕武士猶豫著，翠魚卻不理睬他，直接大步走向老子，

後者被五花大綁，嘴巴也塞住了，躺在地上。然而任何人仔細看，就會發現他的眼睛閃著饒有興味的的光芒。翠魚站在他身邊，小小的拳頭緊握著放在身側，依然滿懷怒氣。

「來打吧！你們就這麼怕我嗎？」她質問。「我可以和你們之中的任何一個人打！」

她在閃動的火光中舉起拳頭給他們看。

在公開場合受到羞辱而丟臉並不是一件好事。如果你身為強盜而號稱無所畏懼，碰到這種事則更糟糕。蓄鬚鬚的年輕人似乎已經自認為這群強盜的領袖，此時不管手裡是否有武器，當然都不願意像傻瓜一樣和這個勇敢的年輕女孩打鬥。不過話又說回來，讓她在手下的強盜之前這樣嘲弄自己，實在也是一種風險。他似乎下不了決心如何回應。

「你們有武器，他們沒有，為什麼還要把他們綁起來、蒙住嘴？」翠魚問。「你們這麼害怕他們要說的話嗎？」

「我們什麼人都不怕！」另外一個年輕武士回答。他的面色光滑，嘴唇豐厚，下巴滿是橫肉，一頭短髮中分。他走到地上的兩人身旁，拿出了塞在他們嘴裡的破布。

兩個俘虜立刻大笑起來，也不管自己還被反綁著。老子的笑聲低沉而開懷，好似一隻公牛突然從陰暗的棚屋裡釋放出來，奔到一片滿是綠草的原野上。宋遠笑得雙肩發抖，眼淚也流了出來。女孩原本還舉著雙拳，此刻卻被笑聲弄糊塗了。他們是在笑她嗎？笑聲在山洞裡迴響，彷彿是一陣快樂的暖風。

蓄鬚鬚的年輕武士看起來完全不知所措。他轉向尹喜，不耐煩地開了口。

「你又在這裡做什麼？」

關令也是滿面笑容。

「看見一群強盜敗在一個年輕女孩手下，真讓人開心哪，她的小拳

頭富含的膽量比你們所有人加起來都要多！」他這樣說著，不禁也暢懷大笑起來。

歡悅的笑聲溢滿了黝暗的山洞。

二、

到最後，終究是強盜領主宋遠理清了這個局面。他對著蓄鬚鬚的年輕武士開了口，後者此時已是又羞又怒，滿臉通紅。

「蘇林，」他好不容易緩過氣來。「你不明白，但是你抓到了這個老人，所得到的財富之多是你們任何人都無法想像的。」

「這話是什麼意思？」年輕人憤憤地說。「我可沒有看見什麼金銀財寶。你這個醜八怪老頭子，說話呀！你有什麼話說？你要如何讓我們富有？」

老子終於笑完了。他擦了眼淚，這才回答。

「快樂而和世界和諧共處的人絕對是最富有的！你們之中有誰曾經真正地快樂過？你們能回答嗎？如果你們遵循『道』，走上正確之路，內心就會充滿深沉的快樂，也能和自己以及世界和諧共處，而在這人世之外，你們也能和整個宇宙共鳴。」

「這個『道』是什麼東西？」另一人問著，一面還劍入鞘。「我聽說過這東西，它卻代表什麼？我想知道。」

「哈！我不能當場告訴你。能直接談論的道就不是真正的道了，」老子回答。「有時候，要談論什麼不是道反而比較容易。不過，在討論這一切之前，剛來的這幾位是客人，我們得先請他們吃點東西才是。去找點添火的乾柴，我們來煮茶吧。然後，這個勇敢的女孩會展示如何烹調美味的食物，我們也都能做朋友。」

接下來是很長一段時間的沉默。所有人都等著看這個名叫蘇林的年

輕人會如何回應。他看起來依然兇猛，憤怒於世間的一切。翠魚露出保證的笑容，顯示自己不會再挑戰他了。蘇林有些不安地報以微笑，坐下來，雙臂交抱在胸前。

等大家都在火堆旁邊舒服地坐好，喝著暖胃的熱茶之後，強盜們便催促老子解釋關於「道」的事。

「好吧，」他說著，一面津津有味地品茶。「我來稍微說一點關於道的內涵，有些人稱之為通往大德之路。」

「如果你能輕鬆地呼吸，吃得好，睡得也好，那就是道的大部份內涵，也是真正的生活方式。憤怒不會讓你獲得什麼。太努力去解決各種問題，通常只會造成更多的困難。」

「事實上，」老子繼續說。「我這樣嘮嘮叨叨也不是什麼好事！你們不需要像我這樣的老頭子來建立法規！好啦，到目前為止，單單說這一點關於道的事就夠啦。我們其實應該做的是輕輕鬆鬆地聊天，好吃好喝一番。」

沒過多久，他們就聊開了。隨著柴薪的添加，火光照亮了山洞，翠魚給大家盛了美味的湯，這次是用陳水殺好、清理好、交給翠魚和關令帶在路上的兩隻雞做的。湯裡有荸薺、竹筍、甘藍、大蒜、迷迭香和其他香料，還加了翠魚教大家做的餃子。

山洞中很快就滿溢著暢快的笑聲和關於美酒美食的各種有聲有色的話題，配著甘甜的山間泉水和許多杯的熱茶。

溫暖的火光照亮了喧鬧的山洞。

三、

第二天清早，老子起身，在做健身運動之前先去河邊梳洗。不久之後，他注意到身後的翠魚再次模仿著他的動作，又過了一會兒，她身邊

又多了關令和七個強盜。

健身運動旨在輕鬆而為，呼吸平緩。等他們使完「雲手」這一招，天上緩緩繚繞的雲朵彷彿也贊同他們的表現。時間不慌不忙地過去，萬事都不費力。

大家吃完早餐後，強盜們準備回到平原，遵循「道」而過著嶄新而質樸的生活。在他們離開之前，老子短暫地說了一段話。他們蹲在陽光下的山石上，仔細地聽著。他說了幾分鐘關於道的事，通往大德的路如以容易遵行，你只要跟著它，像孩子一樣慢慢走就好。他說，每個人都曾經年幼，卻忘了當小孩是怎麼一回事。老子說，人要堅強，就得先學著像水一樣柔弱。

「如果你們願意，就仔細聽吧，」他開玩笑地說。「不過，你們隨時都要記住，那些說話的人不一定懂，而那些確實懂的人從來不說。」

他停頓了一下，看著大家困惑的表情，不禁露出微笑。

「我向來就很多話。不過，如果你們願意，就稍微想想接下來這句話吧。如果你在乎別人對你的想法或看法，就永遠是他們的囚犯。學著做自己。偉大的作為奠基於小小的一舉一動。在複雜的事情依然簡單時就將之做好，困難的事也要在依然單純的時候完成。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你們可以踏出那小小的一步，走上新的道路，那神祕的通往大德之路。」

「這條路不一定好走，然而你們如果行動自然，不耗心力，不費神致力，就可以避免困惑。即使受到蠢笨的對待，也要睿智地回應。絕對不要使用暴力，即使受到挑釁也是如此。暴力只會造成更多的暴力，更會導致憤怒、痛苦和不滿。」

「要記住，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要記住，一旦你心滿意足，就能無比地富裕了。」

宋遠友善地在蘇林肩膀上捶了一拳，後者則感激地打他的背以為回

報。兩人又是朋友了。

一生一世的好朋友。

四、

老子捲好竹卷，清理了舖蓋。翠魚和關令把其他東西收拾好，把包袱綁到水牛背上。他們和七個強盜道別，後者跨在馬上，準備回到谷地裡的營區去開展新生活。翠魚給了蘇林一個微笑，彷彿在說：「別生氣了啊？」後者再度難為情起來。他最終抬起頭，直視著她，隨即雙手合十，低下頭來，似乎在說：「對不起！」

「真不幸啊，大師，我們現在不能偷你的竹卷了，」宋遠笑著說。「我們現在只能學會認字，將來才有機會多學習你的教訓。蘇林會是我們的老師，而他也答應，要在我們犯錯的時候一劍殺了我們！」

大家哄笑起來，蘇林又滿臉通紅了。他們催馬轉身，笑著捶他。然後他們離開了，消失在馬蹄聲和塵煙裡。

「好啦，」老子愉悅地說著，一面轉身面對朋友們。「我們去找玉匠，你們說，他住在東邊？或許他能幫我雕一隻美麗的玉水牛。這個諸侯國有許多玉匠嗎？」

「只有一個人有能力雕刻出這個翡翠魚飾，」翠魚很堅持。「陳水認得出這種雕工。我們必須找到那個曾經為皇室當差的玉匠。」

他們就這樣出發，走上朝東的大路。這天的天氣不錯，太陽在他們下山期間一直在天空裡炎熱地照著。在接下來的幾天中，他們不管走到哪裡，都會向人們展示那條項鍊的翡翠魚飾，詢問是否有人認得那種獨特的雕工。直到第三天的傍晚，他們才碰上好消息。

「啊，是了！」在稻田裡工作的一個女人說。她揹著竹筐，正在水田裡插著翠綠的稻秧。「我知道這是誰的雕工。這世上只有一個人有這

樣的好手藝。他住在那邊的村子裡，就在那座高高的峭壁下面。他的名字是譚國，盲人玉匠。他曾經很有名，現在只靠著幫人在壽誕或婚禮的場合雕刻木材或石料維生。他很老了。」

他們最終找到譚國的住處。那是高達一百多公尺的峭壁下方的一棟小木屋。玉匠的年老妻子正在煮晚餐，說他正在屋後的工作坊裡忙著。她露出無牙的笑容，讓他們走過滿是沙礫的後院。

年老的譚國飽經滄桑。他正忙著把一塊木頭刻成手掌大的烏龜。這是一塊美麗的暗色硬木，烏龜看起來已經栩栩如生。他聽見有訪客，便停了手裡的工作，詢問來人的身份。他的老臉上滿是擔憂的皺紋，頭髮和鬍鬚都因為年事已高而又細又白。

「其中一位客人是老子，」他的妻子介紹。

「我聽說過這個人，」老人說。他盲目地用緊閉而充滿皺紋的眼睛瞪視著。他看不見，雙手卻持續刻著木頭。「大師，如果你真是我認為的那個人，我們實在歡迎你的到來。」

「這位客人是個女孩，她說，你可能雕過她這條項鍊上的墜飾，」玉匠的妻子說著便讓翠魚取過頸上的項鍊，把翡翠魚塞在他厚實多繭的手裡。「這是一條用翡翠雕成的魚。」

老人的手指撫弄著魚身的線條和光滑的鱗片。他急切的臉皺成一副熟識的笑容。

「啊，是的，沒錯！」他說。「這是我的作品！」

他的笑容隨即轉為警覺，手裡繼續撫著翡翠魚飾。

「可是，妳是誰？」他低語。「妳為什麼來這裡？當初就是這條魚毀了我的事業！」

「大叔，我是來找你的，」翠魚說。「因為我不知道自己是誰，又為什麼會有這條項鍊。」

「這條翡翠魚是我為諸侯周興雕製的，」老人說。「我接到嚴厲的

指示，這個首飾必須獨一無二，聽說是他要給妻子周后的妹妹的生日禮物，也就是美麗的芳蓮。周后知道這件事的時候大為震怒。她生氣是有理由的，因為芳蓮非常漂亮，宮廷裡所有的人都仰慕她。」

「妳知道，周后是個強勢的女人。她的許多朋友都有權有勢，很快就有人通知我，要我儘快收拾家當，逃離宮廷。」

「當然，我直接去找了當皇上的諸侯。『萬歲爺，』我說。『您要我雕製這條翡翠魚，一件美麗的藝術品，而現在我卻被驅逐了。這是怎麼回事？』『我了解你的感受，』皇上回答。『可是我也無能為力。這裡有一袋金子給你和家人維生，確保你能安度晚年。可是我妻子反對你繼續待在這裡，我也不能為你做什麼。很抱歉。』」

「你知道，這就是宮廷裡的作風，」玉匠說。「我學到了教訓，不管他們多麼欣賞和支持你的藝術，不管你看起來多麼傑出而成功，都應該盡力避免為皇室工作。我現在為這裡的孩子們做玩具，製作人們喜歡的木雕，反而更為快樂，即使他們不能支付我過去在宮廷裡獲得的那種報酬，也沒有什麼關係。」

「芳蓮後來怎麼了？」翠魚問。「我怎麼會有她的首飾？」

「啊，這件事，我就知道了，畢竟我和妻子在第二天就匆忙離開了宮廷，」老人回答。他一手撫著滿是皺紋的下巴，另一手還握著美麗的翡翠魚。「朋友，今晚歡迎你們都住在這裡。我的工作坊既溫暖又舒適，有足夠的地方讓你們打開鋪蓋，也請你們和我們共進晚餐。我妻子是個好廚子，能請你們吃飯是我們的榮幸。」

五、

第二天早上，翠魚醒來之後沒有起身，任由老子去水泵旁梳洗，然後去峭壁下方的花園裡做健身運動。她只是躺在那裡，思索著前一天晚

上用餐時聽到的對話。

當然，晚餐桌上談到了周后和孔雀宮。老子在成周附近的洛陽當守藏史的時候已經熟知孔雀宮的生活步調。玉匠也告訴大家，那裡的宮殿十分壯觀，裝飾華麗，而儘管攝政的周興喜歡別人稱他為皇上，真正從太皇后那裡承襲皇位和所有政治權力的卻是他的妻子，老成深算而擅於權謀的周后。周家是宗室，眼線四通八達，家族的人脈關係遍佈整個帝國，各個諸侯都有錢有勢。周后個性冷淡，高傲無比，現在是這個諸侯國的主人。

儘管如此，玉匠對客人們說，周后和她丈夫所面對的一大問題是他們沒有子嗣，這讓周后更為憤世嫉俗，也更喜歡總攬政事了。

「和他們相比，我們有兩個兒子，」玉匠的妻子譚娘說著，順手端過一盤鮮蝦豆腐炒麵。「他們兩人都善於雕刻，現在搬到東方去住了。我想，他們不想距離皇室太近，以免周后會找麻煩。」

「唯一能抗衡周后的人是卞成，」玉匠譚國說。「他是孔雀宮和周室朝廷之間的使節，也是個好人。他每年總要去成周好幾次，我想，大師，他就是在那裡認識你的。他甚至去過那個令人望而止步的秦國，在西方出過秘密任務。當初就是他贊助這個給芳蓮的翡翠魚雕製。」

「那是在芳蓮出事之前，」玉噲的妻子譚娘說。「聽說在我們離開之後，芳蓮做了不名譽的事，後來就離開宮廷了。」

老人犀利地看著妻子，再度開口。

「妳知道，我們其實對這件事一點也不了解。我們不知道她到底做過或沒有做什麼事，為什麼離開宮廷，又去了哪裡。我們很喜歡她。她是個美麗迷人的女子，遠比她那陰險的姐姐更討人喜歡。可是，這一切都是過去的事了。我們只是安靜地住在這裡，不想重提舊事而引出更大的風波。過去的事就應該忘掉，還是活在當下比較重要。」

「活在當下是一件好事，」老子說。

「大師，」譚國說。「我知道您是誰。請收下這隻硬木雕成的水牛當禮物吧。」

他的妻子伸手到廚房架上的一排木雕動物之間，拿下一隻栩栩如生的黑色水牛雕像，看起來就像老子的那隻水牛。

「我的妻子說，」老玉匠再度開口。「在後院吃草的那隻水牛和您非常親近，我妻子譚娘也很喜歡牠。請收下這個水牛像，這是我去年用印度南部的硬木雕的。我也很喜歡水牛。」

「我通常不會讓各種東西添加自己的負擔，」老子回答。「不過，這個雕像特別精緻，你全心要奉獻，我也感激地接受。等我將來旅行的時候，或許關令和他的妻子會願意為我保管它。」

關令寬容地同意了。

翠魚思索著這一切，許久之後才起身。

六、

「老子大師，請多教導我們一點關於道的事，」吃完早餐之後，玉匠的妻子譚娘說。窗外的樹上有一隻鳥愉悅地啁啾，鳥鳴聲伴隨著金色陽光傳入小屋。「我們希望生命和諧，不再憂鬱於日常生活。」

「我最近寫了一段話，」老子說著，便朗讀起來。「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顧大制不削。」

譚國拼命點頭贊成。

「我同意！」他說。「好的工匠並非總是剝損物料。他只是深知要在哪裡去除多餘的東西。」

「如果真是這樣，」譚娘笑著說。「那你的工作坊為什麼總是一團

混亂，有待清理？」

大家都笑了。

七、

「你們接下來有什麼打算？」玉匠的妻子譚娘問。她忙著做麵條，準備配著加了碎薑和自家種的甜椒和竹筍的燉鴿吃。

「我想去孔雀宮，」翠魚說。「我想知道芳蓮發生了什麼事。我這個翡翠魚飾是特別為她雕製的，所以，她如果還在世，應該會知道這個墜飾怎麼會落到我手上，我又怎麼會被遺棄在山坡上，若不是被人發現就絕對會凍死餓死。」

「當初使節卞成要我為皇上雕製翡翠魚的時候，同時也訂製了一個白玉獅子給他自己的兒子，」玉匠譚國說。「我還沒有來得及把獅子送去給他，就被趕出宮廷了。」

「誰知道呢？如果你們要去周后的孔雀宮，或許在途中也會遇到卞成。如果真是這樣，他也還在世，我想請你們順便交還屬於他兒子的白玉獅子。」

譚國蹣跚地去了工作坊，回來的時候拿著一隻美麗的玉雕獅子。怒吼的獅子露出滿嘴利牙，不過獅子就是這副模樣。任何人仔細看著這隻石獅，都會覺得牠雄美動人，壯碩的頸邊圍著一圈白色鬃毛，看起來威猛有力，又足以保護牠最珍視的一切。牠眼神凌厲，姿態威嚴。翠魚對這隻白玉獅子又愛又敬。

「他要怎麼付你酬勞呢？」翠魚問著，一面接過譚國小心包在絲巾裡的白玉獅子。

玉匠笑了起來。

「有些東西是不需要酬勞的。這是許多年前的事了，而他是一個好

人，卻因為必須為自己無法信任的諸侯辦事而很不快樂。就算我真的需要酬勞，我只希望能在將來的哪一天知道，他的兒子有一樣美麗的東西陪伴他。我希望這個白玉獅子能帶給他和家人好運。」

八、

第二天，他們在玉匠小屋外的陽光下向老夫婦道別。在他們離開之前，譚國把一座嬌小玲瓏的象牙拱型城門給關令做禮物，這是他用一整晚的時間雕出來的。尹喜被這樣貴重的禮物感動得不得了，譚國卻不肯接受任何報酬。譚娘握著丈夫多皺紋的手，他則用另一手撫著老子那隻水牛的背。

「你們二位哪天一定要來我們家住，」關令說。「這只是五、六天的路程，而且，你如果願意帶一些雕刻的成品來，我們在邊境小鎮上一定可以幫你找到許多顧客。許多來自西方的商人在鎮上買賣，他們對你這樣精緻的藝術品一定會趨之若鶩。」

「我們不需要錢財，」曾為皇室工作的玉匠回答。「不過，我還是要謝謝你的好意。我們聽說過你的邊境小鎮，也很想去拜訪，卻只是為了遊覽和訪友，而不是做生意。」

「要去孔雀宮，你們得朝北走，」他妻子譚娘指著向北的大路說。她隨即拿起腳邊的一個籃子，為他們裝滿食物和飲水，放到水牛背上的包袱裡，以備旅程不時之需。

「請記住，」她說。「在天堂湖畔歇歇腳。你們會順道經過，那是這一帶罕見的美景。」

她丈夫拼命點頭同意。

「我聽說過那個地方，」老子說。「也一直想去那裡釣魚。」

他們再次謝了老夫婦，便離開了。

九、

他們走了兩天，終於抵達當初在陡石峽的關口所看見的那片廣闊原野。山間奔流的各種溪澗在這裡匯集成一條大河，在原野上懶洋洋地迂迴蜿蜒，呈大弧形繞過鄉鎮邊緣，灌溉著低平谷地中央的無數稻田。

他們沿著河走到一個滿佈沼澤的彎道，那裡便是老子一直嚮往的地方。他說，許多年前，自己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曾經到過這裡。

這就是天堂湖。

湖的面積極大，你得爬到湖邊的樹頂，才能瞥見另一邊的湖岸。弧邊長滿蘆葦、水草和蕨類植物，庇蔭著上千隻野生鴨鵝。長腿鷺鷥和白羽鸛鳥優雅地在淺水處覓食，挑撿著小魚和草籽。蒼鷺懶洋洋地振翅掠過水面的漣漪，同樣在找魚吃。

他們經過岸邊的一條小船，船上有個眼光銳利的老人正在釣魚。他有兩隻馴養的鸕鷀，此時給牠們的頸子上套了項圈，讓牠們入水找魚。這種特製項圈讓兩隻鳥不能吞魚下肚，只能回到船上，讓老人把魚從鳥頸中掏出來。

就在那一刻，一隻鸕鷀飛回來，長頸中的大魚還在扭動。老人解開項圈，從船上的袋子裡拿出一條小魚給牠吃，以為報酬。第二隻鳥同樣帶著大魚回來，也同樣獲得了食物。老人隨即轉向岸上的三個旁觀者，把腳邊還在憤怒跳動的兩條活魚送給他們當禮物。

「這種捕魚的方法真聰明啊！」尹喜仰慕地叫著。他涉水走到小船邊道謝，接過了魚。

「這一帶都是這樣捕魚的，」老人開心地笑著說。「鳥比我們更擅於捉魚，也是我們的好朋友。我們照顧鳥，牠們也照顧我們。」

他們除下水牛背上的包袱，後者能泡在淺水裡，高興得不得了。水

牛喝了水，便躺在湖邊泥濘的淺水裡，不時翻滾幾下，三個疲倦的旅人則生火烤魚，然後躺在寬葉樹叢陰涼處的沙地上休息。

他們飽餐之後，附近一個村子的孩子們跑了過來。他們是兩個滿臉髒兮兮的小男孩，還有兩個愛笑的高個子女孩。四人都帶著釣魚竿和竹籃。老子和他們聊天，後者便問他是否要一起釣魚。老子說，他最喜歡的就是這件事了。翠魚過去看著他們，只見一個小男孩把自己的釣魚竿借給他，一個女孩則向這個大耳朵的巨人展示如何繫魚鉤，又在魚鉤上放了一條肥蟲做餌。

女孩們看著這個高大的陌生人揮竿拋餌入水，不禁咯咯笑了起來。他們摒息等待著，看看這個奇怪的老人會釣到什麼魚。過了幾分鐘，釣線被扯動了，老子便興奮地扯線，釣上了一條肥大的鯉魚，鱗片在陽光下閃爍著。孩子們鼓勵地拍掌喝采，大師便繼續嘗試。

第二條魚甚至更大一些，孩子們都來幫忙捉住這條喘氣的怪物。老子想把大魚給孩子們，他們卻害羞地笑著拒絕了。到最後，他們終於收下了較小的魚。大師向孩子們鞠躬致謝，孩子們也笑著回敬，然後高興地揮手作別，繼續探索別處的湖岸了。

「如果你能像孩子一樣，」老子半是自言自語地說。「用孩子的眼光來看世界，就能理解道的簡單，通往永恆大德之路。」

湖邊很暖和。那天傍晚日落時，他們在湖岸做完健身運動，便安穩地睡著了。黝暗的天空中沒有月亮，成千上萬顆星星光亮地閃耀著。唯一打擾這片寂靜的只是天堂湖邊聒噪的蛙群和樹林裡啼鳴的貓頭鷹。

第二天傍晚，他們便抵達了周后的孔雀宮。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
故令有所屬。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道德經》素樸章第十九

第六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其事好還。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果而勿矜。

——《道德經》不道章第三十

一、

周后的宮廷建築佔據了整個小鎮。三座皇殿前面是一個湖，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卻和他們前一天到過的天堂湖很不一樣。這個湖比較小，水面也比較平靜。湖邊是礫石步道，遍栽著仔細修整的垂柳。碧藍色的水上有天鵝和鴨群游泳，不時在裝飾得美輪美奐的橋下漂過，或是經過漆得整齊美觀的亭台樓閣，持續呱呱啼鳴。湖岸上有成群的異種鳥類怪模怪樣地漫步，好像在彼此監視，又像在巡邏保護自己的家族。

小鎮在湖的另一邊面對著皇殿。鎮外是寬闊泥濘的大河，為人工湖提供了水源。鎮上大部份的商務似乎都和皇殿以及宮廷的維持有關，街上卻沒有什麼生意。

三個旅人停在一家茶舖前面，後者號稱是孔雀皇殿專屬的茶葉商。兩個穿著藍色長絲袍的美麗女子為他們送上精緻的小瓷杯，然後在桌邊跪下來倒茶，茶點則是小塊的蜂蜜米糕。

三人問起皇上和皇后，兩個女子看起來驚訝無比。

「你們沒有聽說嗎？」一個女子說著，停了手裡倒茶的動作，不讓細細的棕色水流繼續從茶壺中湧出。壺上的裝飾圖案是在檸檬黃草坪上漫步的藍色孔雀和宮廷人物。「皇上和皇后都過世了。這是不到三個月之前的事。」

「周后許多年來一直病著，」另一個女子說著，順手端過米糕請他們享用，自己還不忘記偷偷拿一塊放入脣形姣好的嘴裡。「她去世的時候非常安詳，然而整個宮廷有好幾個月都滿是流言和騷動。眾位太醫對她的病況都束手無策。」

「她的過世是她此生中唯一安詳的時刻，」第一個女子狡獪地說。「我不認為鎮上有許多人哀悼她的死。」

「攝政的周興卻是傷心欲絕，」另一個女子說。「他宣佈了三個月的喪期，參加她的葬禮的時候也看起來憔悴不堪，失魂落魄，一副可憐人的模樣。」

「而且，不到三個星期，他也死啦！」第一個女子做了結論，一面倒了更多的茶。「當然，許多人懷疑他被下了毒，這也是理所當然！」

老子笑出聲來，差點潑了茶水。

「可是，根據宮廷藥師的說法，他的死沒有什麼可懷疑的，」第一個女子繼續說著，不覺得自己的話有什麼好笑。

「再吃一點米糕吧？」端著茶點的女子問。「你們是從外地來的，對吧？」

「對，」翠魚說。「我們在找周后的妹妹，芳蓮。」

兩個奉茶的女子驚訝地對望一眼。

「我不知道周后竟然有一個妹妹！」第一個女子嘟著嘴說，又倒了更多的茶。

「宮廷怎麼樣了？現在是誰當政？」翠魚問。

「我們現在沒有人當政啦！」另一個女子咯咯笑起來，又開始勸他

們吃米糕，這次卻沒有自己偷吃了。「我們沒有皇上還好一些。宮廷的大臣和顧問們都到山上去啦。許多人認為他們掏空了皇室的錢庫，把金銀財寶都留給自己用了。」

「那些皇殿幾乎是空的！」第一個女子說。「如果你們想在茶鋪住宿，我們有空房間，不過，老闆會收很多錢喔。」

尹喜付了茶錢，謝了兩個美麗的女子，三人便離開了。

二、

等他們繞過湖，接近三座皇殿的時候，太陽已經要落山了。這是三座用紅漆木製成的巨大樓閣，一邊則是高聳的紅色碉樓。皇殿前面是正式的花園，後面似乎是一片樹林和低矮的丘陵。

他們慢慢走近，發現這一切都空蕩而寂寥。水牛在前面領路，一面羨慕地看著那個精緻的人工湖。牠很想在傍晚過去泡泡水，卻似乎意識到這不合體，他們便繼續前進，穿過入口處的寬闊石拱門，往前走著。

皇殿似乎完全被遺棄了。三個旅人環顧四周，驚異地看著孔雀們在草坪上自由漫步。大部份是翠藍色的公孔雀，展現著自己燦爛的扇形尾羽。另外有一些是比較暗淡的灰棕色母孔雀，此外只有三隻是純白色。幾隻孔雀尖叫著，彷彿在抗議三人的到來。

典雅的花園經過仔細經營，杜鵑、山茶、柑橘樹叢和大片大片色彩斑斕的牡丹都在花團錦簇地綻放著。博學的老子說，這些可能是洛陽來的品種。花床前的一個老園丁停了手裡的工作，驚訝地看著他們。

「三位客人，你們是宮廷的人嗎？」他問。「這裡沒有人了。大家都離開了。」

「現在是誰付你工錢？」老子問。「你是這裡唯一的人嗎？」

老園丁笑了起來，放下手裡的花鏟，摸著稀疏的鬍鬚。他除下寬闊

的草帽，用紅手帕擦著眉梢的汗水。

「大人，我們在這裡幾乎不需要工錢，一切都是自家生產，自給自足。三位客人，我不是這裡唯一的人，有些僕人也留了下來。總得有人來照顧這些皇殿，保護它們不受外人入侵，對吧？」

他們找到一個沒有堵住的側門，走進花園正中央的寬敞皇殿。木造的大廳黝暗無聲，一間間都是空的。三個訪客的脚步聲在打磨得光滑無比的石地板上激盪出回聲。他們登上漆成紅色的木階，走向樓上的皇族住所。紅漆的牆面有金色的雕飾，垂著吊穗的絲質壁畫展示著狩獵的場景。銅劍和彩繪的長矛裝飾性地掛在兩邊。

他們好奇地走過一間又一間廳堂。最後一個大廳是緊鄰皇后臥房的私人起居室，他們在這裡發現一個極老的女人坐在墊了暗綠色絲枕的高背竹椅上。她瘦骨嶙峋，滿臉皺紋，卻挺直了身子，轉頭想看看這些來人是誰。她蒼白的眼睛因為年歲而有些斑黃。

「夫人，您是誰呀？」老子先為他們的闖入而道歉，然後才問。

「我是穆菊，」老婦人回答。「我是皇室聘用的乳母，不過他們現在都離開了，我也沒有什麼人可照顧了。」

「妳對皇室一定相當熟悉，」翠魚好奇地問著，走上前來，握起老婦人的一隻手撫摸著。

「啊，一個年輕女孩，」老婦人平靜地回答，一面讓翠魚輕撫她的手。「孩子，妳的聲音讓我想起一個人。」

「是啊，我很幸運，能在宮廷待了這麼多年，畢竟我很老了，眼睛也看不分明了。皇后要把我趕走，她從來沒有孩子，便痛恨我的存在，特別是因為我自己有孫女照顧，一個名叫黎波的可愛女孩。幸好身為攝政的周興不肯讓我離開。」

「這對宮廷的人來說，一定是個好消息，」老子說。「我認得妳，也知道妳在成周的宮廷有非常好的名聲。」

「大人，您是誰？」她問。「我認得你低沉的聲音。我曾經在洛陽做事，聽說過一個擔任守藏史的老子。他談論關於道的事，那卻是在我還年輕，還在為成周的太皇后的孩子們當乳母的時候。」

「我記得那個場合，」老子說著便笑了起來。「穆菊，我想，妳大概是那裡唯一的一個對我的話有興趣的人了。夫人，妳的孫女現在怎麼樣了？」

「啊，大人，如果我知道她的下落，就會太開心了，」穆菊難過地說。「皇后的妹妹出事之後，她突然離開了。芳蓮和我的孫女黎波是非常親近的朋友。芳蓮失蹤的那一天，我親愛的孫女也不見了，我再也沒有聽說過她的消息。就好像她已經死了一樣。」

翠魚伸手到頸邊，解下自己項鍊上的墜飾，隨即開了口。

「夫人，您認得這個嗎？」

她把綠色的翡翠魚放在老婦人多皺紋的手裡。

三、

老婦人仔細地檢視翡翠魚的雕工，又將之舉在視線朦朧的眼前。她多骨節的手慢慢翻轉著這個墜飾，小心地感覺著平滑的魚鱗、魚鰭和魚尾，最終因為認出這東西而顯露驚訝的笑容。

「翡翠魚！這是為芳蓮訂製的首飾！她本身就是一樣寶物。孩子，妳是怎麼得到這東西的？」

「這就是我希望在這裡發現的事，」翠魚回答。「難道這個首飾沒有交給皇后的妹妹芳蓮嗎？」

「芳蓮沒有孩子，」老婦人喃喃低語。「她在離開之前必須把這個禮物還給周興，他當初給她這個首飾，引起了好大的一陣風波。使節卜成把翡翠魚帶回來的時候，我也在場。皇上怒氣大發。有好多天，他只

是在皇殿裡四處蹂躪，我還以為石地板都要給他踏碎了。連皇后都害怕起來，這表示事態很嚴重，畢竟她自己的脾氣很壞了。」

「當然啦，我們都知道事情的真相。真相是，皇上愛上了芳蓮。而周后也因為丈夫送這樣美麗的項鍊給自己的妹妹而憤怒異常。她恨不得當場就毀掉這個首飾。」

「可是，夫人，芳蓮後來怎麼會出事？」翠魚問。

「啊，這件事我就不知到了，我想我們永遠也不會有答案，」老婦人說著，手裡依然愛撫著翡翠魚。「妳也想像得到，宮廷裡滿是各種流言和猜測，卻沒有人知道事情的真相。唯一可能知道的人是使節卞成，他是有名的正直人，受到大家的尊敬。不過，遺憾的是，僅僅在兩年以前，他在出使秦國之後傳染了高熱，因此而過世了。他當時想協調周后和秦國諸侯之間的一項約定。」

「我聽說過那次出使，」老子說著，一面拉著自己的大耳朵，點著大頭。「我不知道使節卞成過世了。妳說得沒錯，他是個好人。」

「所以啊，孩子，」穆菊說著，把寶貴的項鍊還給翠魚。「除非妳是從皇上那裡偷到這條項鍊，而這也是不可能的事，否則我真不知道它為什麼會落到妳的手裡。」

翠魚告訴老婦人，她當年是怎麼被人遺棄在山間，身上裹著貴重的披肩，還戴著這條項鍊。穆菊急切地聽著這一切，卻不知道當初發生了什麼事。

「我知道那條披肩，也曾經思索它到哪裡去了。你們可以在這裡住下來，」穆菊說。「皇殿現在有許多空房間。廚子和其他的一些僕人決定留在這裡，所以我們的三餐不成問題，該有的食材都有園林提供。我很高興有人作伴。或許你們在尋找芳蓮的過程中，也會聽說我的孫女黎波的下落。我很想知道她的消息。」

老婦人矇矓的眼中湧出淚水，用繡有暗紅玫瑰的棉質手帕擦著。

四、

「夫人，您的丈夫在哪裡？」尹喜一直專注地聽著老乳母的故事，此刻開口問。老子也在聽，卻同時在房間裡四處走動，檢視著牆上掛的字畫，拿起架上的飾品把玩：瓷碗、木盒、小型象牙雕像等等。

「正是因為我可憐的丈夫，我才會在這裡、而不是成周，」穆菊回答。「他從洛陽被派到這裡當宮廷的警衛。他是個勇敢而受歡迎的警衛隊長，大家都說他將來會當將軍，他卻在北方邊境守衛的時候死於一次突襲。敵人是秦國的軍隊，想偷渡入境。」

「妳現在眼睛不好，皇室的人都離開了，所有的家人和朋友也都不見了，日子一定很難過吧，」老子說著，一面打量著一幅皇族騎馬出戰的肖像。

「大人，日子有時候確實很難過，」老乳母溫和地笑著說。「不過我還過得下去。這裡有人照顧我，還有可愛的白貓作伴。」

地上一個籃子裡的白貓聽見自己的名字，伸了個懶腰，踱步過來等著主人介紹。

「僕人們都是我的好朋友，」她繼續說著，伸手撫著白貓的耳朵。「我的一生基本上很快樂。大人，我聽過您關於道的演說，也試著在自己的生活中實踐那些原則。我在這世界上唯一的遺憾是沒有孫女黎波的消息。我只想知道她到底是生是死。」

那天傍晚，三個旅人在兩間客房裡打開鋪蓋。翠魚住的是芳蓮當年的臥室，老子和關令則共用隔壁的房間。

芳蓮的臥室裡沒有任何線索顯示她可能的下落。房間的陳設簡單，傢俱都是暗色木料。只有暗紅和翠綠的精緻絲質床罩展現出她的一點個人風格和品味。

他們上床休息之前，享用了一頓豐盛的晚宴，來自皇室農場的新宰豬肉和朝鮮薊、甜蔥、碎薑和豌豆一起烹煮，後者都是皇殿花園和溫室的收成。老園丁和他們一起用餐，另外還有幾個僕人，多半都很年長。大家回憶著往事，閒聊之間充滿歡笑。

大家對這個大耳朵的老年陌生人也很感興趣，穆菊已經介紹了他的智慧和關於道的博學。他們請他多發表一點意見，也不管老子抗議自己沒有什麼大道理可以傳授，只有一點聽起來矛盾而又充滿爭議的簡單構想。年老的僕人們不同意這種謙辭。對他們來說，道再合理也不過了。

在那之後，翠魚在陽台上一直到夜深。在上床之前，她凝視著黯暗的湖水和黑夜中幾乎看不見的小鎮上偶爾映現的燈火。她對老園丁的反應感到驚訝，後者和她交談時似乎很不自在，就好像他害怕她似的。她不禁猜想自己是否說錯了什麼話。

她的思緒隨即轉到芳蓮身上，又猜想周后的這個妹妹如果還在世，現在會到了哪裡呢。她思索著芳蓮當年可能在這間臥室裡戴過的翡翠魚首飾，如何又為什麼會神秘地落到她的手裡。

她在寬敞的臥室裡搜索了各個精雕細琢的櫥櫃和抽屜，卻沒有找到什麼線索。

五、

到了早上，老子消失在皇室的書房裡，想來是為了繼續寫作。尹喜到人工湖邊的花園去和老園丁聊著園藝的事。在此同時，翠魚趁機留在皇殿裡，和乳母穆菊做進一步的談話。皇殿的育兒室空空蕩蕩，沒有任何孩童、玩具、床鋪或衣物的蹤跡，看來實在讓人難過。她握著老婦人的雙手，溫柔地撫摸著，問起後者在洛陽的童年。

「啊，那是許久以前的事了，」乳母穆菊悵惘地說。「我和哥哥們

曾經為宮廷的大臣們跑腿。我們的父親是成周皇廷的僕人，層級卻相當高，是皇室的管家。皇室的人信任他保守秘密，經常讓他上路遞送重要的訊息。我記得，他有一次帶我一起出門，坐上河裡的大船。我忘記是哪一條河了，也許是偉大的黃河吧，簡直像海洋一樣寬廣。當時的一切都很新奇而刺激，我也歡喜於有機會和父親獨處。」

「那感覺應該很棒吧，」翠魚說。「我也希望能在成長時有父母親作伴，還有像您這樣的一位祖母。」

「妳隨時都可以把我當祖母呀，」穆菊笑起來。「我老了，現在當祖母並不難。」

「多說點關於芳蓮的事吧，」翠魚說。「她是什麼樣的人？為什麼就這樣消失無蹤了？」

「芳蓮是個可愛的小女孩，」乳母回答。「我照顧她，還有她的姐姐周后。周后年長一點，總是對周遭的人頤指氣使，芳蓮卻討每個人的歡心。她總是蹦蹦跳跳的，喜歡對我、對小狗和所有的洋娃娃唱歌、說故事。她長得也很漂亮。」

「後來，攝政的周興，也就是周后的丈夫，要求大家稱他為皇上，他特別喜歡妻子的妹妹，我想，這讓周后氣憤異常。妳戴的這個翡翠魚飾是特別為芳蓮的生日訂製的。我記得玉匠收到了特別的指示。」

翠魚告訴老婦人，他們如何找到玉匠和他的妻子。

「他提到自己還為使節卞成的兒子雕了一隻白玉獅子，」她說。

「我不知道這件事，」穆菊回答。「我只知道，皇后因為芳蓮的翡翠魚禮物而氣得半死。不過，這並不是芳蓮離開的原因。另外應該還出了什麼不名譽的事，大家卻都不知道內情。只有使節卞成知曉細節。我看過皇上周興和使節卞成在陽台上嚴肅地談話，周后則躲在自己房間裡生悶氣。」

「在那之後，有一天，芳蓮就這樣失蹤了，我的孫女是她最好的朋

友和女僕，也跟著不見了。我們探問她們的下落，得到的答案只是芳蓮被皇上送走了，今後誰也不准提她的事。周后似乎很開心，皇室的生活後來也恢復正常。然而我們的心都碎了，就好像聽見兩樁死訊似的。我們不知道這兩個女孩發生了什麼事，又可能去了哪裡。大家一點消息也沒有。」

六、

晚餐期間，老子對穆菊、廚子和其他僕人說起了自己當天的寫作。他似乎滿意於自己的進展，卻又說，這是他漫長而平淡的一生中，到目前為止最困難的一項任務了。

「道很簡單，」他說。「要描述道卻很困難。有個好辦法就是儘量少用文字。最好的辦法就是什麼都不寫！」

他大笑出聲。

「妳知道，」他繼續對廚子說著，後者是個面色紅潤、圓臉而微胖的婦人。「這隻雞實在是好吃極了，然而如果佐料用得太多，烹煮的時間太久，就可以徹底毀掉這道菜。我今天下午寫作的時候，心裡想的就是烹飪這件事。」

「大師，你寫的是菜單嗎？」廚子問。「我喜歡收集新菜單。」

「這比較像是給君主的菜單，」老子說著，一雙棕色的圓眼珠裡閃著饒有興味的的光芒。「我幫妳唸幾句吧？」

「好啊好啊，大師，」廚子回答，一面給他端上用新鮮蕃茄、大蒜和嫩黃瓜以及甜椒醬清炒的麵條和腰果。

老子開了口。「『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廚子對大師露出笑容。

「或許您會讓我來治理國家，」她說著，兩人便大笑起來。

「至少沒有人會挨餓啦，」她又加一句。

他們隨即開動，所有對話在接下來的幾分鐘之內中斷了。

「道只能用於君主，像周后和周興一樣的皇后和皇上嗎？」老園丁過了一會兒才問。「或者，它也適用於我們這種普通人？」

老子又笑了起來，順手從大陶鍋裡盛了更多的美味雞肉和麵條。

「我們都很普通，」他宣佈。「我們出生，學習，養育子女，步入壯年、老年，最終死去，這有什麼好稀奇的？通往大德和常樂的路為什麼不能適用於每一個人？正因為道適用於我們每一個人，所以才重要無比，值得君主的重視。」

「大師，您能多說一點嗎？」廚子問。「說說您對於養生的菜單，或許我可以和您交換一些好菜的食譜！」

「這樣吧，我來說說今天下午在安靜的皇室書房裡寫的東西，」老子回答著，一面放下碗，小心地擦著手指。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歛繫焉；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我很喜歡這段文字，」乳母穆菊說。「你知道，我一向就喜歡小孩。」

七、

「使節卞成確實有個兒子，對吧？」那天晚上，翠魚在回房休息之前問穆菊。

「對，孩子，」老婦人回答，因為有機會和年輕女孩聊天而歡喜。

「我想，他大概比你大一兩歲。他的名字是卞青，一個聰明、好心腸的孩子。皇上很喜歡他，可是，卞成過世之後，他的妻子帶著卞青和他妹妹搬回東方去了，讓我們都很難過。誰知道他們現在的下落？大家都離開了，這裡也沒有君主了。整個孔雀宮只是一座空城。」

「聽說周后有一個孔雀模樣的皇座？」翠魚問。

「妳沒有去看看嗎？」乳母驚訝地回答。「我們非得讓園丁帶妳去參觀一下才行，很值得的。我自己很想帶妳去，卻因為看不清楚而老是摔跤。」

那天下午，老園丁帶女孩去看孔雀皇座。皇座大到幾乎佔據了最小的那個皇殿，簡直就像一間小型寺廟，黝暗而多塵灰，畢竟有好幾個月沒有人用了。老園丁開始點燃沿牆放置的許多盞小油燈，翠魚也幫忙，到最後，一百零八盞小小的火苗終於閃爍著照亮了整個皇殿。當然，古老的木牆上滿是華麗的孔雀雕飾，到處都是或坐或站的孔雀圖案，漆成燦爛奪目的藍色或綠色，或是用白木精雕。

豪華的皇座位於皇殿中央，漆成金色，扶手卻雕刻成孔雀翅膀的形狀，高高的椅背則是呈扇形開展的藍綠色木雕孔雀尾羽，好似真正的孔雀，尺寸卻更大。

翠魚想過去坐在皇座上，卻被老園丁阻止了。

「只有皇室的人可以坐在這裡，」他說。

「可是現在沒有君主啦，」翠魚說。

她不想冒犯老園丁，後者面對她的時候似乎還是很不自在。她只是繞著皇座走了一圈，驚異地凝望那炫目的色彩和精緻的雕工。

八、

接下來的三天，翠魚幾乎沒有怎麼見到大師，後者每天都在皇室的

書房裡用筆墨寫作。每天早上，她和乳母會去花園散步，坐在陽光下的湖邊聊天。她們談了許多事，穆菊也喜歡說起過去，那些古老的戰爭和戰士，即使在宮廷裡的生活也不安寧，充滿騷動。她的故事中同時有著喜悅和苦楚，翠魚心想，或許這就是老年人的生活，他們活過了這麼多的悲歡離合。

第三天傍晚，她去書房看大師。

「啊，翠魚來打擾我了，」身材高大的老人在一堆竹片面前高興地抬起頭來。在女孩眼中，他在竹片上的字跡非常漂亮，龍飛鳳舞的筆劃像細緻的流水一樣順暢地奔瀉，看起來像落葉，又像沿樹生長的常春藤蔓。她突然覺得自己也想能這樣讀寫。這應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了。

書房明亮而空氣流暢，幾張大桌子讓人能自由自在地展開卷軸閱讀或書寫。牆面滿是一層層的架子，成堆的竹卷寫著各式各樣的文字，沒有書架的地方則掛了字畫。三面牆上還有大型窗戶透入明亮的日光，南邊的人工湖和遠方無盡綿延的山丘形成一片動人的美景，還有他們來時走過的大路。

「孩子，我一生中大部份的時間都在這一類的書房裡度過，每天就是參閱各種文件、傳記、詩文、歷史和書信，而我又學到了什麼？」

大師嘆了一口氣，對翠魚露出微笑。

「不要寄望在圖書室裡找到滿足，」他警告。「我怕自己寫的只是另一篇類似的文件，只會堵住人們的腦子。與其讀這種東西，他們還不如好好地生活，追求其他更卓越的東西。」

「大師，我也想學會讀書寫字，讓自己懂得更多，生活更充實。我可以選擇自己要讀、要寫什麼，那也會是我自己做的決定，對吧？」

「翠魚，妳說得應該沒錯，」老子說。「想知道我今天到底寫了什麼嗎？妳學得很快，大概下星期就能寫妳自己的傳記啦！」

他發出典型的宏亮笑聲，又說，他差不多寫完了。

「寫完之後，您有什麼打算？」女孩警覺地問。

「哎，當然是往下一階段走呀，」他無所謂地說。「尹喜一定會想回到工作崗位和妻子身邊，妳也有自己的生活要過。我應該去西方，尋找徹底的孤獨和寧靜。」

「可是，您不能離開我們哪！」女孩大喊著，突然感到一陣絕望。

「一切事物都有終結的時候，」老子說著便握住翠魚的手，冷靜地看著她。「不要害怕結束。結束只是我們自然旅程的一部份。我們有開始，就會有結束。能平靜地接受這一切，對於追求智慧而言是極為重要的一件事。」

他們一起檢視著老子那天下午寫的文句，他為她解釋著每個字的意義和寫法。

九、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餘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誰能想得到，」老子的大肚子因為笑聲而顫動起來。「我這一生都在閱讀無聊的文件，遊歷天下，和各種智者交談。在這之後，誰能想得到，我除了這些，就沒有其他可以貢獻給世人的事了？」

他指著攤在面前的竹片，饒有興味地搖著寬闊的肩膀。

「或許這些東西不會有人讀，又或許，那也不是什麼壞事。」

他看著翠魚，年老的臉上露出愉悅的笑容。

窗外的庭院裡，老園丁正在用釘耙整理礫石，他驚訝地聽見陣陣笑聲從皇室的書房傳出。那是頻率高而細嫩的咯咯笑語，以及低沉而有如雷聲在山間迴響的轟隆笑聲。兩個聲音互相應和，激蕩在庭院裡。

「在那些積滿塵灰、討人煩厭的竹卷之間，到底有什麼事物讓他們笑得這樣開心？」老園丁問自己。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

無為而無不為。

取天下常以無事，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道德經》日損章第四十八

第七章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道德經》為腹章第十二

一、

吃晚餐之前，翠魚決定讓水牛好好享受一番。她解開水牛的繫繩，後者在太陽底下站得頗不安穩，只能吃著他們給牠準備的乾草。女孩帶著水牛到人工湖邊。那裡的天鵝有些驚訝地看著她穿著暗色棉褲和棕色棉上衣，就這樣從礫石步道踏入淺水裡，呼喚水牛跟隨她。

黑色水牛緩步沒入湖水中，隨即高興地打起滾來，讓清涼的湖水濺滿全身。翠魚游向湖心。她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牧羊人夫妻就在山間的河溪裡教會她游泳了。

老園丁警覺地跑過來，在湖邊叫著她。

「妳不能在這裡游泳！這是被禁止的！」

老子也像變魔術似地出現了。他看見水牛和女孩在湖裡，不禁笑了起來。

「朋友，為什麼要阻止他們呢？」他溫和地問。「他們沒有妨礙別人，更何況，制定這些無聊規矩的統治者也都離開了。老園丁啊，天氣這麼熱。你還是放下草鋤，我們也去湖裡加入他們吧。」

老園丁一臉狐疑，看見老子踏入誘人的湖中，沁涼的湖水濺得他滿頭滿肩膀的時候，不免也依樣畫葫蘆。兩人很快就半游半走到黑色水牛附近，老園丁笑得好開心，大師則把水潑得到處都是。

「我年輕的時候，從來沒有想過自己竟然會做這種事，」老園丁坦承。「這違反了所有的舊日規定，感覺起來卻很棒。」

二、

到了晚餐時間，大家吃著用甘藍菜和龍蝦餃煮成的洋蔥湯的時候，老子才宣佈，他第二天就要和尹喜一起回去邊境小鎮了。

「我的作品已經寫完了，」他說。「尹喜會保管那些竹卷，有興趣的人都可以看。我的工作結束了，也該是離開的時候了。我要去西部的荒野遊蕩，直到我覺得自己該安頓下來為止。水牛會照顧我的。」

翠魚失手把湯碗掉在大理石的地板上。

「不！」她難過地大喊一聲，跑過去把臉埋在老人粗糙得上衣裡。「你不能離開我們！我需要你！你說你會照顧我的！」

「我是這樣說過，」大師冷靜地說。「可是，我不能再為了尋找妳父母親而盡什麼力，你和穆菊在這裡也會受到很好的照顧。或許妳明天就能找到許多問題的答案，然而誰又能知道呢？停止找尋，或許妳找到答案的機會就比較大。」

「可是，我不想失去你呀！」女孩哭了起來。「我在這世上沒有幾個朋友，你和尹喜已經像是我的親人了。」

女孩哭得傷心無比，臉都抬不起來。

「只不過，妳在這世上有自己的路要開闢，我們也得走上自己原本的路，」老子溫和地說著，撫著她的頭。「妳是個堅強的孩子。妳可不想一天到晚和這個長了大耳朵、又老又醜的巨人待在一起，對吧？」

「我當然想啦！」女孩不甘願地從老人的衣縫之間喊出來。「你是我碰過的最好的一個導師……在你之前，從來沒有人教導我，就算你不是……不是正式的教師也無所謂！」

這話惹得大家都笑了，連依然淚水滿面的翠魚也笑了出來。

三、

穆菊給可憐的翠魚擦了臉，後者把灑在地上的湯擦乾淨了，大家坐下來，翠魚也回到自己先前的坐墊上。突然之間，窗外傳來一陣如雷的馬蹄聲！

「噢，不好了！」老園丁大喊一聲，衝到窗邊。「看起來是一大群強盜！他們一定是來搶劫殺人的，我們來不及躲藏了！」

「他們有什麼可偷可搶，是我們無比需要的？」穆菊不耐煩地說。「他們隨便拿什麼都可以，卻不應該搶劫或傷人。」

翠魚大概知道那些人是誰，而她果然也沒猜錯。

就在那一刻，一個面色滄桑黝黑、蓄著暗色長髮和兩道濃眉、戴著皮製頭盔的英俊武士大步走了進來。他身後跟著六個結實威猛、看起來無所畏懼的男人。這七人排成一列，都穿著厚重的皮製外套和毛皮靴，讓人驚訝的是，沒有一個人帶了任何武器。

領頭的是強盜領主宋遠。他看起來不再憤怒了，反而是一副輕鬆愉快的模樣。

「大師，」他對老子說。「我帶著手下的人來了。我想來謝謝您，並且代表我自己和這些人為您送一份禮物。我們都背棄了暴力，歸還了我們偷盜的所有金銀財寶，也因此而獲得了一點名聲。我的人想知道，邊境的警衛隊是否願意選拔我們當士兵。」

「我們都想再見您一面，我也知道您會到這裡來。我們希望能捍衛自己的同胞，實踐並傳播您的教訓。您說的道……」

「是什麼？」老子笑著提出挑戰。「如果你能解釋道，就是比我更聰明的一個人了！」

「哈，你們看！」宋遠笑著對手下的人說。「我說過，道不是那麼容易解釋的。我們忙著實踐道，現在大師卻要我們教他道的內涵！」

「你們不是要推翻這個領袖嗎？」大師開玩笑地對蓄著黑色長髮和鬍鬚的蘇林說。「你們這下子可錯過機會啦！他要你們實踐道，你們的日子可不會好過啦！」老子大聲哄笑起來，蘇林則一臉難為情。然而他聲音清亮地開了口。

「我們過去很害怕，怕改變，怕被人瞧不起，怕整個社會。我自己更害怕丟臉。然而這一切都改變了，」年輕人說。「大師，謝謝您，讓我們又有了自尊。」

「妳看看，」老子笑著對翠魚說。「等到連強盜都開始感謝你了，就絕對是離開的時候啦！」

當然，這句話讓翠魚又哭了起來。儘管她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緒，每次一想到要失去這位大師和朋友，就忍不住要掉淚。

「出了什麼問題？」宋遠關心地问。「我們能幫忙嗎？」

尹喜簡單地解釋了眼前的狀況，他得回去守邊境的城門，老子的寫作也已經結束。

「這樣就很明白啦，」改過自新的強盜領主說。「我和手下的人會留在這裡照顧妳，幫妳解開自己的身世之謎。」

「大人，謝謝你，」翠魚含著淚水笑了。「我真幸運，能有這麼多人願意幫助我。請你們相信，這真的讓我感到謙卑。我衷心地感謝你們每一個人。」

四、

第二天清早，大師在日出之前就到湖邊去做健身運動。他的手臂輕柔地起伏，緩慢地繞圈，不費力地或推或收；他敏捷的雙腿帶著巨大的

身軀靈活而流暢地移動著。

他像過去那樣注意到女孩站在身後，細緻而靈敏地模仿他的動作，速度配合得天衣無縫。他們這樣一起運動著，聽著周遭的鳥鳴和湖水拍岸的聲音。運動結束後，他們在完全的靜寂中肅立了一兩分鐘。

「妳看，」老子安靜地說。「妳現在完全可以自己做運動了。妳不需要我了。」

「大師，我永遠都會需要你，也會想念你的，」女孩低聲說。「我只希望自己能學會讓你離開。」

「所有的分離都需要勇氣，」老子喃喃自語。「不過，這就是生命的一部份，學著面對改變。我說過、寫過的一切永遠都會是妳的。」

女孩跑到大師面前，把臉埋在他胸前。他伸過碩長的手臂，溫柔地擁抱她。

「好啦，」他對哭泣的女孩說。「把眼淚擦乾。妳是個好孩子，今後也會很有成就的。現在只是開始而已。妳必須好好地經營自己的『回歸』，一切都會很順利的。我雖然年老，終歸有自己的路要走。」

「可是，你丟下我不管啦！」她難過地喊了一聲。

「我沒有丟下妳，」老人明亮的眼睛閃著頑皮的光芒。「我只是給妳新生命的契機。」

五、

大家吃過早餐後，老子和尹喜一起離開皇殿，黑色水牛在他們身邊蹣跚地走著。廚子、老園丁、穆菊、其他僕人和那群強盜在城門向他們揮手道別，只有翠魚不見蹤影。她已經難過地說了再見，到最後還是無法面對別離，反而一個人去皇殿後面散步。

這裡不像皇殿前方的花園那樣經營得整齊美觀，反而草木叢生，蒼

鬱茂盛，不遠處則是一片樹林，通向低矮的丘陵。這裡有繡球和木蘭，鳳凰樹低垂著火焰般的紅花，高大的木蓮樹綻放著白花，看起來像是戴了無數手套。參天樹木懸吊著藤蔓，吱吱喳喳的猴子在枝葉間擺盪。林間的步道幾乎隱沒在叢叢野草、蕨類和青苔之間，女孩通常會著迷於各種形狀特異、香味和色彩懸殊的花草樹木，也喜歡看猴群在樹上玩耍嬉鬧，然而此時的她心裡難過萬分，需要時間來思索周遭發生的一切。

她走了將近一小時，越來越深入濃密的叢林。等她想回頭的時候才發現，來路已經找不到了，她不知道自己在哪裡。

她完全迷失了。

六、

她嘗試了叢林裡的幾個草木稀疏的方向，一面大聲叫喊，卻沒有找到任何出口，只能徒然轉身。太陽已經隱沒在濃密的枝葉之間，讓她無法辨別方向。叢林裡的嘈雜聲似乎越來越明顯，眾鳥彼此呼喚啼鳴，叫聲在樹頂迴響激盪。猴子們似乎在討論、嘲笑著她，陣陣蟬聲似乎充斥於天地之間。

然後，一件可怕的事發生了。

面前出現一小塊空地，她跌跌撞撞地往那個方向走，一條大蛇卻昂起前半截身子，嘶聲朝她吐著蛇信。暗色的蛇身光滑無比，扁平的蛇頭上有著寬闊的條紋。那條紋彷彿是某種怪異的白色標記，看起來像是兩個馬蹄夾著一條白邊。血氣方剛的蛇咄咄逼人，兇猛異常。

這是最毒的眼鏡蛇，因為受人打擾而怒氣橫生。牠有如黑色彈珠的眼睛專注地盯著女孩。翠魚整個人僵住了，接下來的幾秒鐘，一人一蛇只是靜默地彼此警覺。

那條蛇想必決定了眼前的人類是一大威脅，突然發動攻擊。

牠低下頭來，往前猛竄，迅速朝女孩雙腿的方向游動。

一秒鐘後，翠魚發現蛇竟然往後退，消失在前方濃密的樹叢之間。她低頭看著自己的腿，發現兩個細小的血點，然後才感到劇痛。叢林開始在她上方旋轉起來。

七、

皇殿中的眾人當然注意到翠魚不見了，穆菊卻開了口。

「可憐的孩子太難過了，大概出去散步，讓自己好過一些。」

宋遠和手下的人陪著穆菊在皇殿裡閒逛，欣賞著整棟建築精緻的裝飾和各處物品的華貴。

「大人，」蓄著鬍鬚的年輕人說。「我去看看她是否安好吧。」

「不，蘇林，」強盜領主說。「她會沒事的。可憐的孩子大概心情很不好，需要一點時間獨處。」

「沒錯，」年老的乳母說。「翠魚可以照顧自己，她無所畏懼。」他們便繼續參觀皇殿。

蘇林卻依然擔心著，便去找老園丁探問。

「您看見翠魚了嗎？」

「她去了皇殿後面的花園，」老園丁回答。「我們不怎麼去那裡，所以那一帶的樹林都沒有整頓過。」

蘇林繞到皇殿後方，看著高聳雜亂的樹叢灌木，彷彿一直延伸到雲端。事情也真巧，他出生成長於一個偏遠的村落，在叢林裡搜捕獵物是司空見慣的事。他靜立不動，仔細地檢視高如城牆的林木，立刻發現女孩留下的些許蹤跡：這裡的一個腳印，那裡的一根斷裂的樹枝。有些地方的枝葉折斷了，另外幾處的草叢被壓平了。他依賴自己銳利警覺的眼神走進茂密的叢林，一面喊著，找著，四周卻只有鳥類、昆蟲和野獸的

尖鳴相和，聲音迴盪在蒼鬱的樹叢之間。

叢林的氣息明顯而厚重，有時候像蜂蜜般甘甜，有時候充滿膩味，有時候又腥臭刺鼻，讓人想到腐爛的菜葉或有毒的蕈類。

半小時之後，蘇林終於在一塊空地邊緣找到女孩奄奄一息的身軀，她顯然是在那裡摔倒的。他立刻看見她腿上的血點。她雙眼緊閉，不知道是否還活著。幾乎沒有了呼吸和脈搏。

八、

午後的太陽依然高懸在天空，強盜們看見蘇林抱著翠魚跑進皇殿，立刻聚集過來。

「快點！」他說。「她被蛇咬了，我們必須立刻找藥師來救治。我在她腿上緊綁了一條帶子，蛇毒卻還在往心臟流去。」

女孩的左膝蓋上方緊緊綁著一條腰帶。

穆菊開了口。

「鎮上有一個好藥師。我得帶你們過去，否則沒人找得到她。」

蘇林和宋遠輪流抱著女孩，穆局跟在後面，儘可能迅速動作著年邁的雙腿。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的一個小男孩扶著她，牽著她的手行走。他們拼命快走，踏過許多石階，轉過細窄的巷弄。女孩幾乎沒有呼吸，僅有的微弱氣息也是斷斷續續，整個人完全昏迷了。

到最後，他們終於抵達大群擠在一起的房子之間的一棟小石屋。

身材纖細瘦長的藥師名叫鍾淑南，開門出來迎接。她是個面目姣好的中年婦女，此時摸了女孩的脈搏，立刻問蘇林是否看見那條蛇。他只能搖頭。

他們小心地把女孩的身子放在屋子正中央的一張床上。屋子四周都是各種陶碗陶罐和色彩明亮的瓷壺。那個小男孩很快地親了一下穆菊多

皺紋的手，在大家有機會謝他之前就消失了。他們再也沒有看過他。

「哎，」藥師冷靜地說。「我假定這是一條眼鏡蛇。如果是其他的蛇，解藥也不會對她造成傷害，我們現在必須趕快採取行動。我只希望我們還來得及救她。」

她伸手去拿身後架上的一個瓷壺，準備調製解藥，同時要穆菊按摩女孩心臟部位的胸膛。女孩偶爾喘息著，呼吸十分費力，有時候甚至停頓了好一會兒才又恢復氣息。

「她會沒事嗎？」宋遠問。

「現在還不知道，」藥師回答，一面用細木棍在瓷壺裡攪拌著。

陽光從西方照入小屋，金色的下午逐漸轉變成傍晚。

九、

幾個小時過去了。一個男孩蹣手蹣腳地潛入藥師的小屋。他大約十四、五歲，有著黑色眼珠和一頭極短的黑髮，個子很高，面目清晰而穩重，表情卻很柔和。他彎腰看著女孩靜止的身軀。

翠魚張開一隻眼睛，然後是另一隻。她盯著男孩看，困惑不已。

「我在哪裡？你是誰？發生了什麼事？」她半睡半醒地低語。

「妳感覺怎麼樣？」男孩說。「我是卞青。我住在鍾淑南家裡，她是我們家的朋友。」

「你是卞青？」女孩驚呼一聲。「你，你是使節卞成的兒子。」

「沒錯，」男孩露出微笑。「妳想必恢復得很不錯，竟然能明白我是誰。現在輪到我問妳了：妳是誰？」

「我不知道，」女孩說著便報以虛弱的笑容。她掙扎著想坐起身，卻無力地倒在腦後的枕墊上，隨即又睡著了。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

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兵。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道德經》柔弱章第七十六

第八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道德經》懷玉章第七十

一、

翠魚再次醒來的時候，藥師坐在床邊，給她喝了一杯摻了檸檬和蜂蜜的熱薑茶。先前的男孩已經不見了。

「妳昏睡了整整兩天，」藥師說。「有一陣子，我們害怕要失去妳了，可是妳很堅強，努力戰勝了蛇毒。」

「啊，那條眼鏡蛇！我想起來了，」翠魚虛弱地說。她覺得喉嚨很痛，肺部和腿部也像是有刀切割一樣。「妳給了我蛇毒的解藥嗎？是誰找到我的？那個男孩又是誰？……他在哪裡？我在哪裡？」

「妳剛從死亡邊緣回來，不要一下子追究太多問題吧，」鍾淑南笑著說。「那個男孩住在我這裡。我和他們一家人很熟。」

「卞青，使節卞成的兒子？」翠魚急切地說。她喝了一口茶，感覺喉嚨舒爽多了。

「妳見過他？」藥師問著，順手給她一塊餅乾配茶吃。「他一大早就離開鎮上了，現在應該在回家的路上。他從東方來，有商務要辦。他

雖然年輕，卻是個好商人，很受人尊敬。他會說六、七種語言，也在許多地方遊歷過，像他父親一樣。」

「他不能走呀，我有東西要給他，」翠魚失望地說。「我還有許多事要問他。他可能知道芳蓮的下落。」

「芳蓮？」藥師警覺地問。「妳想知道她的什麼事？我只知道，周后的妹妹應該已經過世了。周后是個善妒而心狠手辣的女人。她自己沒有孩子，丈夫更喜歡她這個美麗的妹妹。芳蓮出事之後，皇上無法再保護她。這件事被當成天大的秘密，但是我確定皇后下令要處死芳蓮。」

「可是，她到底做了什麼不名譽的事？」翠魚問。

「我不清楚，」藥師說。「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膽敢再提她的名字。芳蓮就這樣消失了，皇后似乎也開心許多。皇上則看起來像是被放逐到永恆的陰影裡一樣。」

二、

蘇林走進小屋，說起自己發現並帶回翠魚的事。他說，大家都很擔心她的安危。

「那是一條眼鏡蛇，」翠魚說。「我想，牠剛出生不久。我當時看得很清楚。」

「我猜也是這樣，」藥師說。「如果是老蛇，應該早就殺死妳了。即便如此，我當時還是很難保持妳的氣息順暢。蛇毒影響了妳的呼吸，我得用過去準備的一種樹皮和多種樹葉調製的特殊解藥，而時間也很重要。如果蘇林當時沒有用腰帶緊綁妳的腿，更沒有及時趕來，我是不可能救活妳的，更不用說是把妳治好了。」

「蘇林，謝謝你，」女孩謙卑地說。「謝謝你救了我一命。我可以請你再幫一個忙嗎？」

「當然啦，」年輕人回答。「我很希望贏得妳的好感。」

「你能不能沿著東邊的大路騎馬快跑，設法趕上卞青，使節卞成的兒子？他在東方什麼人的手下工作。」

「可是，我不知道這個人的長相。路上可能有成千上百個旅人，他也可能已經走得很遠了，」蘇林說。

「噢，拜託你！」女孩用全身的力量懇求著。「我必須交給他一樣東西。」翠魚簡單描述了自己見過的那個男孩。她垂下眼光，羞得滿臉通紅。

「我不確定，妳要蘇林找他回來只是為了這個原因，」鍾淑南笑著說。

蘇林猶豫了一會兒，隨即一言不發地走了出去。

「他生氣了嗎？」翠魚問。「我做錯了什麼事嗎？」

「他沒有生氣，」藥師安慰地說。「他是個好人，現在也會盡力而為。我很確定這一點。我想，他很喜歡也很仰慕妳，同時也因為自己過去的行為而感到羞慚。」

三、

蘇林騎著馬快跑到鎮上的市集，那裡有大群民眾逗留，有的在買賣東西，有的在裝貨上車，還有的在忙著挑撿貨物，準備運送。他到處找著，卻沒有看見任何可能是卞青的年輕人。

他找到通往東方的大路，催馬加快速度，趕過了一群商旅。他們的駱駝背上滿載著風乾的棗子和石榴，成群結隊的驢子背負著大批布料，還有年老的商人攜家帶眷，孩子們試著向路人兜售飲食。他一口氣奔出了九里路，經過了許多旅人，卻始終沒有看見翠魚描述的那個面目英俊的男孩。

他牽著疲累的馬走回皇殿，報告了自己搜尋失敗的消息。

「翠魚，我很抱歉，」他回到女孩在藥師小屋裡的床邊時說。「我騎馬跑了九里路，在市集各處都找遍了。他今天早上動身回鄉的速度一定很快，我到處都找不到他。他離開了。」

「噢，蘇林，多謝你了，」女孩說著，試著掩飾自己的失望。「我不知道自己現在還能做什麼。他是我最後的希望了。」

「我能幫妳做什麼嗎？」年輕的強盜膽怯地問。「妳總是可以依靠我的協助。」

「噢，蘇林，我欠你太多了，」女孩露出微笑。「我當然感激你的幫忙。你真是個好朋友！可是，我還是希望有機會和卞青談話。」

就在那一刻，好似變魔術般地走進小屋的人，除了卞青還有誰呢？他熱切地向鍾淑南問好，又向蘇林鞠躬，然後才笑著問候翠魚。

「我早上有事和人見面，結果耽擱得太久了。後來我準備出發，卻聽說有個來自鍾淑南小屋的人急著要找我。」

「那就是蘇林啦，」翠魚說著，親暱地指著他。「他就是當初找到我的人，我欠他一條命。」

卞青再次向年輕人鞠躬，這才繼續說下去。

「我一聽說這件事就改變了行程，」他熱切地說。「而且，我一發現是妳在找我，就儘快趕過來了。我很高興妳已經康復。當初我們談話的時候，妳應該還在恢復中。妳一定是個滿堅強的人，我們也都知道鍾淑南的醫術好到足以創造奇蹟。」

女孩第二次臉紅了，垂下頭來。

「謝謝你，卞青。我很感激你回來看我。我……我有一樣東西要給你，這是屬於你的，非常重要。」

「可是，妳是誰呀？」男孩問著，一面在床邊坐下來，看著她閃亮的眼睛。「我們以前見過嗎？妳為什麼有屬於我的東西，現在又要交給

我？妳和那些可怕的強盜不是一夥人，對吧？」

翠魚皺起臉來，試著裝出兇猛邪惡的模樣。卞青笑了起來。

他們都沒有注意到，就在那一刻，蘇林偷偷走出了小屋。他沒有回頭看女孩或男孩一眼，頭卻有些低垂。

四、

「白玉獅子！」卞青說著，一面瞪著女孩給他的這隻繫了項圈、全身光滑的白獅子。「我父親說過一個關於三條玉項鍊的故事。我們一直不知道內容是真是假，因為他很會編故事，也經常說故事給我和兄弟們聽。」

「他說，皇上周興有一次讓他訂製一個翡翠魚的項鍊，準備送給皇后的妹妹，也就是他心儀的對象。我父親去找皇室的玉匠，訂製了一個美麗精緻的墜飾，一條翡翠鯉魚。我父親說，那條翡翠魚實在好看，他立刻就想訂製一條紅玉龜項鍊給自己的妻子，還有一隻白玉獅子給他兒子，那就是我啦。」

「皇上在皇后的妹妹生日當天送給她那條項鍊。在那之後，我父親說，皇后因為這件事而氣得半死，非常嫉妒。」

「幸好我父親已經把紅玉龜項鍊给了我母親。可是，在他有機會去拿白玉獅子之前，一件可怕的事發生了。我父親說，皇后的妹妹偷偷做了一件不名譽的事，讓皇后大發雷霆。」

「不名譽的事？」女孩驚呼一聲，用手掩住嘴。「我應該不是皇上的……女兒吧？」

「妳為什麼這麼說？」男孩問。

他這話才出口，翠魚就伸手指給他看床頭櫃上的那個翡翠魚飾，那是她的喉頭因為眼鏡蛇毒而緊繃時，藥師取下來放在那裡的。

卞青驚訝得說不出話來。他一手舉著項鍊呆看著，另一手舉著白玉獅子，比較著兩者的雕工。

「皇上可能和芳蓮做了什麼不名譽的事，而我可能是他的女兒，」翠魚猜想著說。

卞青卻饒有興味地搖起頭來。

「不，這不可能，畢竟妳還沒有聽我說到故事的結局，而這也不是什麼快樂的收尾。妳已經知道，我父親過世了，然而他是一個極為正直而絕對誠實的人。他一直到兩年前，臨終的時候，才把故事的結局告訴我們，因為他在那之前被迫說謊，而這和他的個性不合。」

「他說，皇后首先下令殺死玉匠和他的妻子。我父親以自己的名譽保證這項任務的完成，私下卻讓玉匠夫婦在晚上逃到很遠的地方。」

「接下來，皇后叫我父親跟蹤她的妹妹，因為她懷疑後者和什麼人有私情，也害怕那人正是皇上。我父親親自跟蹤了芳蓮，因為這項任務太敏感，不適合牽涉到手下的人。」

翠魚圓睜著雙眼，專注地看著男孩。

「有一天，」卞青繼續說。「我父親跟蹤芳蓮，發現她沒有告訴任何人，自己偷偷騎著一匹美麗的白馬溜出皇殿，畢竟在當時，皇室的年輕女人，特別是像她那樣的公主，沒有隨扈是不能離開宮廷的。」

「她去了哪裡？」女孩問。

「她上了山。我父親一直沒有發現她見面的對象，因為她注意到有人跟蹤，命令他就此打住。不過，她確實和什麼人見了面，我父親也發現兩人有了孩子，一個小女嬰。」

「那就是我嗎？」翠魚幾乎忍受不了這種懸疑。

「有可能，」男孩小心地說。「不過，妳知道，皇后聽見僕人在竊竊私語，發現了關於嬰兒的事，這就給我父親惹了很大的麻煩，儘管他一再向皇后保證，那不是皇上的孩子。」

「皇后召見我父親參加了一個秘密會議，皇上和芳蓮都在場。她對妹妹說，自己和皇上發現了她的秘密，必須把她送走，孩子則會交給別人撫養。她又說，這一切都是因為芳蓮的所作所為讓皇室蒙羞。」

「她妹妹芳蓮傷心地哭泣，拼命懇求他們讓她留著孩子。她說，只要能留下孩子，她願意遠走高飛，就此消失無蹤。可是他們說，這是不可能的。警衛把尖叫哀求的芳蓮帶走了，她被囚禁了三天三夜。」

「周后讓人把妹妹抓走之後，對我父親說，他非得親手殺死芳蓮，還有她的女僕和最好的朋友黎波不可。皇后命令我父親做這件事，從此一了百了。」

「這真是太可怕了！」翠魚喊了起來。「那嬰兒又如何呢？」

「皇后要我父親也殺了那個嬰兒。那孩子當時不在皇殿，而是在我父親知道的一個秘密地點。皇上只是點點頭，表示同意妻子的決定。」

「所以，你父親……殺死了芳蓮？」女孩驚恐地問。

「當然沒有啦！」卞青說。「他把翡翠魚帶回皇殿，當作自己殺了芳蓮和黎波，並且把兩具屍體丟入河裡的證據。皇后很高興自己的妹妹被除掉了，就堅持我父親留著這個首飾，作為他忠心辦事的酬勞。」

「讓我父親至死一直耿耿於懷的是他說了謊。他已經隱瞞了關於玉匠夫婦的事。現在又得以自己對皇室的忠誠和他本身的信念為名義，發誓自己真的殺了芳蓮和她的孩子。妳必須了解，對我父親而言，他的名譽就建立在絕對的誠實之上，這件事對他而言是巨大的打擊，不管他如何想說服自己，這樣的謊言是建立在最善意的基礎之上。」

「那麼，芳蓮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翠魚問著，一心想解開自己的身世之謎。

「我父親指引芳蓮和她的女僕向東邊走了三天，到了一個小鎮。她們是利用黑夜的掩護而騎馬逃走的。從那裡，他又安排一些做生意的朋友陪她們去找東方的一個重要的使節，他能給她們保護，也能為她們保

守秘密。」

「所以她還活著？」

「她可能還在世。至少在我父親過世之前，她還活著，因為我看見他寫信給她，」卞青說。

「那個嬰兒呢？芳蓮可能帶著嬰兒逃走了嗎？那個小女嬰的下落如何？」

「啊，這件事就不確定了，」男孩說。「我父親當然不想讓那個嬰兒死去，也打算在不久之後秘密地把孩子送去給芳蓮。然而皇后需要芳蓮被殺之前沒有把嬰兒藏起來的證據。她想親眼看見芳蓮的翡翠魚，也想在嬰兒被殺之前再見她一次。」

「真狠心！真可怕的女人！」翠魚說。

「我父親認為，她只是嫉妒自己的妹妹，因為後者實在太漂亮、聰明而擅於交際，她害怕芳蓮的孩子將來會繼承皇位。」

「可是周后自己沒有孩子呀，」女孩抗議著。

「在她心裡，這反而讓一切更糟糕，」男孩回答。

「那你父親把孩子怎麼樣了？」翠魚問。

「他臨終之前告訴我們，在芳蓮離開的一星期之後，他帶嬰兒去給皇后看，然後把她放在一個搖籃裡過夜。當時已經夜深，要把嬰兒送去給她母親實在是太危險了。」

「到了早上，我父親把嬰兒交給自己信任的一個園丁，要他去遠方找一對夫婦暫時照顧孩子，直到安全的時機到來，可以把嬰兒送去母親芳蓮那裡為止。他給了園丁一袋金子，作為那對夫婦養育孩子的報酬，但是沒有人——絕對沒有人——可以知道孩子的身世。」

「當時皇后又要召見我父親，以便於吹噓自己解決整件事的功勞。我父親告訴皇后說，嬰兒已經死了，屍體也扔進了河裡。」

「所以，你父親把嬰兒給了園丁？」女孩驚異地低語。「可是，孩

子的父親是誰呢？嬰兒後來為什麼沒有和母親團聚？」

卞青沒有答案。

五、

第二天早上，翠魚似乎恢復到可以離開小屋的程度了。卞青陪著她回到皇殿，他父親多次提過的地方。他在經商期間曾經多次經過三座皇殿，卻從來沒有造訪這裡。

「你的家人為什麼要住在東方？」翠魚在他們走過人工湖的時候問了一句。

「在這一連串事故之後，我父親對宮廷生活完全失去了興趣，」卞青回答。「我確定，這些事就是他在秦國生重病的原因。我父親有生以來一向健康而強壯，可是，在他過世之後，我母親只希望搬走，和皇室之間的距離越遠越好。」

前一天晚上，男孩在藥師的小屋裡過夜，現在等不及要回家了，畢竟他有重要的商務要辦。儘管如此，他也想解開翠魚的身世之謎，對這件事幾乎和翠魚一樣感興趣。

他們找到老園丁的時候，他正忙著工作，這次則是在皇殿後方未經整頓的花園裡。他大力清理著雜草灌木，砍除生長過度的枝葉。這讓翠魚有些擔心，因為這工作耗費大量的體力，單憑一人之力難以應付。翠魚幾乎喪命在這片濃密繁茂的叢林裡，眼前至少需要好幾大隊的園丁，才能在清理上有些許的進展。

「這片亂糟糟的樹叢！」他在他們走近的時候大聲說。「我自己當然無法應付，但是總有人得試一試。我聽說，上次幾乎有個女孩死在這裡！照顧這些花園是我的責任。萬一這些雜草樹木長得無法無天了，那又怎麼辦？」

翠魚為老園丁介紹：「這是卞青，使節卞成的兒子。」

老園丁驚訝無比，手裡的草鋤落在地上，他瞪著眼前的這個英俊男孩，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我父親提到過你，」卞青開了口，友善地對老園丁笑著。「他說過一個關於小嬰兒的故事。」

老園丁的雙眼驚恐地睜大了，他轉身看著翠魚。

女孩指指頸邊項鍊上的翡翠魚墜飾。

「你知道這件事？」她嚴肅地問。「我們抵達這裡的時候，你為什麼沒有提？你一定看到這條翡翠魚了。」

「我……我當初……我向使節發過誓，絕對要保守秘密，」老園丁結結巴巴地說。「我也為自己做的事感到害怕。使節卞成交代我給嬰兒找個好家庭，一對願意養育她的好心夫婦。」

「你為什麼沒有辦好這件事？」女孩質問著。「我被人遺棄在山坡上，自生自滅。」

「我真的試過啦。那個小嬰兒裹在一條美麗的皇室披肩裡，戴著一條貴重的項鍊，卻沒有人願意收養一個女嬰，甚至連金子也不管。妳父親給我金子，只為了說服人們收養孩子。『是男孩嗎？』大家都在問。『男孩或許可以，至於女孩？而且是和皇室有關聯的女孩？不可能！』我說這只需要幾年的時間而已，可是我四處找了很久，就是沒有人願意收養一個女嬰。」

「到最後，在山間一個陡峭的峽谷附近的一個關口那裡，我終於碰到一個老商人。當時我已經很絕望了。我展示了金子，他的眼睛亮了起來。『我會收留她，盡力好好地照顧她，』他做了承諾。我看得出來，他不是可以信任的人，可是我實在是束手無策了。而且，他至少是個生意人。」

「我實在不應該留下那個孩子！」他喃喃自語，伸手抹著眼淚。

「我就是那個嬰兒？」女孩問。

「妳？是啊，妳就是那個小女嬰。一切都很明白了，」老園丁悄聲說。「我想，我一見到妳就認出了妳。我只希望那是另一條翡翠魚，或是妳從哪裡得來的。我第一天就發現妳頸邊的那個首飾，卻因為自己做過的事而嚇得魂不附體。這個秘密，我已經藏得太久了。我們一直沒有找到那個老商人，使節卞成和我只希望他能照顧那個孩子。」

「那麼，我的父親到底是誰？」翠魚質問著。

六、

高高的樹枝上，一隻孤單的翠鳥憂傷地尖叫起來。炎熱的陽光照在豐茂的叢林灌木上。蚊蚋在寂靜的空氣中飛舞，兩隻離群的猴子在樹梢擺盪，彷彿想目睹這一切。然而牠們發現這裡沒有東西吃，便生氣地發出吱喳聲。

「當然，你父親要我保守這個秘密，」老園丁轉身對使節的兒子卞青說。「除了他和芳蓮自己，只有我知道她那個戀人的身份。」

「是誰？她的戀人到底是誰？」女孩追問著。

「還能是誰？當然是強盜領主啊！」老園丁說。「妳的父親就是宋遠。」

「宋遠……那個強盜！」女孩尖呼出聲，幾乎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這怎麼可能？……他是我父親？可是他還在這裡啊！我要去找他！」

就在那一刻，她因為過度驚駭而昏倒了。卞青趕過去扶她，老園丁也盡力幫忙，兩人半扶半抬著她到一棵頹倒的樹幹旁邊休息。

老園丁蹣跚地跑回皇殿前院的花園，想從那裡的噴泉取水。他在幾分鐘後回來，後面跟著一個騎馬的男人。

那人正是宋遠。老園丁沒有提到先前的對話和他們交談的任何一件

事。他只是對強盜領主說翠魚回來了，卻又昏倒了。宋遠已經和蘇林談過，因此知道使節的兒子也在場。他躍下馬背，拿著一個水壺大步走過來檢視女孩的狀況。

他走近的時候，她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

「翠魚，妳沒事吧？」他問。「老園丁說妳昏倒了，我們給妳找了水來。被眼鏡蛇咬可是一件嚴重的事，妳在完全恢復之前，不應該走太多的路。」

「我沒事，」女孩顫抖地回答，一面喝著壺中的水。「不是蛇咬的問題。我只是聽說了自己的身世……我現在好多了。」

「謝謝你帶來的水，爸爸！」

七、

「妳叫我什麼？」宋遠驚訝地質問。「妳叫我『爸爸』？」

「我記得你說過，你曾經有妻子和一個小女兒，」翠魚搖搖欲墜地說。「你記得她們的什麼事？」

宋遠仔細而又不怎麼確定地看著她。

「我的妻子非常美麗。她說自己的名字是寶濛，來自東方的一個窮苦的家庭。我是偶爾遇上她的，當時她在野外騎馬。她說那馬是從一個富裕的宮廷偷來的，我笑著對她說，如果她喜歡，我可以和她一起去那裡，把她喜歡的任何東西都偷出來。」

「她覺得我的話有趣，和我一起笑著，卻說這是不可能的。她穿著精緻的衣裳，看起來雍容華貴，可是我每次問起，她都說自己比我還會偷東西。她總是說：『在衣裝上，我很富有；但是在財富上，我只是個窮光蛋！』」

翠魚不禁笑了出來。

「宋遠，爸爸，那女人其實是孔雀宮的周后的妹妹！她的名字是芳蓮。我想，我是你們兩人的女兒。」

「我實在不敢相信這件事！」強盜領主驚訝無比。「妳？妳是我們共有的那個嬰兒？她偶爾和我見面，就這樣斷斷續續地過了一年。她把孩子交給我撫養。寶濛和我不在一起的時候，我便請僕人來照顧嬰兒。我們給小女兒取名為宋牛牛。」

「可是，有一天，她和孩子突然消失了。我回去的時候，發現她們兩人都不見了。我以為她無法忍受我的生活方式，因為她經常說自己不贊同我的作為。我當時心都碎了，因為她沒有道別，也沒有給我解釋的機會。而且我真的很愛那個孩子。」

當年硬心腸的強盜，現在已經不是強人了，他一再用毛茸茸的手背拭著眼角的淚水。

卞青在此刻開了口。

「大人，我父親救了皇后的妹妹，也就是你所知的寶濛。他救了她免於一死，又決定拯救她的孩子。他為這件事冒了性命的風險，畢竟當時在宮廷的生活危機處處，任何人隨時都可能會被殺頭。我父親交代這個人，」他指著老園丁，後者正在幫翠魚喝水。「為你的女兒找一個願意收養她的家庭。他試著在遠方找一對夫婦，遠離一心想殺她的皇后和皇上。到最後，他只碰到一個不值得信任的商人，後者拿了金子，卻把嬰兒遺棄在路邊。幸運的是，一對牧羊人夫婦在山間發現了她。這件事聽起來難以置信，可是，大人，請相信我，她確實是你的女兒。」

「宋牛牛！」翠魚說。「那就是我的名字嗎？爸爸，我真高興自己終於找到了你。我媽媽現在可能還在世。使節卞成在兩年前去世，之前還有和她聯絡。如果沒有不幸，她現在大概還住在東方。」

「我想過這件事，她也告訴過我，」宋遠自言自語，依然因為翠魚是他女兒而驚呆著。「我們去登記結為夫妻，卻保守著秘密。她說自己

在運氣上太貧窮，不配擁有一個正當的婚禮，又說她來自一個可恨的家庭，我會因為成為他們的一份子而感到羞恥。」

他突然笑出聲來，隨即張開雙臂緊緊擁抱女孩，後者也欣喜於終於有機會擁抱他。就這樣過了幾分鐘，沒有人說一句話。

宋遠隨即想到一件事，不禁又笑了起來。

「翠魚，宋牛牛，我的女兒！這個諸侯國的皇室沒有任何人了。妳和妳母親應該就是孔雀宮唯一的傳人。妳會成為新的公主！」

這話一出口，他便停了笑聲，雙手合十，跪在地上。

幾乎在那同時，卞青和老園丁也跪了下來，雙手合十，頂禮向天。

翠魚深吸了一口氣。這次她沒有昏倒。

八、

從那一刻起，事情在各方面以驚人的速度發展。

首先，消息傳遍了整個小鎮，好似野火突然在乾燥的樹叢間燒起，猛烈的火焰呈扇形穩定地隨風擴散。然而這種野火的力量在於它能穩定迅速地從地底深處延燒，一路蔓延過乾枯的草木，無法輕易將之熄滅，其內藏的能量也往往隨著橙橘色的火苗興奮而確切地爆發出來，一直燒竄到樹的頂端。

口耳相傳的流言也是如此，都說皇室的合法傳人像變魔術那樣突然被發現了。走遍整個小鎮，你會發現人們三三兩兩地聚集、談論著這件事，又把消息飛速傳給另一群人。

「聽說他們找到了一個年輕的公主，她將成為孔雀宮的主人？」

「我不確定這件事，你又聽說了什麼？我想，那是一個在廚房工作的女僕！」

「不！那怎麼可能呢？公主不可能是廚房女僕，小小的女僕更不可

能成為公主！從來沒有聽說過這種事！」

第二天，翠魚在孔雀宮的皇殿裡召開了一個會議。她突然有這樣主持大事的能力，而別人事前都沒想到這一點，確實是很奇怪。她雙手交握，讓一個年輕僕人去請宋遠和他手下那一群改過自新的強盜過來。她同時也請了乳母穆菊、藥師鍾淑南、使節的兒子卞青、老園丁和廚子一起參加這個特別的會議。

「我請你們大家過來，」她用堅決清亮的聲音宣佈。「是因為我看起來似乎是孔雀宮的新任主人。如果這是真的，那便是我必須仔細考慮的一項重責大任。不過，我首先得請問你，宋遠，我是否真的是你的女兒。你當年的婚事，有沒有文件上的證據？」

宋遠顯然失去了往日的風範，自信似乎也喪失不少。

「是的，殿下，」他喃喃低語。「妳的母親和我在遠方結了婚，可是我不知道她竟然來自皇室。她只說自己是窮人。」

「爸爸，我問的不是這個，」翠魚溫和卻堅決地說。「婚禮有正式的證人和締約嗎？」

「當然有，女兒，」他膽怯地說。「婚禮是總督主持的。」

「總督？」女孩驚呼一聲。「難道是邊境小鎮的總督？」

宋遠點點頭。

「那麼，我就得請他來這裡了，」女孩說。「還要帶著必要文件以證明我的身份。蘇林，請你往前站一步！」

蘇林往前跨了一步，卻垂下目光，不敢直視翠魚。

「公主殿下有什麼指示？」他說。「只要直說，我就會辦到。」

「大人，我知道，我們絕對可以信任你的辦事能力，因為你救過我的命，也請你相信我們的感恩之情，」女孩說。「我希望你能帶上三個人。我在鎮上聽說過一條通往邊境小鎮的路，比我們當初穿過山間的路徑要便捷許多。這是真的嗎？」

「是的，殿下，」宋遠說著，幾乎忘記自己是在和女兒說話。「比起在山間繞行，確實有一條更快的路。妳要我和蘇林一起去嗎？」

「不，爸爸，」翠魚回答。「我們需要你擔任這裡的警衛隊長。卞青，我任命你為使節，如果你願意接受這個職位的話。」

男孩露出微笑，鞠了一個躬。

「沒有什麼事能讓我更高興了，」他說。「不過，我得先處理完手邊的商務。」

「我同意。鍾淑南，」女孩說著便轉向藥師。「我想請妳擔任皇室的顧問。我對妳的了解，足以讓我知道妳的睿智和幹練。」

藥師鞠了一個躬，老園丁和廚子被任命為宮廷總管的時候也依樣畫葫蘆。翠魚請他們安排各個僕人的職務，聘用任何需要的人手。

「我們目前還沒有資金支付你們的薪酬，」翠魚說。「不過，宮廷一旦正式重建，有了適當的警衛部隊來維持法律和社會秩序，我們就能徵收合理的稅費，確保整個諸侯國正當而公平地運作。我很可能被冊立為你們的君主，但是在目前，這一切都還不確定，因為我們必須找到確認身份的法律文件，而我母親可能想自己當政，畢竟她完全有權利這樣做。儘管如此，如果我能做決定，就希望能成為一個凡事向人民請教，也受人民諮詢的君主。我希望，從現在開始，大家都明白這一點。」

女孩低首致意，向大家表示這次會議已經結束了。她隨即比手勢請卞青過來，有事和他商量。

「卞青，」她說。「你處理完手邊的商務之後，第一項任務就是去找我母親芳蓮，請她回來這裡。如果她確實是我的母親，我就必須和她見面，多認識她一點。如果她同時是皇室的合法傳人，就必須被奉立為皇后。」

卞青深深鞠了一躬，卻在同時對女孩露出溫暖的笑容。

「妳是在哪裡學會這樣說話的？」他悄聲問。

女孩臉紅了，卻也用微笑相報。

「我經常在總督府的官廳偷聽，學到了不少東西！」她悄聲回答。

九、

「蘇林，」會議之後，翠魚在皇殿的庭院裡開了口。他們四周沒有別人，他正在準備和三個手下一起騎馬出城，前往邊境小鎮。「請你仔細聽我的指示。」

「是，殿下，」蘇林回答。他現在能抬頭直直地看著翠魚了。看得出來，他很喜歡且仰慕著女孩，這是他在兩人第一次見面以來所料想不到的一件事。

「我要你和手下的三個警衛，」翠魚說。「帶著我的密令，去邊境小鎮把總督請過來，還要帶著我父母親當初結婚的登記證書。我特別希望他的夫人能一起過來。如果他們不願意，你就必須強迫這個命令。這件事必須立刻做。」

「我立刻去辦，」蘇林說著便彎腰鞠躬。「殿下，謝謝妳信任我的能力。我希望全心全意、充滿榮譽地為妳服務，這是上天的恩賜。」

「蘇林，我真的很感激你，」女孩說。「不過，請你仔細聽著，我還有另一項指示。」

蘇林的一隻腳已經踏上馬蹬，準備上馬了，此時又停下動作。不遠處，他手下的三個舊日強盜已經坐上了馬背，在庭院一角緩步繞行，等不及要出發。

「我要你去逮捕尹喜和老子，」翠魚冷靜地說。「然後儘快把他們連同總督和他妻子一起帶回來。如果你催馬快跑，應該能在老子出關西行之前到達邊境小鎮。他打算要做的事完全是非法的，因此他必須帶著所有文件回到這裡，說明自己的行動。」

「逮捕他們？」蘇林驚呼一聲。「妳瘋了嗎？他們是妳的朋友！」

「蘇林，你聽見我的指示了，」女孩說著便板起臉來，聲音也變得不尋常地冷硬。「我當然沒有瘋。我只是希望你能把他們都帶回來。如果必要的話，動用手銬腳鐐也行！」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無有入無間。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
天下希及之。

——《道德經》至柔章第四十三

第九章

眾人熙熙，
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儻儻兮若無所歸。
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俗人昭昭，我獨昏昏。
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澹兮其若海，飂兮若無止。
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且鄙。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道德經》食母章第二十

一、

故事發展到這個戲劇化的階段，我們必須停下來喘口氣。

在漫長的九天之後，卞青才從商旅歸來，而在他離去的這九天裡，各種重要的事件和商務都急需處理。

隨著消息的傳播，過去在周后手下當差的眾多臣子紛紛回到小鎮。這些男男女女服裝華麗，髮式精緻，等不及要讓大家知道他們準備再度為朝廷盡心效力了，這次則是為周后的妹妹服務。翠魚由她父親，擔任警衛隊長的宋遠陪同，親自進行面試，拒絕了許多這一類的人，然而她確實雇用了某些曾經在宮廷任職的臣子。儘管如此，這些人宣誓就職的

時候，她很清楚地說明了宮廷的組織和過去大不相同。這裡的氣氛會比較活潑而有朝氣，也會注重高效率的行政管理和福利。在此同時，官員們必須盡忠職守，切實負責，也要堅持仁厚和奉獻。

宋遠雇用了幾個前任的宮廷警衛，以此為基礎而組織正式而盡責的警衛隊。他明白的宣示之中沒有一絲反諷的語氣：

「這個諸侯國苦於盜賊的猖獗。我知道這一點，因為我過去也是盜賊之一。我們要保護人民和土地免於搶劫偷盜，卻顯然不能依賴暴力。我們的社會必須捍衛弱者不受有權有勢者的欺凌。」

很快地，整個宮廷完善地運作起來：外交使節受命出國或應對來自他國的外賓，商旅有所監督並登記，值得信任的司法和監察人員獲得聘雇。教師經過正式訓練，公共食堂免費為貧苦人民提供餐點。宮廷同時舉辦了許多遊行，讓大家熟悉翠魚，她的代言人則是來自東方的一個年輕官差，仔細為大家解釋了翠魚的行政方針。

宮廷派人送信給女智者陳水，邀請她來擔任皇室的卜者。信差回來報告說，陳水深感榮寵，如果《易經》卜卦的結果顯示這是好事，也會立刻前來宮廷任職。

「在此同時，」信差說。「陳水送來這匹馬，帶了她女兒的所有衣物。」

翠魚信守諾言，換上女智者的女兒當年的那些美麗的絲製衣服，畢竟皇室的裁縫還沒有開始工作，她沒有什麼衣服可穿。

到了第九天，卞青帶著一個神秘的女人回來了，後者戴著面紗，簡單地穿著暗色毛料外套和披肩。他們在傍晚抵達，那女人不和任何人見面，就直接入房休息。

到了早上，芳蓮希望和自己的女兒見面。

二、

翠魚發現自己的母親站在陽台上，俯瞰陽光下的人工湖和花園。後者和老乳母穆菊說過話，現在只是獨自欣賞風景。

「啊，」她開了口，轉身看著女孩。「他們說，妳是我的女兒！」

她有如翡翠般深綠色的眼睛湧出了淚水，掀開面紗，露出臉來。

「沒錯！」她悄聲說。「就算沒有那條翡翠魚的項鍊，我也沒有任何懷疑。妳就像我當年一樣。我在妳身上看得見自己的影子。」

「妳真是我母親？」翠魚害羞地問。她面前的這個女人美麗優雅，和藹可親，聲音低沉而溫柔。

女人點點頭，好一會兒說不出話來。她隨即擁抱著女孩，淚水在臉上奔流。翠魚發現自己也哭了出來，這是欣慰的眼淚，多年以來的苦楚都能拋到腦後，不再留戀。她終於擁有了雙親。這就像壩堤終於潰決，許久以來憑仗的一腔之勇和無限的隱忍如今都能放下，多年的傷痛像水流般細細地淌下臉頰。

「我的孩子，妳不知道我有多想妳，」芳蓮好不容易開了口，一面拭著自己和女兒的淚水。「請相信，我從來就不想和妳分開，可是當年的我根本無能為力。使節卞成說，他會想辦法帶妳回來，可是我必須有耐心，直到我們終於能團聚的那一天。」

「我姐姐周后生性嫉妒，下定決心不讓我或我的後代繼承皇位。任何想幫助我的人都可能被立刻處死。」

「幸好有使節卞成的幫助，讓我和好朋友黎波一起逃走。黎波是我的乳母穆菊的孫女。我剛才還向穆菊提到了黎波，以及我們在此之前為什麼不能保持聯絡。」

「當時我們秘密地逃到東方，因為我們一旦被發現，就一定會被殺死，使節卞成同樣也有生命危險，畢竟他盡力保護了我們和玉匠。儘管

如此，我以為寶貝女兒已經死了，心碎萬分，幾乎不能成行。我只想投身在河水裡淹死。黎波一直照顧我，保護我，使節卞成後來也送了信，說嬰兒已經暫時被領養了。許多個月之後，他又派人送來噩耗，說妳發生了意外，已經死了。我在那之後就不成人樣，幸好有黎波幫助我承擔這一切苦楚。」

「這一生中，我一直希望自己的父母親還健在，」翠魚啜泣著說。「我從來沒有想到自己竟然有這樣尊貴的出身。直到牧羊人夫妻最近給我看的那條貴重的披肩，我才開始猜疑。」

她們就這樣交談了許多個小時。翠魚有太多的經歷要訴說，更有太多的問題要向母親提出。芳蓮則對宋遠非常好奇，特別是他如何能放棄自己作為盜賊的過去。

「不過，媽媽，」女孩問。「您難道不想正式即位成為皇后嗎？這些皇殿現在都屬於您了。您可以治理整個諸侯國，彌補過去造成的一切傷害。您難道不想忘懷過去，從此在這裡快樂地生活嗎？」

「不，」芳蓮堅決地說。「使節卞成的兒子卞青在旅途中解釋了很多關於妳的事。他很喜歡妳，也認為妳會是一個傑出的領袖。我在東方已經建立了新生活，教書的生活安寧而快樂。黎波和我住在一起，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就像是她的妻子一樣。我們建立了學堂，也收了許多男女學生。孩子們住在學堂裡，和我們一起生活、學習。」

「穆菊知道自己的孫女還活著，一定高興萬分。黎波會回來探望她祖母嗎？」翠魚問。

芳蓮點點頭。

「我們當初一起逃走。如果沒有黎波一路上的照顧和保護，我絕對無法活到今天。當年她裝扮成年輕男人，我們在路上沒有什麼困難。」

就在那一刻，僕人過來問芳蓮是否願意接見宋遠，也就是宮廷的警衛隊長。芳蓮答應了，宋遠便走進來。兩人相對，深深鞠躬。

「妳真的是芳蓮，」兩人仔細打量對方，宋遠在許久之後才輕聲開了口。「妳依然像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那樣美麗，名字卻不一樣了！我只知道妳是寶濛。」

女人搖搖頭，露出微笑。

「妳當時說自己不富裕，」宋遠又說。「我到最近才發現，妳其實出身於尊貴的皇室。」

「我依然不富裕，卻不像當年那樣貧窮了，」芳蓮笑著說。「看看我們的女兒吧！她難道不富有嗎？你和我，我們創造的這個女兒是多麼可愛呀！」

「妳聽說了我的事？」宋遠問。「我遇見了老子，從此改過自新。我和手下的那些盜賊現在都是宮廷的警衛了。」

「我確實聽說了，」芳蓮說。「我對老子的教誨也很感興趣，而這也是我不想繼承皇位的部份原因。」

「啊，」宋遠說。「我可以理解這一點。不過，如果妳不介意我過問，妳不想當皇后的其他原因是什麼？」

「宋遠，你這個強盜領主，曾經讓我傾心的人，」芳蓮微笑著說。「請你諒解，我一度是你的妻子，各種壞人和壞事卻強迫我們分開，命運安排我們走上不同的路。我現在和一個女人住在東方，我們以教師和伴侶的身份住在一起。請不要認為我會選擇回到過去的道路。我們共有一個女兒，還有一段過去，今後卻不會以夫妻的身份共同生活。不過，我還是希望我們可以繼續做朋友。」

「沒關係，」宋遠又停頓了好一陣子才開口，一面凝視著過去的妻子。「我想，我確實了解妳的感受。我喜歡和手下的人相處，也沒有打算重溫家庭生活，和妻子兒女住在一起。我喜歡自己的工作，也很高興能為我們的諸侯國和整個國家效忠，協助改善人民的生活。我已經改頭換面了。」

「就像妳所說，我們的生活確實已經不一樣了。女智者用《易經》為我們卜卦的時候說過，所有人的生命都受到變動的主宰。她說，我們不應該害怕改變，反而應該歡迎它，因為我們的生活永遠都會受到成長和機率的影響。」

翠魚看著父母親。她的生活也發生了驚天動地的變化。《易經》所預示的這種「回歸」，難道不是一種機會嗎？她找到了自己的父母，他們似乎也欣賞並尊重彼此，然而這畢竟不是她有時候會夢想的那種圓滿歡樂的結局。

「我還能見到妳嗎？」她急切地問母親。「我才剛找到妳，不想又立刻失去妳。」

「噢，我親愛的孩子！」女孩的母親再度把她擁入懷中。「我們會常常見面的。我希望妳很快就能來看我們，我們也會儘量經常回來。還有，等我將來當了外祖母，一定會更常回來的。妳要趕走我可沒有那麼容易啦！」

「外祖母！」女孩驚嘆。「妳怎麼可能有抱外孫的想法？」

「當然不是現在啦，親愛的，」她母親趕緊說。「我只是說將來，有一天，或許嘛。」

三、

彷彿安排好似的，卞青在此刻走入房間，引領他的正是先前帶宋遠進來的僕人。

「殿下，希望我沒有打擾您，」他有些猶豫地對翠魚說。「芳蓮，我有事必須趕回家，不知道您是否需要我順路護送您回到東方，或是您會以君主的身分待在這裡。」

「我應該趁機和這個英俊的年輕人一起回去！」芳蓮宣佈，眼睛閃

著光，顯然很喜歡使節的這個兒子，多年來也熟悉於他的成長過程。

「翠魚，魚魚，」她又說。「等她成年，就會是正式的君主。在那之前，我希望她的父親，宋遠，能同意以攝政和首席保護人的身份協助她治理一切。我會在她將來登基執政的時候回來。不過，學生們已經在等我回去教書了，我希望在你的護佑之下儘快趕回去。」

翠魚看起來很難過。

「你們這麼快就要走了？」她問母親和卞青。「我需要你們。我一點經驗都沒有，希望你們能留在這裡幫我。」

「殿下，」卞青笑著對女孩說。「我保證，這次不會離開太久。我確實想幫助妳，為妳效勞。如果可能的話，我會把母親和家人一起帶回來。她一直想回到這裡。」

「噢，卞青，」女孩喊著。「聽你這樣說，我真是太高興了。我會想念你的……或者我應該說，我們都會想念你的！請儘快回來，旅程中也要小心避免危險。」

這句話一出口，大家都笑了，翠魚自己也笑了，儘管她困惑萬分，臉紅得像皇殿的屋瓦一樣。芳蓮緊緊擁抱了這個新找到的女兒，大家再次承諾要在不久的將來團聚。

第二天早上，芳蓮和卞青在盛大的歡送儀式後離開。皇殿的所有人沿著車道排成一列。樂手演奏著，鼓手敲著鼓，裝扮成紅綠二色祥龍瑞獅的舞者在車旅前方翻騰表演。宋遠和全體警衛隊騎馬護送車旅，一直到小鎮外圍為止。

翠魚和許多顧問、商人和外交使節舉行了更多的會議。她對各種政治事務深感興趣，經常打斷會議的進行而提出各種問題。如果她得到的答案含糊或不合理，通常會做出這樣的回應：

「我們應該就此停止討論這件事，直到所有細節都能獲得更明智或更有人性的解釋和處理。」

女孩自始至終都和那些窮苦而處於弱勢的人民站在一起。

「可是，殿下，」偶爾有一兩個年長的顧問會抗議。「我不認為您對這件事有全盤的了解。事情從來就是這樣辦的。」

「啊，既然如此，請你清楚地解釋事情為什麼要這樣辦，」女孩會這樣堅決地回答。「如果這種作法不合理，或者根本就是錯的，那我們就應該改變辦事的方法。」

四、

卞青和芳蓮離開之後的第三天，一隊旅人抵達小鎮，在傍晚前往皇殿。四個全副武裝的騎士護衛著一輛馬車，裡面坐著邊境總督和他的妻子，另外還有兩個男人。其中一個是有著巨大耳朵的老者；另一人身材高大，穿著宮廷警衛制服，皮製盔甲的顏色卻顯示他來自外地。鎮上有些人認出他們是幾天前到過這裡的人，現在不知道為什麼回來，那隻漂亮的黑色水牛又去哪裡了。

蘇林把老子和尹喜帶回來了，沒有用上手銬腳鐐，卻多少還是用了強迫的手段。他趁關令準備在夜晚打開城門讓老子西行的時候逮捕了他們。大師正準備展開最後的旅程，前往秦國令人望而止步的疆域，他卻沒有帶著那些竹卷，反而把它們留給了尹喜。老子被逮捕的時候，水牛也在場，現在則由關令的妻子尹娘照顧著。

這些新來的客人受到款待，翠魚卻沒有出來迎接。她派人送信，說自己忙著開會，第二天一早立刻就會和他們見面。

老子聽說這件事，笑得連壯碩的肩膀都抖動起來。

「啊，行政治理的重擔！」他笑出聲來，伸手擦著眼淚。「我們年輕的君主這些日子以來可沒有抓到太多鱒魚啦！」

邊境總督一聲不出，只是看著巨大皇殿的美麗陳設。他的妻子厭憎

地看著老人。他們很討厭這次被強迫來孔雀宮的旅程，隨行的年長邊境警衛說自己是小鎮的關令，還有那個身材巨大的老人，顯然領養了他們曾經雇用的那個笨手笨腳的廚房女僕。她的離開真是一件好事！可是這個胖大的老人佔用了馬車裡絕大部份的空間！實在是讓人難受！

她和丈夫受到禮貌的邀請，到孔雀宮來商議一件法律方面的事。這幾乎就是正式的召見了。他們不知道新任的君主是誰，也不知道是誰想召見他們。在九天的行程期間，因為兩人都沒有提出任何問題，或對任何事務表示好奇，老子和尹喜都不認為有解釋的必要。這對夫妻的態度實在不友善，只想在他人面前誇耀自己的富裕和地位。

到目前為止，這一切誇耀都只是對牛彈琴。

五、

第二天一大早，老子在人工湖邊做健身運動。這天的黎明是珍珠般的淺灰，帶著一絲橙色，掩映在湖水另一邊的小鎮家家戶戶的屋頂上，而再過一小時就要日出了。他的手平靜安詳地劃著圈子，舉止從容，轉折緩慢，從推至收，從跨步到直立，從揚起到低伏。一切都在動作中改變，沒有任何停頓，沒有任何束縛。一切看起來都很容易：如此優雅而充滿平衡。

他像往常那樣，很快便注意到身後的女孩和他做著同樣的動作。她輕巧靈動地踢腿，這招是「野馬分鬃」。她隨即使出「靈蛇下溪」和「拍鶴亮翅」兩招，和大師的身手分毫不差。

在終招「合太極」之後，四周一片靜寂，大師傾聽著四周的鳥鳴。眾鳥歡唱著，彷彿這世界再沒有了明天。他知道，牠們的啁啾呼喚只是為了呼喚異性，驅離同性。牠們的啼鳴聲從樹林滿溢出來。他最終轉過身，而在此同時，他早已知道自己不會看見什麼人。

年輕女孩已經神秘地消失了。

六、

客人們聚集在皇座所在的大廳一角的小房間裡。到最後，宋遠終於領他們出來，坐在空蕩蕩的皇座前面。

「請起身向孔雀宮皇室的魚魚公主致敬！」宋遠隨即下了命令。

大家聽命起身，恭敬地鞠躬，新任君主在此時走進來，坐在用數百枝閃動著藍眼圖案的翠綠色孔雀尾羽裝飾的皇座上。

「請坐！」一個年輕的聲音說。

他們坐了下來，剛抬起頭，總督夫人就被眼前所見嚇了一大跳，差點沒摔下椅子。坐在他們面前的女孩穿著暗綠色的絲質長袍，正是鮮豔的翡翠綠。那是女智者送來的衣服之一。

皇室的公主不是別人，正是那個惹人厭的廚房女僕。被他們惡言驅逐的那個廚房女僕！

「謝謝你們在我的召喚之下趕來，」孔雀宮的新任主人客氣地開了口，只不過，這些客人當時只能服從蘇林的命令，沒有任何其他選擇。

「我請你來，」她有些高傲地對總督說。「是為了確認我繼承皇位的合法性。」

「啊！」總督夫人忍不住驚嘆出聲，更不用說是表達自己的滿腔怒氣了。在九天的長途奔波之後，接待他們的竟然是這個普普通通的廚房女僕，還穿著這樣精緻的絲質衣服！這世界真是荒唐透頂啦？

「妳不是過去經常躲在官廳後面的人嗎？」總督瞪著年輕女孩問。他幾乎認不出這個女僕，顯然沒有到過幾次自家的廚房。

「噢！」他妻子大喊一聲，顯然被激怒了。「原來她趁我們不注意的時候偷溜去那裡了？」

「我就是那個人，只不過有些改變。大人，您現在不用操心這件事了，」女孩對總督說。「您認得這人嗎？」她指著自己的父親宋遠問了一句。

總督驚訝地看著這人，後者穿著暗紅色的精緻皮製盔甲和紅色的毛料長襪，戴著紅色皮盔。他是個英俊的武士，一張臉曬得黝黑而有些粗糙，雙眉濃重，一頭捲髮和鬍鬚都是黑色。他的身材結實而粗壯，氣勢非凡。宋遠站在皇座後方，對總督露出友善的笑容，

「我不確定，」總督冒出一句，同時感到妻子的手肘撞了一下他的肋骨。「我每年看過的公差不知道有多少。」

「這人不是公差，」女孩尖聲說。「他是我的父親，而我相信，你確實帶來了你經手過的，他和妻子芳蓮所生的孩子的出生證明？」

這話說得沒錯。蘇林命令總督帶來的出生證明，正是為宋遠和一個名叫芳蓮而別名寶濠的女人生的孩子所登記的。蘇林此刻在一幅灰綠色的布簾上展開了載有出生證明的竹卷。

「這上面是你的官印，對吧？」翠魚問。

總督點點頭。他的妻子在一旁看著，怒氣衝天。

「請您在這些證人面前明確回答，到底是『對』還是『不對』？」翠魚追問。她顯然記得自己當年躲在官廳後面有聽沒有懂的各種法律審問程序。

「對，」總督冒出一句。「那女人自稱寶濠，能讀能寫，寫下的名字則是芳蓮。她還寫了丈夫的名字。這是正式的法律文件。」

他舉起竹卷，指出上面的文字。

「還有那個孩子，他們取名為宋牛牛的那個女嬰，是由你正式登記出生的？」女孩繼續問。

「看起來是如此，」總督說著，一面想在這個難為情的狀況中保留少許為官的尊嚴。

「既然我就是那個當年由老園丁帶去陡石峽，後來又幸運地被牧羊人夫妻發現並收養的嬰兒，這足以證明我，魚魚，翠魚，確實是周后的妹妹芳蓮的女兒，」女孩說。「因此，我是周朝皇室的一份子，而就我所知，如果我母親拒絕即位，我便是這個孔雀宮的唯一合法傳人。既然我母親芳蓮已經宣佈她希望由我擔任君主，不管我是否願意，都必須遵從她的意旨。」

總督夫人猛地用手掩住嘴，恐懼地低喊一聲。

「噢，殿下！」她結結巴巴地開了口。「請寬容我們吧。我們之前不知道妳的真實身份。我們是一直很想照顧妳的！」

翠魚瞄了一眼大師，後者正笑得闔不攏嘴。

「寧媚，妳不必害怕，」她開了口，一面緊握著皇座的扶手。「我和某些人不一樣，不喜歡藉機報復。或許在將來，妳會記住這個教訓：每個人都有權利受到和善、禮貌和溫柔的對待，特別是孩童。妳是總督夫人，這卻不代表妳比別人更優秀或更有價值。妳應該知道，特權本身帶有無比重大的責任。這是我自己現在學到的事實。」

「不過，我祝福你們二位，也希望你們今後能親善待人。你們可以離開了。」

女孩看著這對夫妻鞠了躬，離開皇殿，兩人對她、對彼此都是無話可說，甚至沒有回頭看一眼。

她搖搖頭，彷彿想驅趕腦中那些不愉快的回憶，卻還是讓自己露出些許笑容。

七、

「哈——哼！」

老子輕咳一聲，聲音在大廳裡迴盪，好似洶湧的海浪拍擊礁岸。

「我的小翠魚，這真是讓人印象深刻啊！」他低笑著對她說。「只不過，妳對尹喜和我又有什麼和善禮貌的對待？竟然讓武裝警衛逮捕、命令我們來到這裡？」

他停頓了好一會兒。

「而且沿路上還有總督和他討人喜歡的夫人陪伴？」

「大人，您打算做的事，根本就是違法的，」女孩小聲說。皇殿的大廳裡安靜得簡直連一根針掉在地上都能聽見。

「哈！」身材巨大的老人哼了一聲。「親愛的，妳想教訓我關於法律的事？我想選擇在哪裡終結這一生，對其他人來說一點也不重要。這個世界上已經充滿了太多的疆界！」

大廳裡又是一陣長長的寂靜，年輕的公主頑強地凝視著老人，最終才垂下眼光，憤怒地伸手抹去眼中的淚水。

老子輕笑一聲，低沉的聲音充滿愉悅，像是一輛滿載金色甘甜稻草的沉重牛車，沿著粗糙的田間小徑嘎吱嘎吱地駛向山間。

「噢，大師，我真抱歉！」翠魚低著頭，悔恨地說。「我決定要自己治理諸侯國，而在治理國家上，像我這樣的孩子卻有可能變得像過去的那些暴君一樣。我真的需要你和尹喜。我實在不能想像你會永遠離開我們。大師，我要你留下來，擔任我的顧問。噢，尹喜，真對不起！請你原諒我！」

大滴的淚水從這個新任君主無助的臉頰流下。她用雙手掩住臉，宋遠則繞過巨大的皇座，友善地擁著她細瘦的肩膀。

「哈！」老子笑了。「翠魚，這件事沒有造成什麼傷害，可憐的寧媚這樣難為情也讓我非常享受。不過，妳要治理這個諸侯國的決定是認真的嗎？妳知道，治國可不是兒戲。」

「我這一生從來沒有這樣認真過，」女孩啜泣地說。「我要做一個明智而值得尊敬的君王。你知道，我住在邊境小鎮的時候，有時候會偷

溜到官廳後方，在那裡做白日夢。」

「我從來不曾想到自己能有這個機會，可是，我的夢想是創建一個更好的世界。我要讓那些像我一樣的孩子有更好的生活。我自己獲得了生存的機會，也想把你一路上告訴我的道理付諸實踐。可是，我現在發現，我已經開始模仿周后當年的許多行為了。我竟然運用權勢來為自己謀求利益。」

她抹著眼淚，在裝飾華麗的巨大皇座上看起來淒楚而弱小，身邊圍繞著美麗的藍色孔雀羽毛和各種精雕細琢的人工裝飾。

「啊，我可憐的孩子，親愛的翠魚，」大師同情地說。「妳難道不記得當初的那個《易經》預示？妳得到的是『復』卦，也就是『回歸』的意思。這是非常正面的結果。卦象說妳會有支持妳的朋友陪伴，卻也警告妳在事態發展的過程中不要離棄正道。妳記得嗎？」

「我記得，」女孩低垂著頭說。

「或許妳出發的動機是善意的，」老子溫和地說。「要和親愛的人分離，確實是一件難事。妳年幼的時候沒有父母親在身邊提供照顧和協助，這可能造成妳對尹喜或我的過度依賴。」

「我不要你離開！」翠魚大喊。「我要你留下來。求求你，留下來當我的首席顧問吧？」

老子搖著他的大頭，兩隻招風耳也擺盪起來。

「我太老，也太累了，」他的眼睛閃著頑皮的光芒。「我把該說的話都寫了下來，而即使這樣也實在是太費力了。尹喜會好好保管那些竹卷，讓妳和其他人都能參考。我現在只希望走上沉默空無的道路，通往西方荒野的大道。老水牛還在尹喜家等我呢，我們將會一起歸去。」

「那，我應該怎麼辦？」女孩問，一面抹著控制不住的淚水。「我要治理國家，難道錯了嗎？我不曾受過教育，更沒有經驗。」

「就像我當初對廚子說的那樣，治大國有如烹小鮮。妳記得嗎？」

大師問。「我知道妳擅長魚類的烹調，因此治國對妳來說應該不是什麼難事！君主應該像孩童一樣，因為孩子們基本上都有向善的本能。教育和經驗從來就不能保證良好的政府。」

「那，我應該怎麼治國呢？」女孩急切地問。

「噢，親愛的孩子！」大師嘆了一聲。「尹喜，我的朋友，我們對可憐而心碎的翠魚應該說什麼才好呢？我們什麼時候有過良好的政府？世界上有哪個君主懂得先治理好自己？」

「翠魚，這件事，我已經寫得很清楚了，可是善意的建議一再重覆也沒有什麼關係。不要想做太多。那些凡事都要插手、拼命工作的君主到最後只會落得追逐無謂的陰影。這個道理說來簡單，要實踐卻非常困難，然而最好的治國者居於人後，而非事事居於人前。他們知道，每次向前一步，就必定會有後退；每次有動作產生，就必定會有靜止；有光亮的地方就必定會有黑暗。陰陽互相歸向，它們不是相反的。一枚錢幣必定會有兩面。」

「大師，我會記住你的教訓，」女孩低聲說著，依然很難過。「尹喜，我能有一份竹卷的副本嗎？」

「陛下，我會在家裡為您準備一份，」高個子關令笑著回答。「您只要派人來取就好，不過，您如果願意親自駕臨，這絕對會是我妻子的榮幸。」

女孩以微笑相報，用手背抹著眼睛。

「大叔，在您和尹娘面前，我永遠都只是翠魚，」她說。「在我拜訪您們和牧羊人夫妻的時候都是如此。我不會忘記過去，也不會忘記自己是誰。我希望自己的父母和他們的朋友都能來拜訪您。」

「可是，大師，我會很想念您的！」她說著便轉身面對身材巨大的老人，眼中又充滿了淚水。

八、

第二天早上，老子第二次正式向大家道別，隨即和尹喜準備在蘇林以及宮廷警衛隊的護衛下回到邊境小鎮。這次他們可以單獨行動，畢竟總督和他的妻子已經在黎明之前，利用黑暗的掩護而先行離開了。

儘管如此，在離開之前，大師和翠魚一早就起身，在湖邊一起做了最後一次的健身運動。這是寧靜而充滿愉悅的一刻，一切都順遂安詳，不受驚擾催促。女孩的心痛稍微平復，她分享著老人內在的平和，也知道他的安寧永遠不會背棄她。他會永遠與她同在，他的話語和文字也會永遠存留在她心中。

他們在灰色的黎明時分站在沾滿露水的草坪上。湖上的天鵝依然把頭縮在翅膀下安眠。公孔雀開始展開自己色彩斑斕的羽毛，準備用偶爾的尖啼歡迎嶄新的一天。遠山之外的天空有一筆淡淡的紅暈，然而老子和翠魚專注的不是這片美景，而是自己的呼吸。他們的手腳均衡地推移轉挪，劃出沒有開頭和止盡的各種圓圈。他們的手描繪出的圓弧極為古老而又十分年輕，同時包含了雄與雌，陰和陽。

萬事萬物達致完美的和諧。

九、

湖邊高高聳立的樹林之間，一隻孤單的鳥歡悅地叫著。

牠對全世界高唱著，一切沒有開始也不會結束。

牠宣佈著生命的降臨和終結。

老子和尹喜坐上馬車時，美麗而充滿魅力的芳蓮在毫無預警之下，突然和她最好的朋友，也就是老乳母穆菊的孫女黎波，從東方坐著另一輛馬車抵達。兩個女人由卞青護送，後者騎著父親的白馬自願擔任這項

任務。卞青的母親和妹妹也一起來了。

「這些日子以來，消息傳得很快，」芳蓮說著，一面擁抱自己的女兒。「我很想再見妳一面，當然也必須見見妳提過不知道多少次的這個老子。卞青也想結識這個人，而他的寡母也一直很想認識妳呢，我親愛的孩子。」

使節的寡婦是個溫柔而眼神滄桑的女人，她步下馬車，由卞青引領到翠魚面前，後者則害羞地點頭回應她的鞠躬，表示歡迎。卞青的母親忍不住驕傲地打量自己這個英俊的兒子，她看見兩個年輕人羞怯地彼此露出溫暖的笑容，眼中的難過便轉成無比的歡愉。

大家互相介紹，寒暄致意之後，宋遠便過來歡迎大家，在紅色皮製盔甲的襯托下顯得分外英俊。翠魚的綠眼睛閃著喜悅的光芒。她發現自己不只有一個母親，更有第二個。黎波蓄著一頭黑色短髮，前額的瀏海襯出她美麗的面容。她身材健壯，談吐有禮，動人的暗色眼睛在她微笑時閃亮起來，而她總是笑著。芳蓮和她顯然是一對完美的情侶。

女孩的父親宋遠非常適任於自己作為攝政和首席保護人的角色。他和蘇林有許多構想，足以建立盡責善戰的軍隊以保衛國家，而又不至於依賴暴力。他們說，第二天就可以提出完備的藍圖。可是宋遠決定，在這重要的一天裡，所有國事都應該放到一邊，轉而用一場盛宴來慶祝這個特別的場合。

因此，大家謙卑地要求大師延後一天再離開。翠魚看見老子露出猶豫的表情，不禁急切起來，然而老子只是想知道關令是否介意再等一天才出發。

尹喜不介意多等一天，一切便這樣決定了。

老乳母再次見到孫女，欣喜異常，當下便決定和黎波以及芳蓮一起返回東方，在學堂裡接受完善的照顧，分享她們的生活。

那天傍晚，皇殿第一次舉辦了國宴，慶祝公主翠魚的即位執政，她

自己則比較喜歡魚魚的稱呼。

廚子歡天喜地，領著新聘僱的一批僕人為這個盛大場合籌備一場盛宴。只有幾個人感到奇怪，老乳母穆菊、廚子、老園丁、藥師鍾淑南和其他僕人也一同參與了這次宴會，感覺起來像是大家庭的聚餐，而不是什麼國宴。在此同時，沒有幾個新任的大臣接到邀請，過去是盜賊的所有警衛卻都出席了。老子很喜歡這天傍晚發生的一切。他說自己偏好非正式的場合。

很快地，所有人聚集在皇殿的餐廳裡吃喝歡笑。他們和鄰座聊天，或高興地和對桌的人交談，彼此幫著享用各種豐盛美味的餐點和可口的飲料。他們當然也吃魚。不是一條小魚，而是許多條巨大的金色鱒魚，那是從皇殿的魚池捕來的。

老子低沉的轟隆笑聲即使在廚房裡也能聽見。至少在這個晚上，所有宮廷禮儀都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翠魚說起自己的一些冒險經歷，她父親回憶某些事的時候會臉紅，蘇林受到大家的稱譽，藥師鍾淑南也因為救過公主一命而飽受讚揚。眼前似乎有太多的事值得歡笑。

「啊，我的女兒，翠魚公主，魚魚，」芳蓮在宴會即將結束時說。「我們現在可以請妳那位能言善道的大師出場，說明一下治國的善道，以及在生命中追尋快樂的秘方嗎？」

大家都贊成這個提議，也在餐廳裡東張西望，四處找尋這個身材高大的巨耳老人。外面是一片黑暗，皇殿內部則被無數多彩的燈籠照得明亮無比。似乎才在幾分鐘之前，大師還在訴說許多奇特而有趣的故事，充滿了無限的智慧？他每次開口，充滿玄機的話語都讓大家覺得自己的生命有價值，也受到別人的理解和賞識？每當人們問起他是否真的打算進入秦國令人望而止步的疆土，他蒼老的眼睛都會閃動頑皮的光芒？

警衛們在皇殿四處急切地找著。或許關令知道大師到哪裡去了？然而眼前連尹喜也不見了。蘇林對這件事或許知道內情，他卻也消失了。

這真是奇怪呀。沒有人出言告辭，沒有最後的道別，沒有臨別的建言和贈語。儘管如此，卞青的母親出言安慰時，翠魚只是低垂著頭。

老子，這位大師，已經神秘地消失了。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道德經》天道章第七十七

（全書完）